

經進大金國志表



臣懋昭上言竊惟紀外國之歷年簡書具在考累朝
之文館事迹難磨爰輯遺聞少裨

淵覽伏念臣偷生淮浦竊祿金朝少讀父書因獲清
流之選日親文苑粗知載記之詳迹其所以興亡是
可以為鑒戒其大金國志起自武元天輔至於義宗九
主百一十七年裒集成編卷分條別本其初興之地
勢局一隅肆比兼并之謀志吞四海饕淫日積篡弒
相仍雖運數之使然亦事機之適爾獨世宗寬厚遂
得小堯舜之稱然秦和昏荒已階周幽厲之釁日斜
西崦數到盡頭皇天從而降災
聖明為之啟運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道包文武

德運聖神

新天開地闢之規模

奮雷厲風飛之氣勢

奏蔡城之凱人覩漢官威儀

清關路之塵民快唐家日月

皇靈遠被

天意交歸由江漢而出師願見

舊時天子從淮西而入覲永作

皇家老臣臣干冒

天威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所緝大金國志謹隨表

上

進以聞臣惶懼惶恐頓首頓首昧死謹言

宋端平元年正月十五日淮西歸正人改授承事

郎二部架閣臣宇文懋昭上表

金國初興本末

金國本名朱里真番語舌音訛為女真或曰扈真避契丹興宗名又曰女直肅慎氏遺種渤海之別族也或曰三韓辰韓之後姓挈氏於北地中最微且賤唐貞觀中靺鞨來中國始聞女真之名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下其山乃鴨綠水源南鄰高麗北接室韋西界渤海鐵離東瀕海三國志所謂挹婁元魏所謂勿吉唐所謂黑水靺鞨者今其地也其屬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之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黑契丹目為混同江深可二十餘丈狹處可六七十步闊者至百

大金國志

初興本末

一

步居江之南者謂之熟女真以其服屬契丹也江之北為生女真亦臣於契丹後有酋豪受宣命為首領號太師契丹自賓州混同江北八十里建寨以守又云契丹乘唐衰興北方吞諸蕃三十六女真在其中契丹恐女真為患誘豪右數千家處之遼陽之南而著籍焉分其勢使不得與本國通謂之合蘇款自咸州東北分界入宮口至東沫江中間所居之女真隸咸州兵馬司與其國往來無禁謂之回霸極邊遠而野居者謂之黃頭女真又居東沫江之北寧江州之東地方千餘里戶十餘萬無大君長亦無國名止是

族帳散居山谷間自推豪傑為酋長小者千戶大者數千戶蓋七十二部落之一也僻處契丹東北隅臣屬一百餘年世襲節度使兄弟相傳周而復始或又云其初酋長本新羅人號完顏氏完顏猶漢言王也女真妻之以女生二子其長卽胡來也自此傳三人至揚割太師以至阿骨打以其國產金及有金水源故稱大金

金國世系之圖

七世祖景元皇帝龔福

五世祖安皇帝洋海

三世祖定襄皇帝寶魯

六世祖德皇帝執魯

四世祖定昭皇帝隨闕

二世祖惠皇帝胡朱

核里頤一名阿蘭 阿盧里一名骨盧休

晉晉穆帝名宗 廢建武年
陳陳元帝名壽 廢隆安年
涼阿母居焉 國號改晉者

景宣皇帝晉廢 廢隆安年 世宗名胤 廢隆安年

邊邊陲 廢隆安年 海陵廢隆安年 光瑛廢隆安年

許許 廢隆安年 宿王胤 光明胤 霍王從昇

後承麟

大金國志

世系圖

孝皇帝高劄 太祖 阿骨打 太祖 改名受

世宗名胤 廢隆安年 廢隆安年

齊王昇

晉王胤猷

越王允迪

昇王允中

宣宗守緒 義宗守緒

太子允恭 廢隆安年 宣宗胤 廢隆安年

東安王璠

武定王珪

愛王大辨

濟王允濟

東海郡侯允濟

金國九主年譜

太祖武元皇帝

元名阿骨打改名以宋徽宗重和元年遼海濱王天

慶八戊戌稱帝國號大金建元天輔至癸卯天輔

六年宋徽宗宣和五年五月乙丑崩在位六年

太宗文烈皇帝

元名吳乞買改名晟太祖之弟癸卯改元天會宋宣和五年

年遼保大四年即位至甲寅天會十二年冬宋高宗紹興四年崩

在位一十二年

熙宗孝成皇帝

元名曷剌馬改名亶太祖嫡孫宗浚之子甲寅天會十二

年冬即位至戊午改元天眷辛酉改元皇統至己

巳皇統九年宋紹興十九年十二月丁巳為從弟岐王亮

大金國志

年譜

一

所弒在位一十六年

海陵煬王

元名宇烈改名亮太祖孫遼王宗翰之子己巳改元天德宋紹興十

年九即位癸酉改貞元丙子改正隆至辛巳正隆六

年宋紹興十一年十一月乙未為諸將弒王於揚州瓜

州鎮龜山寺在位一十三年

世宗聖明皇帝

元名褒改名雍太祖孫冀王宗輔之子辛巳改元大定

宋紹興三十一年十月丁未自立於會寧府至己酉大定

二十九年餘二日宋光宗庚戌紹興元年正月癸巳崩在位二

十九年

章宗皇帝

諱璟世宗之孫太子九恭之子庚戌改元明昌宋紹興元年正

月甲午即位丙辰改承安辛酉改泰和至戊辰泰和八年

宋寧宗嘉靖元年十一月丙辰崩在位一十九年

東海郡侯諱允濟世子第七子己巳大安元年宋嘉定二年即位壬申改重慶癸酉改至寧八月甲午為純石烈執中

遣內使李鑑成弒於其府在位五年

宣宗皇帝諱珣世宗之孫顯宗九恭長子癸酉九月丙午即位改至

寧元年為貞祐元年宋嘉定六年丁丑改興定癸未改

元光至甲申元光二年宋嘉定十七年十月崩在位一十

二年

義宗皇帝諱守緒宣宗第三子甲申元光二年冬即位乙酉改

大金國志 年譜 三

正大壬辰春改開興夏改天興宋理宗紹定六年癸巳歸

德府絕糧六月奔蔡州八月大兵與宋兵攻蔡甲

午天興三年正月己酉禪位於後主總帥丞麟郎

閉閣自縊在位一十一年金亡

金主自宋徽宗重和戊戌稱帝至理宗端平甲

午計九主一百一十七年

史記傳元人

大金國志目錄

第一卷

太祖武元皇帝上

第二卷

太祖武元皇帝下

第三卷

太宗文烈皇帝一

第四卷

太宗文烈皇帝二

第五卷

太宗文烈皇帝三

第六卷

太宗文烈皇帝四

第七卷

太宗文烈皇帝五

第八卷

太宗文烈皇帝六

第九卷

熙宗孝成皇帝一

第十卷

熙宗孝成皇帝二

第十一卷

熙宗孝成皇帝三

第十二卷

熙宗孝成皇帝四

第十三卷

海陵煬王上

第十四卷

海陵煬王中

第十五卷

大金國志

目錄

海陵煬王下

第十六卷

世宗皇帝上

第十七卷

世宗皇帝中

第十八卷

世宗皇帝下

第十九卷

章宗皇帝上

第二十卷

章宗皇帝中

第二十一卷

章宗皇帝下

第二十二卷

東海郡侯上

第二十三卷

東海郡侯下

第二十四卷

宣宗皇帝上

第二十五卷

大金國志

目錄

宣宗皇帝下

第二十六卷

義宗皇帝

第二十七卷

開國功臣

粘罕

骨捨

斡离不

蒲路虎

兀朮

銀朮

兀室

婁室

撻懶

撒离曷

窩里温

烏陵思謀

韓常

第二十八卷

文學翰苑上

宇文虛中

蔡松年

蔡珪

高士談

馬定國

施宜生

郝侯

李晏

王寂

劉昂

楊雲翼

史肅

蕭貢

李適

馮延登

梁持勝

馮璧

韓玉

第二十九卷

文學翰苑下

王若虛

麻九疇

高庭玉

張萬公

董師中

胥鼎

張行中

路仲顯

大金國志

目錄

四

耶律履

王予可

李獻甫

党懷英

趙秉文

周昂

第三十卷

楚國張邦昌錄

第三十一卷

齊國劉豫錄

第三十二卷

立楚齊國冊文

檢視宋國庫藏

取去宋國印寶

宗族隨二帝北遷

第三十三卷

天文

地理

燕京制度

汴京制度

陵廟制度

儀衛

第三十四卷

旗幟

車織

服色

千官品列

第三十五卷

雜色儀制

誥勅

除授

天會皇統科舉

天德科舉

第三十六卷

阜隸

浮圖

道教

科條

大金圖志

目錄

赦宥

屯田

田獵

兵制

第三十七卷

兩國往來誓書

第三十八卷

京府州軍

第三十九卷

初興風俗

男女冠服

婚姻

飲食

第四十卷

許奉使行程錄

大金國志卷之一



宋 宇文懋昭編

紀年

太祖武元皇帝上

太祖武元皇帝番名阿骨打後改名旻楊割太師之
長子也其先龕福五世至胡來世為酋長襲節度使
胡來生三子長曰核里頗次曰蒲刺束李曰楊割楊
割生三子長曰阿骨打次曰吳乞馬又次曰思改即
粘罕父也金人至楊割太師始雄諸部 初契丹國
舅悵蕭解里聚眾為盜潛奔女真因命楊割圖之楊

大金國志

卷一

一

割遷延數月獨斬解里遣阿骨打獻首級餘悉留不
遣契丹不得已反進其父子官自是陰懷異志力農
積粟練兵牧馬多市金玉以賂契丹權貴如此十餘
年未有以發也遼主延禧初立之年楊割死阿骨打
立阿骨打生於遠咸雍四年戊申初在妊娠時骨重
異常將生河水為沸野獸盡嗥及生若有光照其室
部落咸異之既長臂垂過膝身長八尺狀貌雄偉沉
毅寡言笑而有**大志**弓力過絕於人嘗至其部落有
意者欲謀害之阿骨打覺之奮劍殺數人而去追者
不敢當既立承楊割富庶之餘兵強馬壯加以遼主

天祚掇剥是嗜上下荒淫其相李儼蕭奉先輩庸瑣貪婪阿骨打益有異志

阿骨打之十三年

時宋徽宗政和四年
遼海濱至天慶四年

是春蘇源奚

室蒲古率其部落內附共七千餘戶是年始陷遼國寧江府先是五國之東接大海出名鷹來自東海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能擒鵝鶩遼人酷愛之求之女真女真苦之又沿邊諸帥邀求賂遺無虛日遼主天祚如混同江釣魚時疑阿骨打欲殺之蕭奉先諫止阿骨打知其意始謀叛於是用粘罕胡捨等為謀主銀术剌移烈婁宿闇毋為將帥犯混同江之東名

大金國志

卷一

三

寧江州天祚射鹿慶州秋山遣海州刺史高仙壽討之為女真所敗失寧江州天祚再以蕭嗣先帥奚契丹五千人屯出河店臨白江與寧江州女真對壘女真潛渡混同江掩擊之嗣先兵潰又獲甲馬四千天祚兩敗後謂奉先不知兵召宰相張琳付兵十萬使討之計人家戶貫備一軍富人有一二百軍者琳等非經濟才統御無法器甲聽從人便往往以槍刀糧甲充數弓弩鐵甲百無一二於是分四路並進獨涑流河路一軍深入遇女真交鋒稍却走還其壁都統幹裔不者以為漢軍遁卽領契丹兵棄營而奔漢

兵尚三萬餘推武朝彥為都統再與女真戰遂大敗
餘三路聞之各退保其城悉為女真攻陷

阿骨打之十四年

時宋政和五年
遼天慶五年也

夏五月北方有光

燭地大星出殷殷如雷聲六月括寧江府一路金銀
粟帛盡數以往民間有隱者斬丁夫強壯集得萬餘
人勒歸軍前是年生紅芍藥花北方以為瑞女真
多白芍藥花皆野生絕無紅者好事之家採其芽為
菜以麵煎之凡待賓齋素則用之其味脆美可以久
留金人珍甚不肯妄設遇大賓至縷切數絲寘襟中
以為異品十一月敗遼師於混同江先是天祚征

大金國志

卷一

三

女真率番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為都統耶
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萬為先鋒餘分五部北出駱
駝口車騎亘一百里步騎三萬人命蕭胡都姑柴誼
將之南出寧江州齋數月糧期必減女真阿骨打以
刀髻面仰天大哭謂其部落曰不若殺我以降諸酋
皆拜曰事至此當誓死一戰乃與天祚遇乘其未陣
三面擊之天祚大敗退保長春女真乘勝遂并渤海
遼陽等五十四州

阿骨打之十五年

時宋政和六年
遼天慶六年也

春正月升骨捨為

正都統粘罕為左副都統阿忽為右副都統

是年

北方寒甚裂膚墮指多有死者北方苦寒故多衣皮
雖得一鼠亦褫皮藏去婦人以羔皮帽為飾至直十
數千敵三大羊之價不貴貂鼠以其見日及火則剥
落無色也是歲女真陷遼渤海軍先是渤海人高永
昌殺其東京留守蕭保先自稱大渤海國皇帝據遼
東五十餘州遼主遣其宰相張琳討之至瀋州女真
遣兵來援渤海琳敗績乃以燕王淳為都元帥仍募
遼東人號怨軍者二萬以行淳至乾州武朝彥等謀
殺淳不克復召淳還遣蕭德恭耶律余覲等屯田為
備既而女真破渤海軍斬高永昌其衆散為盜所至

大金國志

卷一

四

擄掠而遼不能制

阿骨打之十六年

時宋政和七年
遼天慶七年也

次年之冬始稱帝

金天輔元年

時宋徽宗重和改
元遼天慶八年也

是春宋遣其使馬政

來約夾攻遼先是宋建隆以來女真自其國之蘇州
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去夏有漢兒高藥師者
從海來具言女真攻遼事宋遣馬政同藥師講買馬
舊好由海道入蘇州至其國阿骨打所居阿芝川來
流河問遣使之繇政對以貴朝在建隆時講好已久
今聞貴朝攻陷遼國五十餘城欲與貴朝復通前好
共行弔伐阿骨打與粘罕共議數日遂質登州小校

六人遣渤海人李善慶生熟女真二人齎國書并北
珠生金貂草人參松子為贄是春遼燕王溥將討
怨軍而金人適至溥遇於徽州未陣而潰退保長泊
魚務於是金人大掠經新城懿濠衛五州皆降之

有楊朴者遼東鐵州人也本渤海大族少第進士累
官校書郎高永昌叛時降女真頗用事是冬阿骨
打用楊朴策始稱皇帝建元天輔以王為姓以旻為
名國號大金楊朴又勸國主遣人詣天祚求封冊
天祚付南北面大臣議遂遣使備衮冕之服冊為東
懷皇帝國主召朴等觀驗以儀物不純用天子之制

大金國志

卷一

五

大怒欲斬其使諸酋為謝乃解尚人答百餘尋遣還
邀令稱大金皇帝兄不然則提兵取上京天祚惡聞
女真事蕭奉先揣其意不以聞明年上京破和議遂
格

契丹志云楊朴陳說阿骨打曰自古英雄開國受
禪先求大國封冊八月阿骨打遣人謁天祚求封
冊其事有十徽號大聖大明皇帝一也國號大金
二也玉輅三也衮冕四也玉刻御前之寶五也以
兄弟通問六也生辰正旦遣使七也歲輸銀絹二
十五萬匹兩分南宋歲賜之半八也割遼東長春

兩路九也送還女真趙王阿鶻產大王十也天祚
付羣臣等議蕭奉先大喜以為自此無患差靜江
軍節度使蕭習烈等備天子袞冕玉冊金印車輅
法駕之屬冊立阿骨打為東懷國至聖至明皇帝
十二月至金國楊朴以儀物不全用天子之制又
東懷國乃小邦懷其德之意仍無冊為兄之文阿
骨打大怒叱出來使欲腰斬之粘罕諸人為謝乃
解人筇百餘次年三月遣蕭習烈等回云冊文罵
我我都不曉徽號國號玉輅御寶我都有之須稱
我大金皇帝兄即已能從我今秋可至軍前不然

則提兵取上京矣天祚惡聞女真事蕭奉先揣其
意皆不以聞遷延久之聞上京已破和議遂寢後
天祚雖復請和皆不報

十二月九代祖龔福追諡景元皇帝號始祖八代祖
名訛魯追諡德皇帝七代祖名佯海追諡安皇帝六
代祖名隨濶追諡定昭皇帝號獻祖五代祖名寔魯
追諡成襄皇帝號昭祖曾祖太師名胡來追諡惠皇
帝號景祖祖太師名楊哥追諡孝平皇帝號穆宗妃
后皆追加諡號

天輔二年

宋徽宗宣和改元
遼天慶九年也

是年春北方有赤色大

三四圍長二三丈索索如樹西方有火五圍下行十餘丈皆不至地滅 二月遣李善慶通使於宋善慶至宋國門宋相蔡京童貫見之諭以夾攻取燕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餘日遣趙有開馬政齎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聘之止用詔書有開行至登州而死會謀者言金已受東懷皇帝之封乃詔政勿行止差平海軍校呼慶持登州謀送善慶等歸呼慶至軍前國主及粘罕等責以中輟且云登州不當行謀留半年始遣之臨行語之曰跨海求好非吾家事吾已獲大遼數路其他可以俯拾汝歸見皇帝果欲結好請

早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從也 是年知樞密院內相楊朴建議以為陛下肇登大寶混一封疆應天順人奄宅天命而六宮未備殊失四方觀覲欲乞備日冊命正后妃之位國主從之詔冊蒲察氏為皇后番漢羣臣稱慶先是女真驟興之初未具六宮之典僅有賢妃淑妃自餘姬侍並稱娘子而已平遼所得中原士女艷裝麗色盡掠而北后姓儉素不好華飾躬御繖繒而已是年攻陷遼上京

天輔三年時宋宣和二年也遼天慶十年也春正月肇州之始興隆州之判涉地震陷死數千人 知樞密院楊朴建言惟

我國家興自遐荒朝儀典章猶所未備以中朝言之威儀侍衛尊無二上諸親從諸王部族尊貴者馳驅戎行雖不可盡責其自番漢羣臣以下宜致敬盡禮所合定朝儀建典章上下尊卑粗有定序國主從之是月宋遣其使趙良嗣來先是金使同呼慶持國書來宋因遣良嗣來通好猶以買馬為名其實約夾攻遼取燕雲舊地也第面約不齎國書時金人出師三路攻遼之上京是夏良嗣等在青平山追及國主遂從至上京觀其攻城不旋踵而破良嗣之來使也大槩議夾攻遼使金人取中京宋朝取燕京許

之歲幣初許三十萬而卒與契丹舊數良嗣曰燕京一帶則并西京是也國主亦許之遂以手劄付良嗣約以本國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口南朝兵自白溝夾攻不然則難依已許之約仍遣使偕來止作新羅人來朝見其國書畧曰大金皇帝謹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蓋綠素昧未致禮容酌以權宜交馳使傳趙良嗣言燕京本是漢地若許復舊將自來與契丹銀絹轉交雖無國信諒不妄言若將來貢朝不為夾攻即不依得已許為定具形弊悞冀諒鄙悰馬政回使于金國書畧曰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大金皇帝遠承

信介特示函書致罰契丹遜聞為慰確示同心之好
共圖問罪之師誠意不渝義當如約已差童貫勒兵
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闕歲幣依與契丹舊數仍約毋
聽契丹講和

時春正月趙良嗣來使國主令從軍每行數十里輒
鳴角吹笛鞭馬疾馳比明行二百五十里所攻城不
旋踵而破七月回至女真所居留飲食數日金契丹
吳王妃歌舞飲讌妃配吳王天祚私納之後以他過
囚于上京女真破上京得之謂良嗣曰此契丹兒婦
今作奴婢遂使人懼時國中議論不決以宋朝欲還

大金國志

卷一

九

山前山後地意皆孤疑且以山前山後北朝得之而
雄若我滅契丹彼自幣帛奉我粘罕云宋朝四面皆
被邊若無兵力安能立國强大如此亦未可輕之當
且為良圖少留人使國主遂將宋使馬擴遠行射獵
每晨國主坐一虎皮椅上縱騎打圍嘗曰此吾國中
最樂事也既還令諸首具飲食迎邀南使夾攻之始
謀如此

大金國志卷之一

大金國志卷之二

宋 宇文懋昭編

紀年

太祖武元皇帝下

天輔四年

時宋宣和三年遼春三月始於渤海遼陽海濱王保大改元

等州置榷筦庫歲課稍重商人疑惑金人但一切取辦於所在官場他不恤也

是春日有肯忽青黑無光其中洶洶而動若鉦金而湧沸狀日旁青黑正如水波周回旋轉將暮而稍止四月韓州千戶皮兀室帥其衆謀入漠北以叛伏誅

大金國志

卷二

一

五月遣使烏曷魯等如宋宋詔司業權邦彥內侍童師禮館之未幾師禮傳旨邦彥曰大遼已知金人海上往還難以復如前議諭金使令歸邦彥驚曰如此則失其歡心曲在朝廷矣師禮入奏復傳旨候童貫回議之二使留宋朝凡三月餘方遣人送歸國書只付其使回不復遣使後曷魯等自海上歸至其國國主得書意絕之乃命其弟國相孛極烈吳乞買并粘罕兀室等悉師渡遼而西用遼降人余覲為先鋒趨中京

天輔五年

時宋宣和四年春正月知樞密院內相楊遼保大二年也

朴權知行宮留守事先是國主出征骨捨留守既而有中京之行召骨捨共謀益骨捨在諸首中最有智而黠猾者也朴為人慷慨有大志多智善謀建國之初諸事草創朝儀制度皆出其手三月金兵攻陷中京中京奚國也遂引兵至松亭關以與宋朝有不遇關之約止引兵由其西而過遼主天祚震驚率騎兵五千奔雲中留宰相張琳李處溫與燕王耶律淳守燕天祚至雲中遂取馬三千匹奔入夾山淳守燕二十年得人心天祚既奔夾山李處溫與其弟處能及子奭都統蕭幹挾怨軍謀立淳乃率燕京數萬人勸進淳即位改怨軍為常勝軍自號天錫皇帝改元建福降天祚為湘陰王淳主燕雲平上中京遼西六路而沙漠以北諸番部天祚主之猶稱保大二年遼國自此分矣金兵追至雲中蕭查剌降進追天祚幾及几行帳輜重寶貨及其幼女盡俘獲之五月國主用楊朴議始合祭天地於南北郊及禘享太廟頒賜番漢羣臣以下有差

宋師又與遼人遇戰失利六月退保雄州未幾耶律淳死蕭幹與大石林牙立其妻蕭氏為太后改元德興時宋童貫為宣徽使蔡攸副之同復燕雲趙良

嗣遣書開諭燕王淳使納土大畧云吳越錢俶西蜀孟昶等歸朝世世子孫不失富貴况遼之與宋歡好百年誠能舉國內附恩數有加苟執迷失機恐有彭寵之禍淳得書斬其使又令董龐兒遣人說易州土豪史成獻城復執送燕京斬之宋种師道辛慶宗總東西路軍至白溝意謂燕人有箠食之迎初至蘭溝甸為遼大石林牙所襲而敗既而淳益師二萬人渡白溝挑宋師宋師遇之又北燕王死于六月間國人立蕭太后

八月國主追襲天祚于國產擒其都統蕭規天祚脫

身去及夏國引兵數萬襲天德軍國主遣偏師七千擊破之於是乘勝遂因秋成並邊牧馬休兵屯奉聖州之東九月遣孛堇烏歇高慶裔等使於宋初宋朝回書付其使還不遣報使國中疑宋有謀兼又未嘗先報師期輒進兵取中京移軍泉泊襲破天祚行帳既占雲中府山後州縣忽聞宋童貫舉兵國主與羣首議恐與約自我或南宋徑取燕則歲賂不可得遂專遣使來烏歇等奏如聞貴朝遣童貫舉大兵不報本國故遣臣來聘館伴趙良嗣答曰聞貴朝取西京雖不得報已令童貫舉兵以報應夾攻之約彼此不

報不必較也。宋徽宗待烏歇等甚厚，賜予不貲。至輟御茗調膏，賜之引登明堂，入龍德宮，蕃衍宅，籩別館，離宮無所不至。禮過契丹數倍，而慶裔渤海人，桀黠知書，雖外為恭順，稱藩頌德，而屑屑求故例，不已。烏歇等又詣王黼，第計事面，授回書畧曰：「所有漢地及夾攻，並如昔議。」慶裔曰：「夾攻一段，且莫是候。」本國兵來，否良嗣曰：「縱本朝乘勝下燕，亦與已許歲幣，初不必計先後也。」趙良嗣報使馬擴副之。

冬十月，宋師再舉，遼高鳳郭藥師以易涿二州降時。蕭后管常勝軍，郭藥師聞宋師忽自燕來，進涿州，郭

藥師以為圖已召所部曰：「天祚失國，女政不綱，宋天子重兵壓境，此男兒取金印之時。」於是萬口響應，因監軍蕭餘慶遣使奉表來降。時高鳳亦以易州來歸。宋師劉延慶、郭藥師等自雄州趨新城，劉光世、楊可世自安肅軍出易州，遂會于涿州。時兵衆五十萬，駐蘆溝河，攻燕京。后密遣人招蘆溝河四軍馳騎自南門入，殊死戰。宋師連戰敗績。十一月，金國遣使于宋，議割燕山地。初，宋朝與金人約，但求石晉故地，初不思平營、灤三州。乃劉仁恭以遺契丹，故不肯割。至是，趙良嗣馬擴見國主於奉聖州，主令其弟國相蒲

結與計事蒲結以往歲不遣報使今歲遣兵失期為
言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六州二十四縣六州
謂薊景檀順涿易也良嗣答以兩朝皆以信義為主
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辨論數
四卒不從於是以國書付良嗣等使與其使偕來仍
留馬擴於軍前未幾趙良嗣送金使還且求營平灤
三州

十二月童貫密遣其客王瓌禱國主具言貫兵已歷
燕境乞如約夾攻國主遣瓌先歸遂分三道進兵粘
罕趨南暗口撻懶駙馬趨北牛口國主親趨居庸關
分三路入燕蕭后既敗延慶獻捷於金奉表稱藩請
和國主不許自媯儒二州進兵抵居庸關遼人棄關
走時馬擴隨軍行國主謂擴曰契丹疆土我得十九
矣止燕京數州之地留與汝家我以大軍三面掩之
今汝家俯拾亦不能取初聞南軍到燕我心亦喜縱
令汝家取之我亦將斂兵歸國近却聞劉延慶一夜
燒營而遁乃至此耶似此喪師有何誅賞擴答云兵
折將死將折兵死劉延慶果敗雖貴亦誅國主云若
不行法何以使人一兩日到關汝觀我家用兵有走
者否是月初六入居庸關晡時到燕蕭后聞居庸失

守夜率蕭幹等出奔未行五十里國兵遊騎已至城
遼相左企弓虞仲文等迎降出丹鳳門球場內投拜
國主戎衣坐萬歲殿皆拜伏待罪於下譯者曰我見
城頭砲繩蕭角是無拒我意也並赦罪纒撫定燕山
卽遣馬擴歸獻捷國兵之入燕也大石林牙以蕭氏
歸遼主於夾山天祚殺蕭氏蕭幹以奚渤海人入奚
良嗣至軍前時諸酋列館燕京郊外獨置南使一廢
寺中以氊帳為館是時國主營已立閣門官吏皆服
袍帶如漢儀贊引拜舞悉用遼人規式每日入氊帳
門謂之上殿

大金國志

卷二

六

天輔六年

時宋宣和五年
遼保大三年也

春升皇帝寨曰會寧府建

為上京其遼之上京改為北京先是女真之初無城
郭止呼曰皇帝寨國相寨太子莊至是改為置三省
六部尹貳曹屬仍令左丞相陳王兀室撰女真字以
行

大宴番漢羣臣于乾元殿大合樂擊鼓百戲為樂至
夕有沾醉匍匐于殿之側者詔諸州積粟時芻備
軍前支給不許雜以糠土正月遣李靖寧朮劄王
度剌撒母盧使于宋宋趙良嗣報使先是趙良嗣至
軍前國主曰平灤等州若必欲取并燕京不與汝家

矣以國書副本示良嗣讀至燕京自我得之則當歸我大國其熟計之若不早見與請速追涿易之師無留我疆於是遣李靖王度刺撒母與良嗣偕來靖既對遂見王黼黼謂靖曰租稅非約也主意以交好之故欲以銀絹充之靖復請去年歲幣主亦特許遂命良嗣與靖再使良嗣偕靖抵燕京見國主曰本朝狗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能相從耶國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國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常勝軍亦當還我吾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

豈無曲直耶且言本朝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企弓為國主謀以詩獻之曰君王莫信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索南朝不已然國中自以分軍護送虜獲東歸又山後告急以天祚謀復故地而張鼓據平州不能無懼自南使過蘆溝悉斷橋梁焚次舍亦恐我不從而自防也良嗣等留雄州以國書遞奏其畧云貴朝兵不克夾攻特因己力下燕所以拘稅今據燕管內每年稅六百萬貫良嗣等稱御筆許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專其平灤等州不在許限倘務侵求難終

信義仍速追過界之兵求復遣良嗣自雄州再使國書畧云本朝與貴朝通和每曲從所欲以成交契今代稅之物悉如來諭國主大喜遂議雲中地兀室曰皇帝言趙皇大度我增百萬一言不辭今求西京何辭以拒然其民却待遷去良嗣曰若止空城安用之兀室笑曰此無他皇帝意欲南朝犒賞諸軍耳三月郊合祭天地依天輔年間例施行車騎填咽諸大功臣骨捨之屬躑躅其前仗衛不肅無復中朝儀制矣寧朮割王度剌撒母盧持誓書草同良嗣等至宋求西京犒賞金帛引對徽宗許以二十萬乃遣兵部侍郎盧益等持國書及誓書議交割燕京日子良嗣與寧朮割皆言國主許還西京且求犒軍物二十萬而國書并誓書乃無一語及西京者益良嗣與寧朮割共為欺罔卒啓兵端夏四月以燕京六州歸于宋先是盧益與國使寧朮割至燕山金人止之以俟犒師金帛已乃得見兀室等先索誓書觀之斥字畫不謹屢却回令至京師易之益等諭以南朝皇帝親御翰墨示尊崇大國之意猶不聽允改更三四宋朝皆曲意從之且言近有燕人趙溫訊李處能等逃去南朝須先見還方可議交燕地趙良嗣諭宣撫司縛

溫訊等與之既至粘罕釋其縛以為用遂遣楊朴以
誓書及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六州歸於宋且索米二
十萬碩自是童貫蔡攸入燕先曰交割後曰撫定凡
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為金人席卷而東宋朝捐
歲幣數百萬所得者空城而已粘罕猶欲止割涿易
國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為之蓋海上
初約燕人歸南朝奚契丹渤海人皆屬金國也

燕雲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之西乃居庸
關順州之北乃古北口景州東北界乃松亭關平
州之東乃榆關險關之東乃金人之來路也凡此

數關乃天造地設以分番漢之限一夫守之可以
當百當時南宋之割地也若得諸關則燕山之境
可保然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為契丹阿
保機陷之後改平州為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
號平州路至石晉之初耶律德光又得燕山檀順
景薊涿易諸郡建燕山為燕京以控六郡號燕京
路與平州自成兩路昔宋朝海上密議割地但云
燕雲兩路而已蓋初謂燕山之路盡得關中之地
殊不知關內之地平州與燕山異路也由是破違
之後金人復得平州路既據平州則關內之地香

漢雜處故幹离不至自平州入寇此當時議割燕雲不明地理之誤也

國主以徽宗建中初元立歷崇寧大觀至政和凡十
二載疑遼主天祚知其意志始謀叛建政和四年初
屠寧江州再敗蕭嗣先於出河店繼而張琳四路之
師敗又繼而天祚親征敗高永昌據渤海而女真屠
之遼東恣軍叛燕王而女真殪之遼東長春兩路以
次陷沒而國主始稱帝矣

當盧益奉使時國主賜益等花宴是日國主坐行帳
前契丹伶人作樂每舉酒輒謝漢兒左企弓以下悉

大金國志

卷二

十

措笏捧觴稱壽一如契丹之儀時國主自入燕以後
所據中原士大夫之家姝姬麗色光美娟秀凡二三
千人北歸其國酣歌宴樂惟知聲色之娛至此形神
已病中觴令盧益便辭令不及交燕事國主有子八
人一曰阿母二曰室曷即亶之父三曰設梁虎與室
曷同母乃正室所生四曰幹离不昔誤作二太子五
曰窩里温昔誤呼三太子宋紹興四年冬曾犯江上
者六曰兀朮昔誤呼四太子七曰窩里混昔誤作五
太子今號自在郎君八曰阿骨保耶王是也與兀朮
同母蓋國主稱兵之初長子阿母在世呼作大太子

而第二第三子已亡所以幹禹不人誤呼為二太子
如兀术亦誤呼為四太子也國主立其弟吳乞買為
之後除諳版忒極烈為都元帥是年五月國主旻殂
上諡曰大聖武元皇帝廟號太祖建國登皇帝位首
末凡六年

大金國志卷之三

宋 宇文懋昭編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一

太宗文烈皇帝小名吳乞買又云吳乞馬後改名晟楊剗太師第二子也生時有白雉之祥既長方願隆準身長八尺立髮垂地為兒童時不喜嬉戲落落有大度曾有道人以所佩劍授之光彩殊常曰佩此可避惡兵除不祥受託道人不見遂寶秘之 兄阿骨打用兵時密謀秘計皆其所與性特殘忍抑服旁近

大金國志

卷三

一

部族說以甘言不服則以兵加之攻遼時三數大戰皆親犯矢石為部眾先金國自胡來以諳版字極烈為儲副阿骨打之時以弟吳乞買為之後阿骨打歸燕山北追天祚以疾死於軍中時天輔六年五月宣和五年也阿骨打有八子不立其子而立其弟吳乞買吳乞買立就是年改元天會賜文武官爵秩有差親從兄弟各加一等其諳版字極烈又以弟斜也馬為之務欲兄弟相傳其都帥之權歸儲副耳不論年也是時大功臣如粘罕幹离不兀朮蒲路虎兀室撻懶之徒國人謂之郎君皆有大功既滅遼駸駸氣餒虎視

中原自張鼓平州之叛而南北之釁啓矣

天會元年

天輔六年改元
和五年遼保大三年

宣
憂燕人張鼓仕遼知

契丹必亡盡籍丁壯潛練兵為備國兵下燕粘罕與康公弼曰我欲擒張鼓何如公弼曰是趣之叛也親見鼓諭金國之意鼓曰契丹八路今特平州存耳敢有異志所以未釋甲者防蕭幹耳公弼達其意於粘罕粘罕信之改平州為南京加鼓同平章事至是國立新立遂遣左企弓等歸時燕人患遠徙私訴於鼓曰企弓不謀守燕而使吾民流離至此近聞天祚復振若明公仗義興復先責企弓罪而殺之縱燕人歸

大金國志

卷三

二

南朝宜無不納如金國復來內用平州之兵外借宋朝之援何懼手鼓以其事問李石石以為然遂拘企弓數其罪殺之遂以平州附宋八月辛巳朔日當食陰雲蔽之不見是時宋已得燕山之地先是金人陷燕京時蕭幹名夔離不者據奚王府自立為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天嗣寇掠燕城其鋒甚銳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棄燕者宋童貫移文王安中郭藥師切責之已而安中命藥師大破其眾幹遁去尋為其下所殺傳首京師皆藥師之功也藥師在燕山凡有請朝廷無不從

十一月國兵陷平州得宋朝所賜鼓詔鼓挺身走燕山其弟懷宋詔書走又為國兵所獲自是歸曲宋朝未幾入侵張鼓遣其弟來通款宋朝授鼓節度世襲平州令李安弼齎詔仍以金花箋御筆付其弟授鼓為燕山路轉運趙良弼力爭以為不可恐必招金人之兵宋朝不從鼓聞安弼至率官吏郊迎金人知之以千騎襲破平州得宋詔書乃歸曲宋朝累擢宣撫司取鼓朝廷不得已命王安中繼殺函首送至未幾金太子窩里孛由平州入侵矣

十二月國使初往宋賀正旦

大金國志

卷三

三

天會二年

時宋宣和六年
遼保大四年也

春正月慶陽府環涇州大

水漂居民三千餘家

詔於大定府置庫積倉上

京府之宜春有狗生角

三月國主之豹子河避暑

是月遣使往宋勾糧先是良嗣使金時許金人備糧

二十萬斛至是詣宣撫司來索所許譚禎曰二十萬

斛豈易致耶兼宣撫司未嘗有片紙隻字許糧之文

使曰去年四月間趙良嗣已許矣禎曰口許豈足憑

耶終不與之由是怒及舉兵亦以此為辭云五月

國使往宋告嗣位宋以著作郎許亢宗為賀登位使

亢宗至來流河全國素無城郭宮室就以所居館燕

悉用契丹舊禮如結綵山作倡樂尋撞角觥之技鬪
鷄擊鞠之戲與中國同但於衆樂後飾舞女數人兩
手持鏡上下類神祠中電母所為者莫知其說其
國初無城郭四顧茫然皆芟舍以居至是方營大屋
數千間日役萬人規模亦宏侈矣七月國兵陷應
蔚等州

天會三年

時宋宣和七年
滅遼之歲也

先是遼主天祚竄入陰夾

山國兵以力不能入恨其不出謂出必得之天祚亦
以畏粘罕兵在雲中故不敢出至是粘罕歸其國以
元室代戍雲中乃率韃靼諸軍五萬并攜其后妃二

大金國志

卷三

四

子秦王趙王及宗屬南來大石林牙諫之不聽遂越
漁陽嶺而粘罕已回雲中故為國兵所敗又畏中國
不可仗乃謀奔西夏來至國兵擒之削封海濱王送
長白山東築城居之踰年而卒遼國遂亡

十二月幹离不粘罕分道入侵南來東路之軍幹离
不主之建樞密院於燕山以劉彥宗主院事西路之
軍粘罕主之建樞密院於雲中以時立愛主院事國
人呼為東朝廷西朝廷於是幹离不之軍自燕山直
犯河北粘罕之軍犯河東陷朔武代忻等州直趨太
原先是金人既獲天祚遣三使聘宋初日報謝

通好也次曰告慶得天祚也又次曰賀天寧節也使
傳繼來河朔至京供億疲弊其實覘窺道路使之不
疑及三使北歸宋禮部郎中陳楠為送伴使至境上
已宣言大舉公為掠奪無常儀楠懼馳還時粘罕已
蓄南侵之謀會義勝軍三千叛奔之具言中國虛實
又易州常勝軍五百人亦叛歸粘罕由是劉彥宗余
覩蕭慶力勸粘罕言南朝可圖仍不必衆因糧就兵
可也粘罕遂決意入侵然尚未顯然渝盟宋朝以故
事命吏部員外郎傅察為接伴賀正旦使行至境上
值幹萬不入侵遂執察等責使投拜自副使蔣噩以

下皆羅拜臣服察獨不屈金人以兵脅之察亦不顧
大酋曰我以南朝天子失德故來弔伐察曰胡欲敗
盟以此為兵端有死而已膝不可屈也大酋怒執而
殺之 宋朝聞其南侵詔童貫再行貫又遣馬擴往
使且交蔚應州及飛狐靈邱縣至境嚴兵以待且許
吏卒三人從仍趣庭參擴等力爭不可皆拜之如見
國主禮首議山後事粘罕曰大聖皇帝初與趙皇跨
海交好各立誓書萬世無斃不謂貴朝陰納張穀收
燕京逃去官民本朝累牒追還第以虛文見給今當
累辯是非擴曰本朝緣譚稹昧大計輕從張穀之請

上深悔之願相國存舊好不以前事置懷乞且交蔚
應州飛狐靈邱兩縣粘罕笑云爾尚欲兩州兩縣耶
山前山後我家地尚復奚論汝家別割數城來可贖
罪也擴自雲中回至太原具以太原所言告貫貫驚
未幾金使撒盧朮王介儒來同日進軍直薄馬邑而
營撒盧朮至太原貫曰如此大事何不預告我答曰
兵已興何告為擴微言以撼之撒盧朮曰國相若以
貴朝可憚不長驅也莫若勸童太師速割大河以北
貫聞之憂懣不知所為即與其屬宇文虛中等赴闕
稟議至太原諭帥臣張孝純以赴闕之意孝純愕然

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支吾今大王
去人心搖是將河東與敵河北亦豈能保貫怒目曰
貫受命宣撫非守土臣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為孝純
撫掌嘆曰平時童太師作多少威重臨軍乃畏怯如
此身為大臣不能以死排難止欲奉頭鼠竄何面目
見天下士乎貫翊日遂行用九日至京師 冬十一
月幹离不軍至燕山府鹽場十二月初破檀薊州時
郭藥師已屯東郊蔡靖出金帛犒軍行至三河藥師
戈甲鮮明步伍整肅金人初見亦懼幹离不乃東向
望日而拜號令諸部而進藥師鏖戰三十餘里金人

已北張令徽等先自遁金人力追之是夜令徽與剌史皇賁陰約開門內應初八日靖見藥師共議死守晡時藥師詔靖等計事會藥師家藥師迎謂靖曰令徽初無戰意已遁矣大學不得已姑降如何靖曰誓死報國此何言哉引佩刀欲自刎眾共抱持之軍官方驅運使呂頤浩等出藥師曰不必爾聚而鑲之并其家 幹离不至藥師率眾降金人曰太子有令南官不殺令悉降靖曰既就執矣尚何降十一日幹离不遣蕭室奴王芮張愿恭來謂靖等曰太子語將軍勿恐此坐南朝渝盟耳曰大學南朝賢臣將大用靖

大金國志

卷三

七

曰靖一書生身位宰執而不能守一路何足用次日幹离不遣人議相見之禮靖曰兩朝兄弟之國望闕之拜靖不敢辭拜見太子不可藥師曰大學與部使者拜堂上眾官拜堂下可也靖乃曰太子能議和靖一屈膝何所惜遂如藥師議既退幹离不取王芮來議和之書中山府連三奏至京師宋朝失色

金人歸於漢北為契丹苦虐幾三百年一旦乘恣而起重以遼主失馭國人怨離無事之久不親兵革徃徃聞風而起武元稱兵之始成敗未保推心用人苦樂同之有得其勝計者恣所擄掠故貪婪

輕生之徒聞風四起多殺守將據郡邑脅軍伍以應之以至渤海首長大捷不也高永昌契丹副統耶律章奴耶律余覲亦率衆而歸之於是金人之勢奔迸莫禦先是遼主天祚數起燕雲之人入遼東長春等路討賊自累戰累敗多為所虜不得西歸鄉里及金人於天輔六年驅燕山士庶多有歸中京遼水者云我與中國約同取燕中國得其地我得其人故被驅失業人皆歸怨於朝廷及金人已立劉彥宗時立愛為金國相二人皆燕人也以墳壠田園親戚之故愈勸金人南侵兼契丹舊臣

降金人者如 余覲 締里 槁里 特离不

王芮 鐸刺 乙信 特可 九哥 馬五 耶

律暉 毛曷魯 三寶奴 蕭天吉 蕭庭珪之

徒已得用事又二太子之妻金鞏公主乃遼主天祚之女粘罕之妻蕭氏乃遼主天祚元妃各因閒可入內外勸之南侵陰報宋朝助兵攻遼之隙仍四來番漢烏合之衆蟻聚蜂起燕雲陷北之人皆欲西歸故金人驅率其衆假以平州張毅為名渝盟入侵時藥師所統常勝軍復乃遼水之人亦欲乘勢東歸故金人南侵也驅力勝貪忿之徒乘契

丹報怨之勢率陷北燕雲之人燕山之失其理必
矣

粘罕自雲中遣女真萬戶溫敦郎君蒲魯虎賽里契
丹都統馬五東侵居庸闕以應幹离不同取燕山
遼主天祚自天慶親征敗績之後退保長春州又退
保廣平甸又退保中京繼走燕山既而西走雲中至
於夾山以保四部族衛武元及粘罕兀室以契丹叛
臣余覩為鄉導自中京由平地松林徑趨雲中路以
追之後於山金司獲天祚於是媯州儒州歸化奉聖
弘州雲中寧州德州東勝天德雲內皆為金人之有

大金國志

卷三

九

後武元帝死粘罕專制軍事遂據雲中已違元議不
肯歸雲中地至是以幹离不來征燕山之境粘罕遣
兵攻居庸闕以應之慮居庸難取遂分兵由紫荆口
金坡闕攻易州及出奇取鳳山治皇大妃嶺以寇昌
平縣既至昌平則反顧居庸矣於是居庸亦潰金人
遂入居庸

初樂師之備金人也嚴於東北而弛於西何哉蓋
東北金人來路也燕山之東以韓城鎮為界東北
以符家口為界韓城符家口去燕山皆百餘里幹
离不既侵東北探騎潰軍絡繹而來燕山得預聞

之故藥師出常勝軍屯於燕山之東白河以待敵
西則居庸為絕邊去燕山無百里之遠但閉關而
已更無他備不意粘罕間道取居庸一夕攻城故
預無警備焉設若白河之戰藥師果能全勝追敵
而東則西亦為粘罕乘虛矣况戰復不利何以禦
之

幹為不留蔡靖守燕引兵向闕以藥師為先驅攻保
州安肅軍不克圍中山府宋詹度禦之藥師既叛
金使詣宋國具言擁兵來因辭頗不順徽宗引咎歸
已連下哀痛之詔國人讀之有流涕者沈瑄是時留

守在營聞幹為不初告靖議講和事靖將文字來至
慶源府太史局占帝星復明怪之已而徽宗內禪大
驚欲回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至信德府
不逾時遂陷執守臣揚信功幹為不登城撫諭居民
金人以幹為不據燕山以圖入攻河北以粘罕守
雲中以圖入攻河東然粘罕不敢由太原深入而
幹為不越三鎮直犯鞏轂者何哉蓋是時河東邊
外宋朝雖得朔武蔚應四州而未盡得雲中之地
故舊邊尚不失備粘罕所以不敢輕犯雁門石嶺
之險越太原之重地也河北邊外宋朝便以燕地

為新邊竭舊邊之力以禦之故新邊一失舊邊亦莫之禦也由是幹离不乘隙可入焉然亦有說幹离不所以易中國之太甚在藥師不得無謀何以見之觀夫幹离不與粘罕始則分路以圖入攻河東河北而已非有直造京闕之志以粘罕之雄尚且遠遣撒母使夏國許割地以為牽制猶不敢輕舉是時粘罕遣撒母使夏國許割地天德雲內武州及河東兜答廝刺曷董野鵲神崖榆林保大裕民八館泊西金肅河清二軍約入侵麟府以牽河東之勢况幹离不者才居粘罕之下豈敢直越大

河以犯宋闕耶此蓋燕山之陷藥師部族隸幹离不之軍藥師欲自結知必告以方今童貫在并州以圖雲中貫之所在重兵係焉粘罕既由雲中入侵貫必與之相持今京畿內虛河朔無備可因粘罕以為牽制也幹离不信而行之故是歲入侵中原功居粘罕上其為藥師之謀明矣

粘罕進兵取朔武忻代四州進距石嶺闕遂圍太原代州安撫史抗父子迎戰死之 初宋宣撫司招燕雲之民置之內地如義勝等軍皆山後兒勇悍可用其在河東者約十餘萬官為贍給久之倉廩不足因

饑而怒出不遜語我軍所請皆陳腐亦怒每語漢軍曰汝蕃人也而食新我官軍也而食陳吾不如蕃人乎吾誅汝矣漢兒聞之懼至是金人犯朔武之境朔州守將孫翊者勇而忠出戰勝負未決漢兒開門進至武州漢兒亦為內應遂失朔武長驅至代州守將李嗣本率兵拒守漢兒又擒嗣本以降時十二月初九日也忻守賀權度勢不敵開門張樂以迎之粘罕大喜下令兵不得入城遂拒石嶺關關猶險隘太原帥張孝純謀守關之人命冀景景辭孝純不許復命耿守忠以本部八千助之景復辭孝純曰第如我語

景不得已而往使守忠當其前及至關守忠杲啓而獻之景單騎奔還金人至太原太原既受圍提舉保甲鄭誼自城中出傳檄諸郡使為備義勇軍劉嗣初領衆四千先屯平陽有欲降心會金人已圍太原其餘黨謀襲京師嗣初聞之密遣人間道獻平陽於大金於是偽為入城貿易者既入則殺守關者啟關以納其軍其徒大譟而入取器甲分隊而出士民股栗馳而呼曰奸臣置漢兒內地今杲墮其計中其徒輩宿憤縱兵屠城城中人悉出避之嗣初入城裒金銀掠婦女然後投金於是金人益熾留數萬人圍守

太原而去半趨宋闕粘罕過城必攻故比幹高不其
行稍緩粘罕自雲中由懷仁河陰將侵代州之境嚴
戒部伍整肅器甲慮家計寨難取乃代州總遠遂分
兵由胡谷寨入焉其徒兀室余覲控扼之所曰今日至代州與
南軍必有數戰初戰不無勞力其餘則乘勝矣旣行
越家計寨直至代州並無一戰無何代州三日失守
守臣李嗣*太率吏民請命忻州石嶺聞風皆降於
是金人如入無人之境直趨太原粘罕始有易中國
之心 是年冬宋徽宗禪位於皇太子是為欽宗改
明年曰靖康仍令李鄴來使告內禪且求和

大金國志卷之四

宋 宇文懋昭編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二

天會四年

時宋徽宗靖康元年也

春幹高不陷宋相濟二州先

是內侍梁方平領軍在河北岸鐵騎奄至倉卒奔潰時南面守橋者望見金人旗幟斫斷橋纜陷沒凡數千人金人因不得濟方平旣潰何灌軍亦望風奔散宋師在河南者無一人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初金人至邯鄲遣郭藥師

大金國志

卷四

一

為前驅付以千騎藥師求益復以千騎與之藥師疾馳二百里質明遂至濟州癸酉幹高不圍宋京師先是藥師嘗打毬於牟馳岡知天駟監有馬二萬匹芻豆山積至是導幹高不使奄而取之幹高不曰南朝若以二千人守河北我豈得渡哉尋攻通天景陽門甚急宋李綱督將士拒之又攻陳橋封邱衛州門網登城督戰殺數千人乃退何灌出戰敗績死之未幾馬忠以京西兵敗金人於順天門外宋師稍振游騎不敢傍出 宋遣鄭望之使金議和許割河東河北三鎮康王構繼至軍前幹高不憚之更請肅王樞代

之遣康王還 初命望之為使高世則副之後遣同知李栻為使而改望之等為副以金一萬兩賜幹离不幹离不盛兵南向坐栻望之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所言良久遣王汭譯云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者徒以上故所以存趙氏宗社恩莫大也今議和需犒師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須尊其主為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且欲親王宰相為質乃退師出事目一紙付栻達宋朝欽宗以皇弟康王為軍前計謀使張邦昌副之時肅王康王居京師康王毅然請行在金營幾月幹离不憚之不肯留更請肅王樞代之 李綱力爭以謂尊稱及歸朝官固無害犒師金帛太多當量與之三鎮不可割至於遣使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綱獨留三鎮詔不遣遣王汭素頰頗入使宋朝會种師道等勤王兵至宋京畿北路制置使种師道及統制官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未幾熙河經畧姚古秦鳳經畧种師中及折彥質折可求等勤王兵並至號二十萬京師人心稍安种師道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先是李藪使於幹离不軍求和幹

高不以艱犯京師攻城不見乃遣王洵偕來鄴盛談
金強我弱以濟和議人如虎馬如龍上山如猿入水
如獺其勢如泰山中國如累卵大臣皆有懼意李邦
彥等皆主和范宗彥俯伏流涕乞割三鎮以安社稷
惟李綱言擊之便欽宗不從乃用邦彥計

二月姚平仲夜劫營金人覺而敗之 宋倚种師道
以謀國而种氏姚氏素為山西巨室平仲恐功名之
會獨歸种氏乃欲夜叩金營生擒幹离不奉康王以
歸平仲謀泄金人先事設備至是平仲率步騎萬人
劫寨為所敗而還李綱率行營左右軍人與虜戰於

大金國志

卷四

三

是宰相臺諫交言西兵及行營司馬為金人所殲欽
宗大驚有詔不得進兵廢行營罷李綱以謝金人
圍宋京城凡三十三日既得三鎮詔書及肅王至不
俟金幣數足退師幹离不師退抵中山河間民兵固
守不肯下即以矢石擊之而退 种師道請臨河邀
擊之李綱亦謂金人兵不過六萬我勤王之師二十
餘萬今莫若扼関津絕糧道且禁其抄掠吾堅壁勿
戰俟其疲乏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
半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並不從

三月宋詔三鎮堅守又以李綱為兩河宣撫至太原

陷平陽陷始議棄守三鎮 粘罕陷隆德府先是太原堅守攻之不克會平陽府威勝軍相繼而降粘罕遂留兵攻太原分兵而南旣逾南北關仰而嘆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可為無人矣遂至隆德城中素無備二日而陷守臣張確死之 宋李綱建議盡遣城下追幹高不之師及於邢邵間相去二十餘里金人懼其行甚速至是澤州奏粘罕兵次高平執政懼密啟欽宗以御前金字牌追兵還甚速綱力爭於宋欽宗得旨復遣而諸將還已數程夜再進猶及金人於滹沱河然將士知朝論二三悉解體不復邀

大金國志

卷四

四

擊第遙護之而已

粘罕之圍太原也悉破諸縣為鎖城法以困太原鎖城法者於城外矢石不到之地築城環遠分人防守雖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阨南北關累出兵互有勝負而不能解太原之圍未幾金人迎古遇于盤陀宋師皆潰 粘罕敗朔州守臣孫翊於太原城下翊沒於陣繼敗府州守臣折可求於交城翊河東名將也守朔有聲金人亦憚之粘罕旣侵太原反據雁門翊不得而入遂由寧化憲州出天門關以援太原營於城下粘罕忌之翊之離朔也旬餘之間朔以無

守已降於敵而翊麾下多朔人至是粘罕驅朔之父
先以示翊軍於是軍叛翊方戰為叛徒害之可求繞
麟府之師二萬衆自府州涉大河由岢嵐憲州將出
天門關以援太原為敵據關不克復越山取松子嶺
道出焉至於交城遇粘罕之衆大戰移時可求遠來
新至勢逸有間故敗績

蓋金人初犯太原翊與可求隨而援之可謂勤矣
然雖有援太原之心而無援太原之術何哉當粘
罕自雲中悉衆侵太原之初翊在朔州由烏邑懷
仁東去雲中無數舍之遠可求在武州由武朔東

去雲中路近於交城皆是坦途更無闕阻若翊與
可求會麟府武朔之師并力以擣雲中時粘罕之
徒骨肉財寶盡在雲中敵必倉皇歸救根本太原
之軍自可從後襲之孫贖走大梁而救鞏皆此道
也粘罕失意則幹离不亦喪氣矣由是痛翊與可
求救太原之無術也

國兵陷宋朔州夏人亦應粘罕之約遂由金肅河清
軍渡河取宋天德雲內河東八館及武州於是武州
為西夏所陷

夏幹离不自東京歸至燕山宋師送之至境上而回

國師始改都統府為元帥府用國相劉彥宗之議也
設置官屬都元帥左右副元帥左右監軍左右都監
凡七人始以其弟誥版字極烈斜也馬為都元帥弟
骨盧你移賚字極烈為左副元帥弟撻懶為左監軍
兀室為右監軍闡目為左都監耶律余覲為右都監
初二帥征南但稱都統府是夏金人用其臣劉彥
宗議始改元帥府

粘罕復奪夏國所割天德雲內河東八館武州於是
絕好惟金肅河清二軍在大河西不能取之 幹离

不奪郭藥師常勝軍器甲鞍馬散歸遼西遼東時京

大金國志

卷四

六

城未失兩河未陷燕雲人心未安戰爭勝負未保而
藥師反復之徒存之或為後患故據奪器甲鞍馬而
散之此金人之所以為狡也

粘罕兀室余親自太原幹离不撻懶闡目自燕山會
於山後避暑議事及秋而還 時三大酋避暑而宋
朝援兵四合不能解太原之圍失計甚矣

女真萬戶婁室敗种師中軍於榆次師中死之

金人圍太原多於潞汾兩路以拒宋師不謂師中
由平定出土門一旦去太原無一舍遠敵眾驚惶
謂自天而下師中所失者既不能乘其不意攻其

無備以破之則當急趨太原薄城而壘與張孝純
王稟之軍以為表裏則敵必不敢越太原重兵往
據汾潞由是汾潞之師亦可前進太原之圍必解
矣而師中方以孤軍為憂回趨榆次就糧宣平為
敵人所襲以致敗也

粘罕大起雲中路民兵之太原 秋粘罕兀室余覲
自草地歸至太原幹高不撻懶聞自草地歸至燕
山九月粘罕陷太原始粘罕攻太原久不下乃於城
外築舊城居之號元帥行府已而歸雲中留銀朮大
王攻城至是粘罕自雲中復至乘勝急攻丙寅城陷

大金國志

卷四

七

金帥盡殺勝捷軍帥臣張孝純被擒繼又釋而用之
副總管王稟負原廟太宗御容赴汾水而死轉運韓
總以下死者三十六人圍城凡二百六十日城中軍
民餓死者十八九國守不下至是始破宋下哀痛詔
命兩河互相救援 稟係宣撫統制自童貫棄太原
入觀留稟守太原太原守禦稟功居多及至城陷稟
引疲乏之兵欲出西門無何西門挿板索斷不能出
軍已入城倉皇之間士卒勸稟降稟嘆曰城陷士無
鬪志又且門阻天亡稟也稟豈惜死違天命而負朝
廷哉遂赴汾水死後粘罕得屍令孝純驗之既實粘

罕向屍大罵率諸酋執兵同踐之而暴於野
宋遣使吳革至軍前 革以閤門舍人充使見粘罕
庭參不拜責其貪利敗約氣勁詞直虜相顧動色愧
服為追回威勝軍等處人馬受書以歸備得其情狀
報宣撫折彥質請于朝急備河南及對欽宗問割地
事革曰金人有吞箭之誓入寇必矣乞措置邊地起
陝西兵馬為京城援不復議和欽宗乃遣革使陝西
勾兵委諸帥臣講武備仍置四道總管府

冬十月幹离不陷真定府帥臣李邈鈐轄劉翊死之
先是幹离不以三鎮未得遂越中山攻真定邈措

大金國志

卷四

八

置乖謬翊率眾晝夜搏戰城上金人初攻北壁翊力
拒之至是偽攻東城還薄北城黎明鼓眾憑堞而上
城陷邈被擒翊猶率眾巷戰知不免縊而死 真定
之陷也邈已抗節故幹离不執歸燕山後國相劉彥
宗逼邈出仕邈不從復逼邈剃頭頂髮邈亦不從彥
宗逼之遂削髮為僧終不從彼之俗又且示以不仕
彥宗憾之聞于粘罕粘罕命殺之邈談笑赴市至死
不屈邈之忠義於斯著矣 先是宋真定帥劉鞫守
禦備具人恃以安總管王淵鈐轄李質訓練士卒數
千人皆可用是時真定在河朔最為堅壘朝廷以太

原危急恐東軼征河朔命鞞為宣撫副使領兵五萬守遼州以據其險鞞又辟淵質自隨乃以李邈代守真定邈新至拙於應變人心未附金人卒至圍城不旬日而陷

劉彥宗勸幹高不試真定儒士取七十二人授以勅命幹高不粘罕以書遣使宋朝責問契丹梁王及余覩蠟書并元割三鎮書畧曰乃者差蕭仲恭趙倫等齋書報復回日輒受間謀之語陰傳構結之文今差揚天吉王芮為問罪使請速令皇叔越王皇弟暉王并太宰一員同詣行府齋書陳謝過咎仍據元割

三鎮即行戒諭並令開門以待先是幹高不軍旣還粘罕尚留隆德遣僉書路允迪等以和議之書止之粘罕旣聞幹高不獲金帛不贊而已無所得於是遣使求賂時宋勤王之師踵至大臣有輕敵意猥曰吾兵盛如此當與金抗且彼旣領肅王過河吾盍留其使與之相當於是館其使踰月不遣有都營趙倫者燕人狡獪懼不得歸乃佯詐以情告伴使邢侗曰金國有余覩者領契丹精銳甚衆叢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粘罕幹高不倖遂以聞宋大臣信之即以詔書授侗納衣巾中仍賜倫等絹各十匹白金千

兩倫至粘罕所首以其書獻之粘罕大怒以倫書奏聞其主其主報云深入攻討委元帥從長措置粘罕復提兵南下又麟府折可求來獻言夏國之北有大遼天祚梁王與林牙蕭太師出榜稱金人不道與南朝奸臣結約毀我宗廟今聞南朝天子遜位嗣君明聖如能合擊金人立我宗社則當修好如初吳敏以為然乃奏上令致書梁王由河東入麟府為粘罕遊兵所得故金人以為辭金使之來也禮貌甚倨持其書於欽宗前曰陛下既不割三鎮之地又安忍復欲立契丹之後欽宗曰此乃奸人所為也金使請必割

三鎮要金帛車輅儀物及加其主徽號欽宗乃卑辭深明其非朝廷之罪更命王時雍特館之雍議蓋以三鎮所入總增歲幣并祖宗內府珍玩悉歸二帥且厚犒河東之師金師頗領其說先取犒師絹十萬匹以行

粘罕陷汾澤等州 初粘罕既陷太原乃縱兵汾晉之間攻下縣鎮寨壘十數汾雖糧乏兵疲獨不降保力攻逾月又陷之知州張克戩死於難者八人乃東攻太原之青陽青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受攻而金衆萬人竟不能拔欲據并陘其始攻也喪士三千

復與幹离不合軍攻平定幹离不自真定西之平定軍亦喪萬人拔之

粘罕幹离不會議平定軍再征宋京城時三帥會議再征宋闕兀室曰今河東已得太原河北已得真定二者乃兩河領袖也乘此之勢可先取兩河俟兩河既定徐取東京未晚今者棄兩河先取東京倘有不利則兩河非我所有兼太子向到東京不能取之幹离未未有語粘罕怫然以手去貂帽擲之於地謂諸將曰東京國之根本我謂不得東京兩河雖得而莫守苟得東京兩河不取可自下向東京不能得者以我不在彼也今若我行得之必矣又舒右手作取物之狀曰我今若取東京如運臂取物回首得之矣幹离不欣然稱善諸將不敢沮之南征之計遂決於是二帥分歸本路約會於東京是歲百雉失守適應其言諸將愈服其能也

粘罕留銀术守太原幹离不留韶合韓慶和等守真定各率其衆南征幹离不犯慶源府宋都統王淵遣將韓世忠拒扼又宣撫范訥軍五萬守滑瀆幹离不知有備乃由恩州王榆渡趨大名由李固渡濟河十一月幹离不犯宋京師也劉家寺京師危急四

方勤王之師至近甸者皆以有詔毋得逼城有妨和議皆粘罕幹高不以和議之說而誤攻守之計也粘罕陷平陽府又陷西京及河陽府粘罕自澤潞至河陽宋宣撫副使折彥質領兵十二萬與之夾河又簽書李回以萬騎行視黃河時亦至河上金人曰南兵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王師潰敗京西提刑許高河北提刑許亢各提兵防路口亦望風而潰金兵悉渡自河東澤潞官吏多棄城走西道都總管王襄與河陽守臣燕瑾皆棄城去粘罕乘勝陷河陽及西京

閏十一月陷鄭州陷懷州守臣霍安國林淵彭趙士訢張謐張潛沈敦張行中及部隊將五百人皆死之粘罕犯宋京師屯青城金師已抵城而國事危矣惟何鼎欲率都民巷戰聞者爭奮金人由此斂兵不下惟以割地齎金帛和議為說

丙辰宋京師陷自十一月二十五日圍城凡四十日是日午時陷時宋京師不過七萬餘人有砲五百餘座在郊外皆棄不收金師得之以為用張叔夜提兵入衛凡三萬人轉戰而前勤王之師無一至者貸糧之請會盟之說粘罕不過假和之一字以誤之而

攻城日急矣先是有卒郭京者郿人盛傳其能用六甲法可以生擒粘罕幹離不何奩孫傳與內侍輩尤尊信傾心待之又有劉孝竭等各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關大將大率效京有識者危之是日大啟宣化門出去敵不百步時天明京盡令守禦人下城獨與張叔夜坐宣化門甕城樓上欽宗以親兵數萬自衛俄頃賊兵分四隅鼓譟而進前軍殲馬後者悉墜河城門急閉京白叔夜云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兵南遁國兵登城者纔數人衆皆披靡城遂陷王宗濂引殿班下城急呼救駕四兵

至大潰國兵因而上城京師里巷強梁乘此作亂粘罕遣使入城請二帝至軍前議和及割地事城中子女玉帛寶玩車服器用圖書百物括索公私上下俱空辛酉宋欽宗徃青城二宿而返

宋何奩陳過庭與粘罕幹離不相見粘罕應答琅然幹離不唯唯而已初何奩率都民欲巷戰聞者爭奮由是斂兵不下乃偽倡和議人心稍安時李若水以出使留軍中粘罕幹離不令若水何奩來議事若水入見欽宗曰粘罕止欲得兩河地別無他事乃遣奩為請命使粘罕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

也今建議期在割地而已真相曰言元帥請與上皇相見上曰晚當自往耳金人自攻太原以來即以講和割地為言宋之君臣往往惑於和議而戰守不固也

十二月癸亥欽宗往青城與粘罕議和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十萬錠繖帛如銀之數自御馬而下在京共七千匹皆歸於我 宋朝大括金銀命戶部尚書梅執禮提舉根括而監察御史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俟副之

大金國志卷之五

宋 宇文懋昭編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三

天會五年

時宋靖康二年高宗中興改建炎元年也

宋親王二人來軍前

賀正

粘罕遣使入朝賀正頗不為禮

庚子欽宗復如青城太上帝后及皇后皇太子親王妃嬪皆挈而北 正月十一日粘罕遣人入城請車駕軍前議事二十九日又遣使請車駕出城且齎金

大金國志

卷五

一

國之書曰今已破汴二主不可復居宜族中別立一人以為宋國主仍去帝后但稱宋王二月十一日欽宗車駕出幸金兵營百姓數萬人阻扼車駕曰陛下不可出既出事在不測號泣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瓊按劍語曰皇帝本為兩國生靈屈已求和今幸虜營旦去暮即返矣若不使車駕出城汝等亦無生理百姓大怒爭投瓦礫以擊之瓊以劍殺死數輩蓋攀輅之人也至軍營粘罕坐帝西向使左右以詔書示之諭以別立賢君之意十八日車駕入城三月初一日粘罕遣二人持書一詣太上皇一詣欽宗前曰今日

北國皇帝已有施行事件請車駕詣軍前聽候初三日欽宗至金營粘罕坐而言曰今北國皇帝不從汝請別立異姓為主使人擁帝降自北道至下室以兵刃守之天明有人呼帝出曰太上至矣帝視之見戎衣數十人引太上由旁門小道而去自初四日至十五日聞皇族后妃諸王景曩至軍中日夜不絕太上與欽宗各居一室后妃諸王各不得相見十六日粘罕坐帳中使二人擁二帝至階下宣詔曰宜擇立異姓以代宋後仍令趙某父子前來燕京令元帥府差人津遣前來是日以青袍易二帝衣服以常婦之服

易二后之服時惟李若水抱持大呼曰帝號不可去龍章不可褫若水惟有死而已吳革結衆欲劫還二帝為范瓊誘殺之十七日粘罕使騎吏持書示欽宗及太上曰元帥今遣汝趙燕京朝皇帝已召康王至軍前同去南朝以張邦昌為帝國號大楚矣十八日車駕北行六月二十三日安肅軍傳詔令徃雲中聽候指揮李若水王履死之 吏部侍郎李若水之出使也修武郎王履副之若水至軍前罵聲不絕粘罕擊之面目為傷若水氣悶仆地良久乃甦粘罕使人監視日三飯飲之若水絕不食粘罕怒囚之若水母

張氏聞變哭且言曰吾子死難必矣至是粘罕再召若水若水歷數失信五事肆罵不已粘罕大怒即圍丘下敵殺之若水將死奮罵愈切軍中相謂曰大遼之破死義者十數今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而已履臨被害畧無懼色且歌詩末章云矯首問天兮天卒無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憊人聞而悲之

劉鞞徐揆死於金營 劉鞞守真定有威名金人欲用之鞞不可手書片紙遣人遺其子曰忠臣不事二君此子之所以死也乃以衣條自經徐揆本太學生為書以獻粘罕厲聲抗論殺之

粘罕責金銀不足殺宋從臣梅執禮等四人 戶部侍郎梅執禮禮部侍郎陳知賢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竝坐根括金銀不登乃敵殺之御史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侯各杖數百死於是再括畱守司差官百員分坊巷遍括左諫議大夫洪芻分詣懿親藩衍宅遍括

宋吳革謀起兵范瓊誘殺之 革初募兵後遷居同文館附者至數萬以圖迎二帝事泄為范瓊所害革至死顏色不變人為泣下

粘罕又以國主之命逼張邦昌僭位國號大楚 邦

昌僭位之日風霾日色薄而有暈百官皆慘怛邦昌亦變色然邦昌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及稱聖旨與執政侍從坐議必自稱名遇金人至則遽易服禁中諸門悉緘鎖題以臣邦昌謹封易詔曰手書

宋宗澤大軍至東京春三月幹離不退夏四月粘罕逼宋建炎元年宗澤留守東京邦昌降手書迎元祐太后復居延福宮其策語有曰尚念宋氏之初昔崇西宮之禮蓋用太祖即位迎周太后西宮故事庚午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資善堂邦昌僭位至是凡三十三日甲戌降手書迎康王其語畧曰乃眷

賢王越居近服已循羣臣之議俾膺神器之歸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漸底丕平用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邦昌又率百官上表勸進康王其表畧曰使生靈惟顧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無益輒學周勃安劉之計庶幾程嬰存趙之心邦昌繼至伏地請死康王待以客禮且慰撫之是年五月康王即皇帝位於南京改元建炎建炎元年張邦昌安置潭州尋賜死

夏粘罕由河東歸至雲中幹离不由河北歸至燕山約會於山後草地避暑議事幹离不以病死 幹离不知康王即位張邦昌入覲故會粘罕於草地議還徽宗粘罕未之許會幹离不打球冒熱以水沃胷背致傷寒而死遂中輟時六月二十一日也

秋粘罕自草地歸至雲中遣楊天吉約夏國同取陝西夏人從之

粘罕已嘗渝盟於夏國而夏人又從之何哉蓋夏人非不知和好不可久也是時金國方盛脅而從之亦欲因而擄掠耳夫何害哉

七月二帝自雲中如燕山府

起燕山雲中上京東京遼東遼西平川長春八路隸於諸萬戶入侵兩河取諸州郡惟左監軍撻懶親圍中山 兩河州郡自金人初入以指揮得便宜行事故各據人馬以圖自固逐路帥司不能調發致無連衡相援故一州既破復攻一州至是以京城失守河北州郡盡為官軍作亂害之河東官軍多棄城南走兩河州郡外無救援內復自亂於是為金師乘而取之如俯拾遺物惟中山慶源保莫祁沼冀磁相絳久而陷之撻懶親圍中山巨鎮守禦猶堅於他郡故也

諸版字極烈斜也馬都元帥以病死除曷剌馬代之
曷剌馬乃亶小名也是時亶方童稚國主擬為儲嗣
故有是除

是年冬除窩里温

武元第五子也

為右副元帥代幹离不遂

自本國至於燕山粘罕約諸將分征河南窩里温自
燕山率衆由清滄渡河以征山東粘罕知張邦昌
之廢故約諸將分征河南攻山東者窩里温攻西京
者粘罕又除萬戶婁室為陝西路先鋒都統以萬戶
撒离曷孛董副之以攻陝西宋賀師範以陝西兵與
金人戰于八公原死之

粘罕自雲中率衆下太行渡河陽再陷西京及遣銀
朮拔東茶曷馬等以攻漢上先是去年冬粘罕已
陷西京以高世由守其後翟進殺世由據其城粘罕
至此再陷時鄭建雄守河陽翟進扼河清白磊金
師不得渡粘罕乃以重兵屯河陽北城以疑建雄與
進陰遣銀朮領輕騎九百渡河還攻河陽南城建雄
之軍遂敗粘罕得渡首敗姚慶軍於偃師慶死之西
京官吏棄城南走殘民開門以降粘罕遂入西京屯
於大內以代州降守李嗣本知河南府事且遣銀朮
前攻漢上粘罕不自行者時以宗澤守東京恐邀其

後故親自據西京與澤相持使漢上之師無後顧之憂也

婁室自河中由同州韓城縣界越河以犯長安時
婁室屯河中蘇村宋軍扼蒲津西岸金師不得渡遂
潛從韓城上流一夕履冰而渡直攻長安於是長安
之衆不戰而潰

天會六年時宋建炎二年也春粘罕屯西京窩里嗚陷清灘
二州而還

婁室既陷長安繼攻鳳翔秦鳳等路後為張巖所敗
粘罕聞知將自西京提兵西援婁室行次會陝府聞

大金國志

卷五

七

巖已敗績婁室北渡蒲津故粘罕復取平陸渡河由
解梁留絳以歸雲中婁室犯鳳翔守臣劉清臣遁
熙河帥張深遣裨將劉惟輔禦之惟輔舞鞞刺殺其
將號黑風大王者婁室勢窮退走更撤張巖以兵繼
進時粘罕知婁室為張巖所襲又聞韓世忠兵至改
棄西京分兵親援婁室且留兀室余覩之衆以待世
忠之至既而巖趨鳳翔戰五馬山下婁室伏兵於五
里坡巖至伏發不利巖死之金人謀趨涇州又為曲
端吳玠所敗粘罕焚掠西京取平陸渡河由解晉絳
汾以歸雲中婁室遂自馮翊渡河破潼關陷同華陝

以歸於是知延安王庶遣將斷河橋又遣將屯龍水峽斷其歸路金人遂遁

二月陷中山府中山自靖康末受圍至是三年乃陷初撻懶圍中山陳亨伯冒圍入城固守踰半年金人不能下至是呼總管欲盡使城中兵擊賊以衆寡不敵辭亨伯斬總管以徇復呼部將沙振使往振固辭亨伯固遣之振懼潛裹刃入府害亨伯并其家十七人城破金人見其屍曰南朝忠臣也

二月宋翟興復西京范致虛旣敗統制翟興提兵數百入洛陽擒守臣世由斬之

三月宋李彥仙復陝州金人復渡河先攻虢後圍陝彥仙極力禦之金人敗於城下而去復攻魏州陷之二月銀尤與其弟拔東兵二十萬下宋鄧州帥臣范致虛走劉汲死之南陽儲峙甚多至是悉為金有需民間金幣根括無遺及刷汝金房凡四十州之民以歸

兀室余覩敗翟進於西京復下其城後又敗進於文家寺繼敗韓世忠於永安後澗而去宋建炎元年冬粘罕再攻西京官吏棄城南走統兵官翟進率軍上山保險至是春粘罕盡焚其廬舍刷居民北去故

進始得其城然兀室余親之衆尚屯河南白馬寺白馬坡河清長泉等處雖去不遠而金國視為棄物不復顧之無何進於四月十二日出兵夜攻其營金以間探預知反為所襲進敗出城據文家寨復為金乘勢追擊世忠又敗世忠於永安後澗時當盛夏北騎非利之時又以連敗宋師可得休息且知粘罕北歸故復棄西京相率而回雲中因留萬戶茶曷馬以戍河陽

五月宋遣使宇文虛中來楊可嗣副之尋又遣劉誨王貺為通問副使祈請二帝堅不許之 虛中時安

置韶州應詔願使絕域遂詔赴行在復資政殿大學士為祈請使揚可嗣副之尋又遣劉誨王貺為通問使副明年春金人竝遣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於是獨留虜中

冬窩里喝撻懶之衆敗馬擴於北京清平因之以攻河南粘罕自雲中率衆下太行南渡黎陽以攻澶濮州為本州將官姚端乘夜攻而敗之 粘罕圍濮之初甚有輕敵之意端乘其不意夜蹙其營直犯軍中粘罕跣足而走至城陷端引死士突陣而出粘罕以端之故盡屠其城

陷相州守臣趙不試同家屬赴井死

陷德州都監趙叔醇死之

陷濟南府守臣劉德降之

陷大名府守臣張益謙轉運裴益率衆迎降金人曰城破乃降何也皆以提刑郭永不從為辭金人遣騎召之永正衣冠南面再拜訖易幅巾而入粘罕問沮降者誰永熟視曰不降者我粘罕見永狀貌魁傑且夙聞其賢欲以富貴啗之永罵曰無知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何說我降乎粘罕怒并其家害之

陷東平府守臣權邦彥棄母而遁

大金國志

卷五

十

陷冀州權州事單某死之 先是將官李政備守有方紀律嚴明金人屢攻城皆擊退之或夜劫金人寨所得盡散士卒不以自私一日金人已登城火其門樓政以重賞募死士撲之俄有數千人皆以濕氈裹身躍火而進大呼力戰金人驚駭有失仗者遂敗走城類以全後政死而城失守

陷延安府守臣劉選遁通判魏彥明死之 金人陷府之東城而西城猶堅守金人諜知曲端與王庶不叶遂併兵寇鄜延庶在坊州乃自當鄜州來路遣龐世才當延安來路初庶用端為都統制庶御下嚴多

殺將士嘗曰設曲端誤我亦當斬之端頗銜其語及是端盡統涇原精兵駐鄜州之淳他庶屢趣其進兵端不動廢退兵龍坊金人遂乘虛破延安府

八月宋二帝如中京如韓州 韓州在中京東北千

五百里秦檜不與徙依撻辣以居撻辣亦厚待之

粘罕既陷澶濮會窩里嘔之衆同攻北京繼攻兗鄆十二月陷襲慶府有欲伐孔子墓者誅之 時漢兒

將啓孔子墓粘罕曰孔子何人通事高慶裔曰古之

大聖人曰大聖人墓焉可伐盡殺之故闕里得全

天會七年時宋建炎三年也春陷徐州守臣王復死之 粘

大金國志

卷五

十一

罕陷徐州守臣王復罵虜不屈闔門百口皆遇害

初韓世忠在淮陽將會山東諸寇以拒之會粘罕兵至滕縣聞世忠扼淮陽乃分兵萬人趨揚州以議事

為名使上不得出而粘罕以大兵迎世忠世忠不能

當夜引歸

陷淮揚泗楚等州 陷淮揚執守臣李寬 陷泗州

守將呂元閻瑾已焚淮橋遁金人由昭信路將渡淮

縣尉孫暉將射士民兵禦之沉其數舟會大霧蔽日虜不測其多寡相持踰半日以疑兵廩暉自上流渡

兵暉且戰且却及城破寬死於勅書樓 陷楚州守

臣朱琳降以數百騎奄至天長軍守將懼重成喜將萬人俱道

陷泰州守臣曾明降

陷高郵軍守臣趙士瑗適判官齊志行降

犯滄州守臣劉錫造

粘罕自東平由襲慶徐泗以攻揚州 自去年秋窩

里嗚旣破五馬山寨探知馬擴軍來使人馳會粘罕

共備之故粘罕畱兀室余覲守雲中率衆南征也粘

罕初下太行由懷衛將東應窩里嗚聞擴已敗於清

平窩里嗚從而入侵由是粘罕亦渡黎陽以攻澶濮

大金圖志

卷五

三

澶濮旣下時杜充守東京慮敵西來決大河阻之金不能西乃東會窩里嗚同下北京繼攻克鄆故至是由徐泗以攻揚州

陷揚州二月高宗如杭州 高宗時在揚州得天長

報聞金人已至乃如杭州以州治為行宮

窩里嗚撻懶闔目分下山東諸路州郡惟濟單興仁

廣濟以水阻而存 時山東之衆正當兵火之際復

有河決之患高宗旣渡大江青鄆兩鎮又先陷沒州

郡互不相救至是歲復大荒人民相食嘯聚蜂起巨

寇王江宮儀每軍載乾屍以為糧為金國所乘而盡

陷之

陷晉寧軍守臣徐徽言死之

夏高里唃撻懶闇目屯濱州

四月粘罕自揚州歸至東平元帥府差濟南叛臣劉豫知東平府兼節制河南諸路州郡先是豫元為宋濟南守其後叛宋歸金金仍用之至此然後除知東平也

六月陷磁單等州 磁州守將蘇珪降尋陷單州

陷南京執守臣唐佐國而用之

陷沂州

大金國志

卷五

十三

秋粘罕自東平歸至雲中高里唃撻懶目自濱州北歸燕山雷撻懶於山東後撻懶移屯濰州試舉人於蔚州遼人應詞賦兩河人應經義沂州進士孫九鼎為魁

九月陷永興軍

婁室陷長安帥臣郭琰遁

粘罕禁隱藏被虜亡者犯人死罪

國主行下樞密院分河間府為河北東路真定府為河北西路平陽府為河東南路太原府為河東北路去宋朝新改諸郡名復舊州縣名

是年六月行下禁民漢服及削髮不如式者死時
金國所命官劉陶守代州執一軍人於市驗之頂髮
稍長大小且不如式斬之後韓常守慶源耿守忠知
解梁見小民有衣犢鼻者亦責以漢服斬之生民無
辜不可勝計時服布帛大貴細民無力坐困於家莫
敢出焉

領燕京樞密院事劉彥宗以病死併樞密院於雲中
除雲中韓企先為相同時立愛主之粘罕以彥宗之
故命其子苦僉書院事又以通事高慶裔知雲中兼
西京留守

大金國志

卷五

十四

冬十月圍蔡州宋守臣陳昌寓敗之元朮請於粘
罕及窩里溫乞提兵侵淮從之以女真萬戶聶耳銀
朮拔東渤海萬戶大撻不也漢軍萬戶王伯隆大起
燕雲河朔民兵附之冬元朮率衆渡江分路入攻
犯萊州張成以城降犯密州李遠吳順以城降遂分
兩道一自滁河犯江東一自蘄黃犯江西陷滁州
陷壽春府官吏以城降陷廬州帥臣李會降以
檄抵濠州權守張宗望降陷和州守臣李鑄降
陷無為軍守臣李知幾道遺民固守山寨陷黃州
陷臨江軍守臣吳將之遁陷吉州守臣楊淵遁

陷撫州守臣王仲山降 陷袁州守臣王仲巖降
尋屠洪州分寧令聚衆拒守金人引去 又攻采
石渡下建康府杜充李柷叛降 又攻建昌軍宋蔡
延世敗之

兀朮之取江南本非其所長也望風泛海自為金
師所乘耳南朝若其親征豈至縱師如入無人之
境乎

十二月陷杭越等州 攻明州宋高宗自明州航海
將渡自越州領兵來我師大敗 餘杭守臣退保山
寨兀朮自安吉進兵逼獨松嶺曰南朝可為無人若

大金圖志

卷五

五

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渡哉 陷越州帥臣李
鄴降

大金國志卷之六

宋 宇文懋昭編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四

天會八年

時宋建炎四年也

春粘罕兀室余覲居雲中窩里

暈居燕山

捷懶屯 濰州遣太乙字董玷者天使鐵

里字董提兵南援兀朮因圍楚州右都監闍目以病死

陷明州

兀朮再犯明州張俊率衆拒之高橋戰數

合慮其益兵復來與守臣劉洪道俱避去兀朮遂破

大金國志

卷六

一

明州屠其城高宗御舟次台州金人以船犯昌國縣
追襲御舟提領海舟張公佑引大船擊散之金人遂
退

二月婁室攻陝州李彥仙守禦甚備婁室益生兵攻

之愈急城陷彥仙巷戰而死 民間雖婦女亦升屋

以瓦擲之哭李觀察不輟金人殺其家陝民無噍類

金人始西而全陝沒矣彥仙守陝再踰年大小戰二

百及城陷其屬官陳思道等五十一人皆與同死無

屈降者

陷潭州守臣向士諲遁王暎劉玠趙聿之死之時

軍民請以死守金人登城士譁突圍出城遂陷軍民
猶極口罵賊與巷戰金人怒屠其城而去

陷荆南府守臣唐懋適

陷鄆州守臣王淑適

撒离曷及黑峰等攻邠州宋張浚遣曲端拒之兩戰
皆捷至白店原撒离曷乘高望之懼而號哭金人因
目之曰啼泣郎君

金師復陷東京上官悟為所害自是宋四京皆陷沒
矣時東京雖城守而勢愈危金人更遣河北首領
聶淵首領來攻上官悟力不能拒城破為虜所害

大金圖志

卷六

二

兀朮陷秀州守臣趙士璧死之

兀朮自越州執李鄴復還杭州縱火屠掠以輜重不
可遵陸遂由秀州平江取塘岸路而還

又下平江府常州過吳縣幾為陳思恭舟師所獲
金人過吳縣統制陳思恭以舟師邀於太湖擊敗之
幾獲兀朮

回至鎮江韓世忠屯焦山寺以邀之兀朮不得濟遣
使致詞願還所掠益以名馬世忠不從世忠遣兵

屯集寺以邀金師之歸兀朮遣人約日會戰世忠謂
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金人必登此

覘我虛實乃遣偏將三百卒伏廟中又遣二百卒伏江岸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金師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騎招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馳而脫詰二人即元朮也既而戰數十合俘獲甚衆又獲元朮之壻封龍虎大王者舟千餘艘元朮懼不得濟復遣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世忠不從益以名馬又不從時撻懶在濰州乃遣字堇太乙趨淮以為後

元朮欲自建康謀北歸又不可或教於蘆場地開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遂傍冶城西南隅

鑿渠一夜渠成次早出舟世忠尾擊敗之終不得濟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有教其於舟中載土以平版鋪之穴船板以檣檠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箭蓬則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霧無風海舟皆不動以火箭射海舟箭蓬世忠軍亂焚溺而死者不可勝數世忠與餘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元朮輜重自瓜步口軸轡相銜至六合不絕為宋岳飛所破既而自六合歸屯楚州九里徑又為趙立所敗未幾陷揚州承州趙立中砲死又陷楚州

會聞宋師出陝右托言應之因而西去 元朮自江南回初至江北每遇親識必相持泣下訴以過江艱危幾不免又捷懶時在濰州遣人謂元朮南征無功可止於淮東俟秋高相會再征江南元朮惶恐推避不肯從之方躊躇江上未有進退之計會聞宋人出陝右元朮因而應之於是畱捷不也聶耳王伯隆軍於淮東以待捷懶約拔東等而西去

雲中畱守高慶裔獻議於粘罕曰吾君舉兵止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而復立張邦昌後以邦昌廢逐故再有河南之役方今兩河州郡既下之後而官制不

易風俗不改者可見吾君意非貪大亦欲循邦昌之故事也元帥可首建此議無以思歸他人粘罕從之於是令右監軍兀室馳請於朝國主從之 金師自陷山東捷懶久居濱濰劉豫以相近奉之尤善捷懶常有許豫僭逆之意慶裔粘罕心腹也恐為捷懶所先遽建此議務要功歸粘罕而又使豫知思出於己望其後報也或謂本鄧州叛臣張剛中獻策於慶裔慶裔以三班奉職酬之後以其說為己策獻於粘罕非也金師取山東止以邦昌為名不易官制不易風俗者其議素已定矣不然捷懶豈敢擅許於是大都

劉豫揣意求於金慶裔懷私屬於豫其所由來漸矣
粘罕遣高慶裔詢訪河南州郡求賢人建國州郡迎
合上意共推劉豫慶裔自雲中由燕京河間越舊
河之南首至豫所隸景州會吏民於州治諭以求賢
建國之意郡人莫敢言皆曰願聽所舉某等不知賢
者慶裔徐露意以屬劉豫郡人迎合敵情懼豫權勢
又豫適景人也故共戴之慶裔喜曰爾與朝廷帥府
之意正相合耳遂令列狀舉之慶裔至德博東平一
依景州之例既至東平則分遞諸郡以取願狀而已
故豫得僭位酌慶裔賄賂不可勝計麟兕輩後於慶

裔有恩府門生之稱良以此也

高慶裔自河南歸至雲中具陳諸州郡共戴劉豫之
意及持諸吏民願狀於粘罕復令慶裔馳問劉豫可
否豫陽辭之又且推前知太原張孝純慶裔歸報粘
罕後粘罕又遣慶裔諭豫曰戴爾者河南百姓推孝
純者獨爾一人難以一人之情而阻萬姓之願爾可
就位我當遣孝純輔爾豫於是諾後孝純由是得還
宋

遼東漢軍萬戶韓常與大行義士原明戰於真定西
山胭脂嶺為子明所敗千戶劉慶餘被砲折其脛由

是解軍職換授靜江軍節度使知慈州

金國以萬戶比都總管之職千戶比節度使百人長比刺使若解軍職出關對格換授此特武元初起兵所差之人也至換授憑武元差扎押字則為御書慶餘隨常父慶和降阿羌為千戶故換授靜江軍之節度繼以守土之任令燕雲諸路民兵千戶百人長乃以家業或丁數定之一時隨軍所差也在軍則權為千戶百人長散則還為庶人或就軍中受代則復為一散軍而已非可比御書者也今民兵充者極多御書補者極少

大金國志

卷六

六

蔚州百姓劉里龍造妖起兵既而獲之國兵因破劉里龍害及數縣

河北簽軍首領聶淵再陷東京時山東河朔已為金師所敗京西京南盜賊大起四方路阻米斛二百千人民相食聶淵乘而陷之

夏兀室見國主回至雲中與粘罕余覲同往白水泊避暑白水泊在雲中之上乃昔遼主避暑之地也窩里温之望國崖避暑望國崖在儒州望雲縣北也秋粘罕兀室余覲自白水泊歸至雲中窩里温自望國崖歸至燕山捷懶自濰州親攻江東

七月宋師復郢昌府又復鄜州

二帝自韓州如五國城 五國城者在金國所都西樓之東北千里金人將立劉豫乃請二帝徙居之

八月宋復永興軍 宋吳玠復永興軍金人大懼遂調兀朮自京西令星馳至陝西與婁室等合而張浚亦劄諸路合兵四十萬約日會於耀州大戰

九月國主以輔國大將軍西京留守大同府尹高慶裔禮部侍郎知制誥韓昉為冊禮使副於九月九日立劉豫於大名府國號大齊 北京陷沒南軍聞豫

至遂閉門殺金兵後復降豫至是誅為首者數十人

於莘縣豫由此不居北京復還東平以張孝純為尚書左丞相李孝揚張東權為左右丞弟益為北京留守子麟知濟南府時大金又以兀朮南征所降李欽李儔鄭億年臣豫豫降南京為歸德府改東京為汴京升東平府為東京去淮寧潁昌順昌興仁壽春府名復舊州名豫自以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僧位大名遂起四郡強壯為雲從子弟應募者數千人豫置三衛官曰翊衛曰親衛曰勳衛以士大夫之子為之二年升一等滿六歲則試以弓馬合格人出官豫之僭立也正用天會之號是冬奉國主之命改元

阜昌 馮長寧以淮寧府降豫請行什一法除戶部郎中權侍郎後罷什一之法將山東百姓六十以下二十以上皆簽發為兵每畝田科錢五百 又遣歸受館於宿州招延南方士大夫軍民置權場通南北之貨

粘罕歸張孝純以相劉豫 孝純守太原幾年而被執至粘罕前逼令下拜孝純曰未審帳上是何人衆曰元帥孝純曰元帥是大金國大臣某乃大宋國大臣豈有一國大臣拜一國大臣之禮事今至此惟有死耳何相窘拜為竟不拜粘罕不能強之因囚歸雲

大金國志

卷六

八

中此與哥舒翰之敗屈節於祿山遠矣 孝純之得還也蓋亦有由是年五月六日粘罕將避暑之白水泊謂孝純曰公於此無治生事俟某秋歸當還公於鄉里又顧雲中留守高慶裔曰如有人欠孝純錢物可督還之非晚孝純歸鄉里矣孝純初聞是語不知其所以蓋是時粘罕與劉豫之議密定外人莫之知也至是粘罕遣孝純南歸止云歸鄉而已故奉使守文虛中送孝純詩有里閭共驚新素髮兒孫將整舊班衣之句則衆知其相豫也明矣孝純既至河朔欲由濟南歸徐徐乃其鄉里也主者曰當與公共至東

平節制司某得回檄公方可歸徐矣既行則孝純之兄孝忠孝立及諸姪鄉人競遠近之孝純方喜慰之際無何至汶上豫已僭位遽拜為相當是之時孝純既於親黨懼於還北因而遂喪晚節惜也

十一月歸秦檜於宋用粘罕計也檜之入北從二帝之上京逮二帝東徙韓州檜依撻辣為其任用撻辣南征以檜為參謀以催錢糧為名挈家小泛舟抵漣水軍自言殺北軍之監己者犇舟來歸然全家同舟婢僕亦如故人皆知其非逃歸也檜之來也宋之朝士多疑之惟范宗尹李回與檜善力薦其忠及引

大金國志

卷六

九

對檜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建議講和

兀朮婁室敗劉錫軍於耀州富平原先是大金萃兵淮上宋張浚欲出兵分道由同州鄜延以擣我虛乃檄召熙河經畧劉錫孫渥劉錡等會兵甚衆皆言我鋒方銳浚不從時曲端已死乃詐立其旗婁室曰彼紹我也擁兵驟至輿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其營錫等與之戰頗有殺傷勝負未分鐵騎出不意直擊環慶軍他路兵無與援者會趙哲離所部哲軍見塵起驚遁宋諸軍亦退我師遂乘勝而前金兵自攻陝西

大戰者三范致虛戰於陝府曲端戰於邠州白原店
劉錫戰於耀州富平原宋師皆敗至是戰之後宋師
退保兩川於是州郡盡為金所陷

冬宋叛臣杜充至雲中粘罕鄙之久而命知相州

嘗聞粘罕初圍太原有保正石頌起寨於西山保
聚村民金兵攻之往往為頌敗去及多邀金兵出
掠者由是粘罕遣大軍破而擒之時頌已保守八
月矣粘罕既得頌命釘之於車刺及於股將欲支
解之頌終不屈粘罕異之徐謂頌曰爾若降我當
命爾以官頌罵曰爺是漢人能死不降爺姓石石

大金國志

卷六

十

上釘樞更不移改竟為所害噫克聞頌之風豈不
愧歟

粘罕祕諭諸路令同日大索兩河之民一日北境州
縣皆閉門及拘行旅於道凡三日而罷應客戶並籍
入官刺其耳為官家鎖之雲中及散養民間至價鬻
之或驅之於回鶻諸國以易馬及有賣於萌骨子迪
烈子室韋高麗之域者蓋既立劉豫以舊河為界恐
陷北者逃歸故耳樂壽縣得客戶六十八人誤作六
百八人以報粘罕必責其數縣官執窮民以足之被
掠歸雲中者不令出城無以自活士大夫往往乞食

於達粘罕患貧民之多恐致生事遂以散米賑濟為
名誘三千人出城令甲兵坑之

大金國志卷之七

宋 宇文懋昭編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五

天會九年

時宋高宗紹興元年也

春粘罕兀室余覲居雲中窩

里嗚居燕山撻懶攻淮東

時宋張榮據通州糧且

盡殺人為糧又以地勢不利率舟船入縮頭湖作水

寨以守撻懶在泰州謀再渡江欲先破水寨以舟師

直犯之榮亦出數十舟載兵與之遇倉皇欲退不可

覘金兵只有戰艦數舟在前餘皆小舟水退阻隔不

大金國志

卷七

一

得前乃捨舟而陸大呼而攻之金師不得騁舟中自
亂溺水獲其壻益輦撻懶率餘兵奔還楚州遂退師
蓋金本無全勝之理但南軍多自望風而潰如陳思
恭勝兀朮於姑蘇張榮勝撻懶於泰州此乃全勝之
時夫何難勝之有

粘罕自雲中以燕雲漢軍及其軍一萬人付右都監
耶律余覲北攻耶律大石林牙耶律佛頂林牙於漠
北曷董城既行拘余覲妻子於女真城 大石佛頂
天祚之族也林牙者契丹之官也曷董城者契丹之
北土也使余覲北行以覲乃契丹族類知其巢穴止



付以女真漢軍又質其妻子宜乎余覩之蓄憾也起
燕雲民兵北攻曷董城仍起燕雲河東夫運糧隨余
覩行曷董城自雲中由貓兒莊銀甕口北去地約
三千餘里盡沙漠無人之境是行也三路之夫死不
勝計車牛十無一二得還

夏捷懶之衆自淮東歸淮北休兵於宿遷縣樂馬湖
捷懶自天會八年攻淮南至是方渡淮休兵於宿
遷是行也攻戰之久人馬疲弊既至宿遷復值馬灾
死亡迨盡金兵食之不盡往往棄置道路時新為張
敵萬所敗銳氣沮喪又南兵已復淮東去金兵不遠
且多傳南兵襲之軍中每夜無故而驚加之寇盜乘
時蜂起東兵大恐捷懶不敢遽回故自是歲四月屯
宿遷至七月率衆北歸以劉豫請兵戍邊因畱太乙
字董屯劉冷莊訛里也屯淮陽而去

完顏沒立與烏魯折合以數萬騎分為兩道南征一
自鳳翔一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宋吳璘吳
玠歆血誓衆為備甚力已而烏魯折合先期而至陣
於原北玠率諸將列陣待之更戰迭休烏魯折合大
敗由他道遽去沒立方攻箭筈關玠復別選將擊退
之二軍卒不得合

渤海萬戶大撻不也過淮陽知軍張煥置酒於舟中煥因語及劉豫即位撻不也撫掌歎曰某大遼之大姓氏也大金初招某許開國遼東其後披堅執銳從軍爭戰積有年矣雖一郡安閒未可得也豫山東一郡守耳勢孤援寡出降而已今當是任豈不負某耶大金用兵惟以和主攻戰以僭逆誘叛黨如許撻不也開國遼東而役於軍旅高永昌誓為鄰壤而殺於海島余覩嗣守大遼而罪及夷族折可求列土西秦而害以醜毒杜充許之中原而囚諸囹圄是也

粘罕禁竊盜及一錢者罪死 此高慶裔勸以重刑止盜也為盜者知刦盜均於一死故竊盜息而刦盜盛高慶裔請於粘罕令諸州郡置地牢深三文分隔死囚居其下徒流居其中笞杖居其上 外起夾城重塹以圍之粘罕行其說

河東南路都總管蕭慶招降太行紅巾首領齊實武淵賈敢等送於粘罕罕盡殺之於獄然殺降不祥自齊實之徒被害無復降者也 初婁室死兀朮遂會諸道及女真兵數萬人南征宋張浚命吳玠先據鳳翔之和尚原以待之兀朮造浮梁於寶雞縣渡渭攻

原吳玠連三日戰三十餘陣大敗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於是兀朮始自河東還燕山兀朮自天會七年秋離燕山率衆南征既而回攻陝右以犯劍外至是歲冬由河東歸燕山是行也宋得思恭戰於姑蘇韓世忠戰於大江劉錫戰於富平吳玠戰於劍外凡四戰皆敗惟世忠與錫失利然南軍亦大戰久之軍不無損加之往返萬里首尾二年其徒銷折十存三四往往扶舁呻吟而歸至於兀朮尚以箭瘡帛攀其臂兀朮始行有從馬數百至是宿六馬而還平陽守蕭慶以三馬奉之兀朮之衆自是不振

粘罕以撒离曷為陝西路經畧使屯軍於鳳翔黑鋒既死兀朮且回故粘罕除撒离曷是職也是時劉豫已立踰年矣陝西之地割屬劉豫而大金於陝西尚設官屯衆何哉時以翟興之軍守伊陽東西路阻吳玠之軍又保和尚原陝西強敵之地人心未安豫雖有得之之名未暇保之故金師未能去也

天會十年時宋紹興二年也春粘罕兀室余覲居雲中窩里

温兀朮居燕山捷懶居祁州除兀朮為元帥府左都監粘罕諭樞密院磨勘文武官出身轉官冒濫以雲中留守高慶裔主之奪官爵者甚衆

劉豫遣人之元帥府議遷東京及會大金共陷西京
翟興山寨興沒於陣 自去年冬劉豫弟益守東京
益迎合豫意遣在京官屬併父老史平僧錄德真道
錄王從問之東平邀豫遷居東京豫以翟興大軍見
屯西京伊陽山寨相去不遠又陝西路久為興所斷
豫深惡之時陝西五路盡為大金所陷割屬劉豫豫
居東平以翟興屯西京東西路阻每遣人之陝西西
則假道於金由懷衛越太行取蒲解渡河以往故力
請於粘罕期必破興會興將楊偉降具陳破興之計
於是發女真萬戶茶曷馬渡河陽張聲勢揚言將欲
攻興與盡發兵以應之楊偉潛引大軍由間道以襲
興營興兵既出衆寡不敵遂力戰而死興之餘軍無
復能振時二月也至四月豫因勢遷居東京是日大
風飛瓦拔木都人震恐豫因曲救之

夏粘罕試舉人於白水泊磁州胡礪為魁是舉也粘
罕密誡試官不取中原人故是歲只試詞賦不試經
義礪以被虜以知制誥轉昉無人也用昉鄉貫故誤
取之初開試日粘罕立馬場中呼舉人年老者意謂
免解爭走馬前跪之粘罕以鞭揮指令譯者報爾無
力老奴何來應試爾等若有文章何不及第於少年

爾等今苟得官自知年老死近向去不遠必取贓以
為身後計行樂以少酌晚景安有補於國又聞爾等
之來往往非為己計多有圖財假手後進者如此則
我所取老者少者皆非其人也我欲殺爾等又以罪
未著白復欲逐爾等亦念爾等遠來故權令爾等終
場當小心以報國不然苟有所犯必殺無赦於是諸
生伏地叩頭愧恐而去是歲胡礪之餘中原人一例
黜之故少年有作賦譏者其畧云草地就試舉場不
公此榜既出於外南人不預其中由是士子之心失
矣

秋國主如中京時諸將邀上觀遼土及兩河地故有
是行諸將會於燕山將欲迎上於中京兀室獵居庸
關過馳遞者得余覲反狀 余覲之降大金以為西
軍大監軍久不遷常怏怏其軍合董也失其金牌大
金疑其與林牙暗合遂質其妻子余覲有叛心明年
九月約燕京統軍反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余覲謀誅
西軍之在雲中者盡約雲中河東河北燕京守郡之
契丹漢兒令誅女真之在官軍者天德知軍偽許之
遣其妻來告時兀室為西監軍自雲中來燕微聞其
事而未信與通事漢兒那也回行數百里因獵居庸

之東憇於山上遙見二騎馳遞交相過於道立馬交談久而不去兀室疑之命數騎追一人至詰曰爾何人也曰余覲使者以軍事詣燕山槁里統軍司槁里亦契丹兀室曰爾適相遇者何人曰此乃槁里統軍使之余覲者兀室曰爾等適立馬話及何事曰問候兀室曰非也問候之語無許久又曰話別兀室曰亦非也話別之語無許久又曰敘家事兀室曰家事故非立馬敘又曰敘往事兀室曰往事亦非立馬敘馳者辭窮面顫又且戰慄不已兀室察其言色兼素疑余覲槁里皆契丹反覆之徒因以詐折之曰我知你二人

為余覲議反者近有人密告余覲槁里反期於今日各有使至我故來此伺之果得爾輩夫何隱焉其人謂兀室果知不敢隱余覲之叛由是敗兀室多計皆此類粘罕之下諸將皆莫及之

族誅契丹統軍槁里元帥府諸將分捕余覲叛黨仍令諸路盡殺契丹諸路大亂月餘方止 河東八館百五戶山金司乙室王府南北王府四部族衛諸契丹相溫酋首率衆蜂起亡入夏國及北奔沙漠契丹附大金者由此一亂幾成灰燼兀室至雲中余覲微覺父子以遊獵為名遁入夏國夏人問以兵幾何云

親兵三二百遂不納投鞬鞞鞞先受兀室之命其
首領詐出迎入其帳中密以兵圍之鞬鞞善射余覲
出敵不勝父子皆死兀室馳至雲中盡誅其殘黨仍
擅殺粘罕次室蕭氏而還

粘罕自燕山令兀室西捕余覲及至雲中余覲已
走兀室盡誅其殘黨及擅殺粘罕次室蕭氏回至
燕山請罪於粘罕曰蕭氏本契丹天祚元妃也與
兄實乃仇讎不得已而從彼素忍死以待兄者將
有待於今日也今既見事無成恐或不利於兄且
兄橫行天下萬夫莫當而此人帷幄之間可以寸
刃害兄於不測矣事當預防某以愛兄之故也擅
殺之粘罕起謝既而泣下噫兄弟同心若是宜乎
其能成功也

蔚州守蕭特毛可殺粘罕使者既叛而獲之平州守
郭藥師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蕭慶下元帥府獄既
而獲免皆困女真之域粘罕謂財可聚衆以藥師家
富盡奪之

郭藥師南北反覆人也藥師以契丹降將被南宋
寵過錫賚之厚不可殫言或引之出入宮禁驕恣
浸生是時宋中山帥臣謂其狂功怙寵放縱士卒

居處服用率倣遼儀至僭舊帥之禮如置差遣司禮樂司用龍鳳旗鼓之類皆非人臣之分既而藥師外叛導之圍京大金雖以權宜用之其心豈不疑之哉始奪其常勝軍并器甲鞍馬散之繼奪其家財沒入之藥師得不死幸矣

冬雲中副留守李處能

乃宣和間歸朝官
賜姓趙敏備者

以預余覲

之叛族誅主以余覲逆叛乃元帥府不能撫之粘罕以下各決柳條有差既獲余覲降赦主欲自中京而之燕雲以余覲之亂復還闕

宋叛臣杜充知相州以其孫自江南逃移充不聞官

大金國志

卷七

九

而擅納之為節度副使胡景山告於粘罕誣充陰通南宋粘罕遣人馳詣相州以鐵鍊鎖充付元帥府獄鞠之充知相州尚肆作威福蔑視同僚人多憾之故為景山乘余覲之亂發之充之付獄鞭笞炮烙備歷重刑凡幾年而後脫初粘罕問充曰爾欲復歸南朝耶充曰元帥敢歸南朝監軍敢歸南朝惟充不敢歸也粘罕及諸將笑之無恥之言一至於此背君負國宜乎大金所不容

元帥府諸將以上已回分歸本所

內樞密院國相楊朴以病死

兵禦之於東津大軍長驅而前愛王之兵在後太康
令人椎冰伐柴薪燒川燎於岸剗木為舟中積熾炭
冰不能合大軍在對岸愛王兵與之合自君子津濟
十二月丁酉陷大都城圍和龍太康之兵皆潰其
子根在城中與同知章去疾極力城禦大軍攻之凡
十七日陷大城去疾退守子城大軍拆民屋為層樓
用牛車挽橋梁石裝砲當之者糜碎二十九日和龍
陷遂取東灤平三州余崇義遣樞密官屬同邱好古
戴金玉美女自山後出居蹬嶺踰大漠涉東韓白龍
城使蒙國蒙人聞使至甚喜好古因說之襲草地可
以大獲蒙人從之次年三月蒙兵犯北部敗其衆於
骨立遂襲餘兵徑至陽割城聞之始懼亟回師大興
以北千里蕭條耕桑俱廢加以早曠民不聊生是
年宋遣戶部郎中趙善義來賀生辰未幾又遣都官
郎中吳玠為孝宗太后崩告哀使善義還至雍邱
因與本國人爭下車子處忽謂之曰爾方為北國所
擾何暇與我交莫待要南朝起兵夾攻耶其下共調
護之伴使乃不爭翌日伴使謂趙曰昨日國信尚書
所言某等歸上頭莫須奏過否趙皇恐以醉為辭具
謝之事聞趙遂坐奉使生事免官 玠之使也善義

未還國中以奉使驟來疑偵其國中事盱之盱眙未
即納陰遣人至臨安伺之得其實而歸乃遣使來迓
盱入境與趙遇於遼兩使分道而過各不相聞但私
以片紙往來而已 秋宋光宗崩

泰和元年時宋寧宗嘉泰元年也是年有羣牧使耶律德壽叛
聚兵數萬以羊尾為大帥主拜十一騎為元帥馬統
乞烈善樂為招討使將兵二十萬以擊之誅德壽羊
尾遂追其餘衆至草地凡六十日而歸 冬浚界濠
深廣各三文東接高麗西達夏境列屯戍兵數千里
防其復至

大金國志

卷二十

四

太和二年時宋嘉泰二年也五月國主大宴於西涼觀鄂王
資起白主曰天時人事不順如此日已晡恐勞聖躬
請駕興主曰方與諸王公樂飲何勞耶資泣曰國兵
屢敗邊地蕭條兩河盜起北兵雖退差涼復來豈是
樂飲時也主曰我嘗謂與公等相見偏說撓人心懷
事資遂請退不許且曰王欲飲醜耶侍郎李西華前
曰資是憂國然言之非時不足加罪主曰卿等當自
為一黨以非我耶自是多以暑熱不視朝日夕與宸
妃及諸內侍為長夜飲詔大興府擇民間女子十三
以上三百人有姿色黠慧者進入禁中教為酒令及

效市肆歌勸大興尹完顏天穆奏稱天旱正屬祈禱
索女恐招怨詈且非敬天脩德之事翌日有旨降秩
罷知耀州

罷知耀州

時宋嘉泰三年也

是時宸妃嬖幸用事軍中奏報

悉令宸妃裁決宸妃見有急切多屏不奏聞有少捷
則以示主且喜且笑會寧陷失平灤破壞主皆不知
也一日謝世雲完顏世卿奏言之主始駭然顧問內
侍直李汝回曰汝輩更不說耶汝回曰章疏在宸妃
處臣等何由得見世卿曰太宗討趙氏之罪凡攜其
三千口來今日亂國家皆是其女孽此天也世雲曰

大金國志

卷二十

五

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信哉

太和四年

時宋嘉泰四年也

三月中天以北其色殷紅如血

司天官奏曰十年後主天下大亂主怒曰如此全盛
豈十年能亂之乎六月愛王發疾卒其子雄三大

王立大將共成其國且約以進兵雄以持父喪辭大
將怒遣其掌^大官顏飛責讓之初愛王定約以國家
初起之地及故遼封疆自溝內以北歸之於北溝南
則為己有累歲結謀用兵愛王無分毫得也至
是使來責之雄畏懼而從十二月葬父愛王於冷山

遂進兵

大金國志卷之八

宋 宇文懋昭編

紀年

太宗文烈皇帝六

天會十一年時宋紹興三年也春西京留守孟邦雄為宋翟

琮所敗琮即翟興子時為河南鎮撫愼大金發掘陵

寢琮及董震以山寨餘衆入潼關遂入西京邦雄醉

方臥俘其族以去 大軍下金州又下興元府 先

是撒离曷等衆十萬自鳳翔長安揚言東去其實由

商於出漢陰直趨金商至是入洵陽界宋王彥倉卒

大金國志

卷八

一

迎敵敗走遂入金州未幾又趨興元撒离曷募死士

由饒風之左間道援崖而上經祖溪關遂下興元府

又至金牛鎮距宋軍百十里而退會野無所掠食且

盡又聞南軍邀我歸路乃還興元 未幾宋王彥復

金州又敗我師于洵陽我師棄均房回大金以和尚

原天險吳玠備禦嚴密屢攻不勝潛兵由金州路以

謀入川吳玠聞之自和尚原提輕兵馳扼饒風嶺金

兵既至南軍數戰皆勝死者甚衆金兵積屍而楚將

有退意一夕縱所擄婦人以歸南軍郭仲山寨未幾

乘夜攻而克之金師既得郭仲山寨乃能乘高下視

饒風矣吳玠不能存跡遂焚糧草退保興州金得入漢中首攻米倉山以圖入蜀王彥守之不克兼是時吳玠屯興州劉子羽屯三泉金不無顧後之憂乃退守漢川又洋州興元先自焚而去無以因糧且野無所取殺馬而食遂由虢州回

劉豫陷鄧隨等州李成本郡盜降偽齊既得鄧州知襄陽李橫知隨州李道聞之皆棄城而去於是宋郢唐信陽軍相繼陷沒

慈州守劉慶餘破丹州義士孫韓山寨降其士卒三千人盡殺於平陽府獄 秋起女真國土人散居漢

大金國志

卷八

二

地 女真一部族耳後既廣漢地恐人見其虛實遂盡起本國之土人碁布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屋連村屯結而起 冬粘罕遣李永壽等使南宋取回齊國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 是冬金兵下和尚原兀朮屯鳳翔以謀攻西蜀

天會十二年時宋紹興四年也春宋遣章誼來軍前充奉表

通問使時國中所議事南宋皆不從乃遣誼等請還兩宮及河南地命王倫作書與粘罕所親耶律紹文高慶裔且以資治通鑑木綿度布龍鳳茶等物遺之

逮秋章誼還宋論李永壽所需三事本國互有可否
獨畫疆一事未定而粘罕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屯
駐軍馬益欲畫江以益劉豫也誼等還至睢陽為豫
所留以計得免

兀朮攻仙人關與吳玠戰於殺金平為玠所敗先
是大金得和尚原玠度金軍必深入至是兀朮果與
撒离曷劉夔率十萬南征進攻鐵山鑿崖開道犯仙
人關既至金軍據高嶺為壁循嶺東下直攻宋軍玠
璘兄弟轉戰凡七日晝夜不息統制官郭震為兀朮
所襲破其寨宋軍屢敗玠斬震以徇與金軍力戰萬

大金國志

卷八

三

戶韓常為南軍所射損左目衆不能支引兵宵遁玠
設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是舉也大金決意入蜀自
撤离曷以下盡室而來既不得志遂還鳳翔授甲士
田為久留計自是不復輕動矣兀朮於天會十一
年再攻仙人關幾為吳玠所殺賴韓常援而出之常
被南軍射損左目自此見知於兀朮常為遼東漢軍
萬戶慶和之子也小名快兒慶和死襲父爵以總遼
東漢兒兀朮喜其有功故國中稍推之

兀朮征蜀回至燕山由望國崖約窩里温入見國主
劉豫得隨郭襄陽等州宋岳飛復取之先是飛遣

張憲攻隨州月餘不下牛鼻裹三日糧往糧未盡而城拔飛進復郢州季成聞郢失守乃棄襄陽遁去與豫合兵屯鄧之西北飛又克其城 秋宋遣其使魏良臣來為奉表通問使時國中已定議出兵而南宋未之知也

劉豫遣人請于國主乞師主命諸將議之粘罕兀室以為難窩里盟以為可於是窩里盟愷懶權左右副元帥調渤海漢兒軍五萬人以應豫 大金無愈盛之道劉豫有將亡之理于斯定矣蓋主崩時以窩里盟輩提兵在外粘罕莫得而專故亶得立也不然粘罕內操兵權必得其位則駕群豪服諸番其憂大矣粘罕自來止居雲中未嘗入見上而是歲遼自白水泊入覲適值豫有侵江之請立為異議竟不自行故窩里盟輩得攝職總兵也

窩里盟請于國主以兀朮先常遇江知地理險易乞使將前軍主從之 豫之請侵江也常粘罕窩里盟紛爭行止之際兀朮並無一言非有往年獨請侵江之銳至是為窩里盟所舉方行蓋此將常困於江南又屢危于劍外其鈇刃之鋒蒿矢之銳固已判矣 窩里盟撻懶下令禁燕雲等路漢人不得顧人代名

須以正身 諸將患傭身之人易致叛亡其正者類
多富豪子弟不任勞苦故是歲侵江以霖雨乏糧死
不勝計其自来傭身之人率皆失圖無以為生往往
聚而為盜諸將一舉遂成兩失 劉豫遣其子麟姪
猊將兵與窩里盟等俱入征南宋于是騎兵自泗攻
滁步兵自楚攻承楚州守臣樊序遁韓世忠自承州
退保鎮江南宋震恐

是時世忠進屯揚州魏良臣將命過揚世忠置酒偽
為流星更牌皆至紹以移軍守江良臣既去進至大
儀鎮勒精兵為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聞鼓聲則起

大金國志

卷八

五

而擊之良臣至諸帥軍前以所見對諸帥大喜勒兵
趨江口距大儀五里其將李堂楚也擁鐵騎馳過五
陣之東初交戰南軍不利既而世忠傳小麾鳴鼓伏
者四起五軍旗與正軍旗雜出金兵亂弓刀無所施
南軍上搃人胸下搃馬足金兵全裝陷涇淖中人馬
俱斃遂擒撻也

冬窩里盟兀朮同劉麟劉猊侵江屯于竹壑鎮會大
雨雪糧道不通軍皆憤怒且聞宋主親征又知國主
病篤諸將宵遁麟猊相繼而走 是時雨雪乏糧殺
馬而食死亡日多兵皆嗟怨日久虛驚軍中每瘧多

有人大字書于紙及去皮柳樹擲于帳前云我等被
苦虐之至若或過江必擒爾諸將以獻南宋無何又
聞宋主親征國主病篤韓常勸兀朮曰士卒勞苦俱
無鬪志強驅過江恐自常之餘無不叛者況今吾君
病篤內或有變唯速歸為善兀朮然之夜引還大軍
既去乃遣人諭麟猊于是麟等棄輜重亦遁晝夜兼
行二百餘里至宿州方小憩西北大怨

河東南路平陽府都總管蒲路虎捕大行義士以絳
州翼城村民多有輸其糧者于是屠近山四十村

冬國主崩上諡曰文烈皇帝廟號太宗太宗以武

元之弟陞居儲位繼登大寶然一時將相如粘罕兀
朮兀室皆開國大功臣桀黠難制太宗居位拱默而
已太宗病時大兵相拒江上既崩不敢發喪至軍回
於次年春方告諸路方武元之立太宗也元約互
傳于子孫太宗既立即捨己之子宗王宗盤而以武
元之長孫梁王亶為諸版宇極烈仍領都元帥之職
太宗既崩宋王宗盤與武元之子涼王瑜及左副元
帥粘罕皆爭立而亶為嫡遂立之蓋粘罕為窩里盭
所代已失兵柄故不得立時窩里盭撻懶諸帥自江
上回至燕山悉赴太宗之喪甲寅亶即皇帝位

大金國志卷之九

宋 宇文懋昭編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一

熙宗孝成皇帝小名曷刺馬後改名亶武元皇帝嫡長孫也亶幼而聰達貫綜經業喜文辭威儀早有大成之量太宗深所愛重所與遊處盡文墨之士有未居顯位者咸被薦擢執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為娛適既登儲位人望頗歸時粘罕諸帥皆大父行潛萌窺覲幸而豫有江上之請大兵不在其掌握太宗崩

大金國志

卷九

一

傳位于亶猶稱天會十三年

天會十三年時宗紹興五年也春諸郡立太宗之靈柩蓋燒

飯北俗吏民掛服及禁音樂一月而罷國主上諡于

大行 四月宋太上皇崩于五國城聖壽五十四遣

言欲歸葬內地金主未之許兵部侍郎司馬朴與通

問使朱弁同在燕山聞之遂服縗朝夕哭金人義之

而弗問五月宋遣何蘄來使通問二聖 陛所居曰

會寧府建為上京仍改官制初宋使宇文虛中留其

國至是授北朝官為之參定其制以太師太傅太保

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尚書省置令一人次

左右丞相皆平章事左右丞皆參知政事侍中中書令皆居丞相之下為兼職元帥府置都元帥左右副元帥監軍左右監都樞密院置使副僉書院事太宗正府置判同僉書事宣徽院置左右使同知僉書事六部初置吏戶禮三侍郎後置三尚書仍兼兵刑工既而六曹皆置尚書郎官左右司及諸曹皆備國史院置監修以宰相兼領次修史同修史御史臺置大夫中丞侍御史以下而大夫不除中丞惟掌訟牒及斷獄會法諫院置左右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並以他官兼之與臺官皆充員而已翰林學士院置承旨學士侍講侍讀學士直學士待制修撰而承旨不除殿前司置都點檢左右副點檢左右衛軍勸農司置副使記注院置修注太常寺置少卿秘書省置監少以下皆備國子官不設外道轉運使而不刺舉故官吏無所憚都事令史用登進士第者須其選官無磨勘之法每一任轉一官此其大畧也 封左副元帥點罕晉國王領三省事除元帥府右監軍兀室尚書左丞相二帥乃金主所忌故以相位易兵柄是時劉豫侵江有請窩里溫行則二帥兵柄已去矣 封太宗長子宗盤為宋國王領三省事冀王窩里溫魯王撻

懶正除左右副元帥故宗盤雖得三公之位失望儲
貳之除以至謀叛蓋始於此也未幾窩里盟死以撻
懶代之進除左監軍兀朮為右副元帥除知燕京
樞密院事韓企先尚書右丞相除西京留守高慶裔
尚書左丞蕭慶尚書右丞三人皆粘罕腹心故不欲
用之于外兀朮戍遼屯于黎陽時上以新喪恐南
宋乘而伐之故也窩里盟自燕山入見卒于路兀
朮赴喪取其妻壽昌娘子以歸于黎陽壽昌小名姓
張渤海人也冬皇伯領三省事宋王宗盤提兵
攻盲骨子敗之大金初起常假兵于彼其後得國不
償元約攻彼有怨言宗盤乘其不意而攻之由是失
盲骨子之附而諸部族離心矣興燕雲兩河夫四
十萬人之蔚州交牙山捺木為筏由唐河及開創河
道運至雄州之北虎城造戰船款由海道入侵江南
是役起于是歲之夏以百姓大困嘯聚蠶起海道之
行遂成中輟此劉豫遣人持海道圖及木作戰船小
樣獻于大金故有是役

天會十四年時宋紹興六年也春粘罕兀室在相位秋劉

豫分道入侵南宋先是豫以粘罕高慶裔得立每歲
皆有厚賂而蔑視其他諸將至是豫聞南宋將親征

告急求援且乞先攻江上國主使請將相議領三省
事宗盤以為難乃聽豫自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
釁于是豫以其子麟領行臺尚書許清臣權大總管
李鄴馮長寧皆參行臺謀議以李成孔彥舟關師古
為將簽鄉兵三十萬號七十萬分道南侵中路趨合
肥以麟統之東路由紫荆山渦口犯定遠縣趨宣徽
二州以姪覲統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彥舟統之
麟令鄉兵偽胡服于河南諸處時覲兵至淮東阻韓
世忠承楚之兵不敢進復還順昌麟乃從淮西繫三
浮橋而渡數十萬衆次于濠壽之間覲以數萬過定
遠縣欲趨宣化以犯建康宋揚沂中與覲前鋒遇于
越家坊敗之覲孤軍深入恐宋軍掩其後欲會麟于
合淝沂中至藕塘與覲遇宋兵錫率勁卒五千突入
覲軍中衆潰亂遂大敗覲挺身走麟聞覲敗亦望風
而潰孔彥舟圍光州亦引去地方大恐是時金已厭
豫然未廢豫者以粘罕慶裔尚在也豫既敗金主責
問由是有廢劉豫之意 冬劉豫欲立子麟為儲嗣
遣馮長寧請于國主國主曰先王之所以立爾者以
爾有德于河南之民爾子還有德耶朕當遣人咨訪
河南百姓以定之 豫之乞立儲嗣益探金主之意

聞金主是語則明知其不免矣欲南歸則有張邦昌之禍至于北去亦不失為帝故且視景偷生也

夏國興兵自河清軍渡河由雲中府路天德軍界取所亡馬于韃靼既而得回往返並不假道金國亦莫問罪昔粘^帝欲假道夏國以攻川陝夏人拒之今乃擅越金境以取所亡馬金亦莫之問罪蓋是時粘罕兀室罷軍事彼知撒^帝曷^帝無能為也

天會十五年時宋始興七年也春除杜充燕京三司使兀木

自黎陽歸燕山粘罕兀室在相位撻懶居祈州撒

高曷歸雲中左丞高慶裔以賊下大理寺慶裔乃粘

大金國志

卷九

五

罕腹心宗盤之徒欲挫粘罕故先折其羽翼也夏

撻懶撒高曷以內起大獄各之草地避暑粘罕乞

免官為庶人贖慶裔之罪主不許斬高慶裔于會寧

市慶裔臨刑粘罕哭別之慶裔曰我公早聽某言事

豈至于今日某今死廿我公其善保之以此慶裔常

教粘罕之反也明矣時山西路轉運使劉思肅州防

禦使李興麟河東北路轉運使趙溫訊坐慶裔下獄

思伏誅興麟杖脊除籍為民溫訊值改元赦得免其

餘連坐甚衆皆粘罕之爪牙粘罕自此失勢安得不

憤悶而死大內都檢點出忍質之子與國主元妃

亂並伏誅 是年宋問安使何蘄等曰始知道君及
寧德皇后已相繼上仙于是遣王倫為奉迎梓宮使
劉豫乞兵侵江且言鄴瓊全軍新降自九月十三
日到京縣陳過江自効當以瓊為鄉導乘勢併力乞
兵南征主以廢豫之議已定陽許其行且遣使馳傳
至東京以防瓊詐降為名立散其衆 除拔東為左
都監大撻不也為右都監 大起諸路軍為南征
起兵南征之令初下人莫知其廢豫也時有宿太
原府祁縣女真千戶斜也李莖之營見斜也將行與
其家人泣別殺一豕以斜也之衣裹之并作小弓箭
掛豕身而埋之于後營家人口祝之曰斜也以陣亡
葬之矣此女真怯戰之跡如江南焚替代之類于斯
可見女真厭兵之甚也 金國廢劉豫為齊王 先
是主已定議廢豫會豫乞師不已乃建元帥府于太
原及沁兵河間令齊國兵權聽元帥府節制遂分戍
于陳蔡汝亳許顛之間于是尚書省撤豫治國無狀
金主下詔數之畧曰建爾一邦逮八稔尚勤兵戍安
用國為遂令撻懶等以侵江為名伐汴京先約劉麟
單騎渡河計事麟以二百騎至武城與兀朮遇所擒
二將同葛王褒馳至汴京入東華門逼豫出見兀朮

以鞭鹿命羸馬載之而去廢為蜀王是冬十一月也
時豫弟益守陝西王又遣撒高弼提兵聲言攻蜀
即長安擒益又恐汴人不安詔曰汝舊主人少帝在
此于是民心稍定而北軍亦不敢擾民 豫之廢也
汴京有錢九千八百餘萬緡絹百七十餘萬匹金百
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十餘萬兩糧九十萬碩而方
州不在此數豫即帝位建元阜昌凡八年

豫既廢遷居瓊林苑阿魯保寨撻懶逼其北行且問
豫所欲之豫請居相州及乞故親王宅撻懶從之行
近相州繼發之燕山又發之中京既而發之上京給

大金國志

卷九

七

天子廟以居之昔大金初破上京盡屠其城後以有
罪者徙于其中彼人視之以為罪地如南地瓊崖之
類

建行臺尚書省如汴京除張孝純行臺左丞相蕭三
寶奴張通古右丞相 除東京 遼東 留守宗雋太保
領三省事封完國王 金主以宗盤豪猾難保故藉
宗雋才力可以制之無何二人共圖變逆其失人心
甚矣

大金國志卷之九

大金國志卷之十

宋 宇文懋昭編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二

天眷元年

時宋紹興八年也

是年春始改元時諸將相官職

依舊多居汴京國主又於燕京建行臺尚書省除杜

充劉咎同簽書省事時杜充為三司使 金主亶之

立尚仍天會之號是歲始改元天眷遣萬戶湖沙虎

北攻蒙兀部糧盡而還蒙兀追襲之至上京之西北

大敗其衆於海嶺 先是國中主計之任在燕山曰

大金國志

卷十

一

三司在雲中曰轉運在中京曰度支上京曰鹽鐵東

京曰戶部時杜充在燕京就用之也

詔立裴摩申氏為后

除亡齊官許清臣同知懷州

夏元帥府下令諸父公私債無可還者沒身及家屬

為奴婢償之 國使烏陵思謀奉使于宋初王倫使

北見撻懶于祁州撻懶遣使偕倫至北地見金主首

謝廢豫然後致上旨金主使密與群臣定議許和且

命思謀等來議思謀即撒盧母也乃始來通好海上

所遣之人今再遣來示有許和意宋再遣王倫來京

金主亦再遣張通古往宋議和以詔諭江南為名言
先歸河南地徐議餘事秋起京畿陝右係官金銀錢
穀轉易北去將有割地歸南宋之意 宋歸肖胄來
充奉表報謝使府州守折可求赴雲中會益左監軍
撒离曷與之約故也撒离曷配之可求卒於路

可求之被毒何武益去年冬國主廢豫吳年秋可
求乃因軍事至雲中撒离曷已密諭可求將有廢
豫立可求之意至是以撻懶主意割歸南宋恐可
求失望生變罪有所歸故配之

冬左監軍撒离曷自雲中馳之陝右將見左都監拔
冬大金國志 卷十
東共議割地時拔東在鳳翔路由同州為守臣李世
輔殺從者百人擒撒离南歸北騎追逼李世輔故之
亡入夏國撒离曷歸雲中

撒离曷智勇俱無昔與宋曲端邠州之戰金主幾
摧撒离曷號哭衆目曰啼哭部君至是又為世輔
擒之南行膽愈喪矣

天眷二年時宋紹興九年也春夏人乘折可求之喪陷府州
可求子彥文挈家走河東後金主命知代州

宋王倫來使充迎奉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金
主下詔于河南以陝右河南故地歸于南宋畧曰頃

立劉豫以守南夏累年于茲天其意者不忍遽泯宋氏社稷猶留康邸在江之南以安吾南北之赤子也倘能偃兵息民我國家豈貪尺寸之地而不為惠安元元之計乎所以去冬特廢劉豫今自河之南復以賜宋氏爾等處爾舊土還爾世主我國家之恩亦已洪矣爾能各安其生無忘我上國之大惠雖有巨河之隔猶吾民也其官吏等已有誓約不許輒行廢置各守厥官以事爾主毋貽悔吝又命官軍吏民願歸山東河北者聽

張孝純乞致仕居徐州元术從之

大金國志

卷十

三

大金之陷山東多撻懶之力也撻懶久居濰州回易屯田遍於諸郡每認山東以為己有其立豫也既不能收功於己又常怒豫不拜深有悔吝山東之意由是撻懶屢畫山東河北圖獻議于金主曰河素好富庶然名藩巨鎮膏腴之地鹽鐵桑麻之利復盛在舊河之南我初與衆議以河為界耳今新河殆非我有豈可棄之當以新河為界時粘罕用事不得行撻懶再四言之始取清州聊慰其意粘罕既死撻懶專權遂力生議取山東諸將恐豫生心不若廢以取之撻懶止有意于山東河南只得歸之于宋

夏除李鄴為翰林承旨馮長寧為東京遼陽勅戶部
使命下日各髡髮左衽赴任

鄴與長寧昔嘗獻土于金陵復助豫為虐至豫廢
後鄴自東京知代州之會寧女貞地五千里長寧
自東京隨行臺之北京又之渤海地四千里彼二
人者豈非生為叛國之人死為沙漠之鬼哉

兀朮留宋使王倫于祁州密奏于主曰河南之地本
撻懶宗盤主謀割與南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使已
至汴京未可令過界會宋兩京留守孟庾至汴京倫
始解留倫將使指北行至中山府為兀朮所拘後送

大金國志

卷十

四

祁州

夏元帥撻懶之蔚州下令諸藏亡虜者家長罪元籍
其家產人口半以充賞四隣之家共追賞錢八百緡
仍發北軍分諸路搜捕民間大擾羣起為盜以拒北
軍遂復止之撻懶在諸將中最號寬恕今故為此益
興宗盤通謀將以致亂使民嘯聚則藉之起兵又令
中山府拘奉使倫于館會諸路北軍欲叛盟復侵河
南益以應宗盤也

試舉人於燕山司馬朴克主文中山石砮為魁

秋部君吳矢反旣而擒獲下大理獄軍連宋國王宗

盤克國王宗烏虞國王宗英滕國王宗偉前左副檢
點渾觀時主與右相陳王元室謀諸父因朝且伏兵
于內宗盤入見擒送大理殺辛已悉夷其族詔畧曰
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惟茲無赦古不為非
不圖骨肉之間有懷蠱蠱之毒欲申三宥公議豈容
不顧一兵辟克悉殄翰林韓昉作也 女真之初尚
無城郭星散而居國主歲嘗浴於河牧於野屋舍車
馬衣服飲食之類與其下無異金主所獨享者惟一
殿名曰乾元所居四外栽柳以作禁園而已其殿宇
透壁盡置火炕平居無事則鎖之或時開鑰則與臣

下坐於炕右妃躬侍飲食或國主復來臣下之家君
臣宴樂攜手握臂咬頸扭耳至於同歌共舞無復尊
卑故情通而心一無復覲覲意後國主重自踐位以
來左右諸儒日進諂諛教以宮室服御妃嬪禁衛之
盛出則清道警蹕入則端居九重舊大功臣非時莫
得見此宗盤之徒所以狼顧四起也
除兀朮都元帥兀朮既平宗盤之難馳至燕山以圖
撻懶下祁州府獄伏誅仍囚撻懶之子火拽久之因
赦得出 宗盤之難撻懶預謀時方握兵在外難以
遽誅仍除撻懶為燕京行臺左丞相又食書壯克為

右丞相命下撻懶語使者曰我聞國功臣何罪而與降奴杜克為伍耶不受命而叛初欲歸宋朝不克既而北走沙漠兀朮遣右都監撻不也追獲之下祁州元帥府獄且殺之撻懶臨刑謂兀朮曰我死之後禍必及爾宜速圖之兀朮俛首無言時宋使王倫等至秦長城頭狗兒河有魏天使者負函自後至本國接伴問之答曰此魯王首級也倫至京見主上致命主上悉無所答令其臣翰林侍制耶律紹文為宣勅官問倫還知撻懶等罪否對不知又云撻懶無一言及歲幣却要割地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耶因燕

山留守彬王宗孟并其子稟旣而除屬籍依舊燕山留守後又因歸上京大行義士讜起東京諸路道不通行大行之士有自宋靖康之末上山保險者至今不從金國其後又因嚴刑重賦饑饉逃亡及豪傑乘時而起者比比有之最甚者天會八年春以人口折還債負相率上山者動以萬計及宗盤撻懶之徒被誅在朝在軍莫非其黨豈不逃元偷生聚保山谷矣

封兀室陳王除右丞相蕭慶自右丞遷左丞

兀室昔副粘罕雖有才智素為諸將所忌宗盤輩

未誅之先事之巨細元室不敢預姦巧多慮所以
粘罕之禍旣而得脫撻懶之敗又且不預至於蕭
慶惟有書名押字行遣簿書而已然其後也駢首
就戮卒不免焉

山東海寇張清乘海至遼東詐稱宋師破薊州遼東
士民及南宋被虜之人多有相率起兵應清者遼東
大擾清無大志旣而乘海復歸

詔諸州郡不得從元帥府擅使僉軍候見裏面走馬
使臣驗認御畫牌劄方許僉發此因宗盤撻懶謀亂
之後方為此關防也

大金國志卷之十一

宋

宇文懋昭編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三

天眷三年

時宋紹興十年也

春宋遣使莫將來充迎護使也

兀朮下令沿大河置寨鋪防托諸偷渡大河南歸宋

朝之人及與人渡者罪死

邢洺磁相慶源一帶屯駐堡寨其中被虜漢人相約

於二月旦日各攜主人鞍馬器甲聚於邯鄲之西村

相結上太行爲盜

大金國志

卷十一

一

太行義士夜破懷州萬善鎮去懷二十里州人大恐
本州守烏陵思謀率軍民保城既旦集父老於庭諭
之曰爾等知破萬善鎮之人否南宋官軍耶大行盜
賊耶父老皆曰大行盜賊思謀曰爾等既知非南宋
軍則各撫諭子弟及閭里丁壯慎無得扇搖妄動恐
盜賊不能保爾反害生靈若南宋軍來則不必爾等
爲計我當糾率郡人開門納王師矣於是酒勞之
而散思謀自穹廬內亂之後太行嘯聚蠱起每終
夜展轉無寐或披衣而坐喟然嘆曰可惜官人徭歷
艱險以取天下而今爲數小子壞之我未知死所矣

官人呼粘罕時乃割地之初以大河爲界北方盛傳南帝親征民間往往私結徒黨陰置軍器以備緩急沿河州郡尤爲流言所惑至於晝爲罷市夜或披衣以伺風聲者思謀時在河內地當衝要自揣勢削身危常懷疑懼萬善又爲義士所破以撫諭爲名露其心腹哀鳴以結彼人又欲播達宋朝以爲先容耳

兀朮分四道征南宋先是撻懶旣廢僞齊乃議以河南地歸宋兀朮力不能爭及撻懶旣廢僞齊乃議以河南地歸宋兀朮力不能爭及撻懶旣廢僞齊乃議以河南地非其本計決欲敗盟乃舉國中之兵集於祁州元帥府大閱遂分四道南征命聶黎字堇出山東撒

离曷侵陝右李成侵河南兀朮自將精兵十餘萬與孔彥舟鄺瓊趙榮抵汴至是攻宋東京孟度率官吏迎拜兀朮入城駐舊龍德宮於是詔諭州縣以撻懶擅割河南且言宋朝不肯徇其所欲詔詞略曰非朕一人與奪有食言思威弛張之間蓋不得已遂命使持詔遍詣諸郡又分兵隨之 時兀朮至河南諸郡望風奔潰陷興仁淮寧拱州又陷南京遂留守路允迪初金國渝盟以葛王夔知歸德府夔以數千人至宋王臺遣人諭都人告以不殺不掠之意請路留守出門相見允迪朝服出城見之會於宋王臺允迪爲

主裒爲客允迪奉觴爲衰壽衰酌飲遂送允迪於汴
京喪鼓吹入城秋毫不犯 又陷西京慶陽府及毫
州 撤禹曷自河中渡河疾馳二百五十里趨永興
軍宋權知軍事郝遠卽開門納之長安旣陷陝西州
縣所至迎降旣而撤禹曷至鳳翔西城外下寨爲李
師顏姚伸所敗又悉兵攻涇州宋田晟因其壁壘未
定擊之金師敗走元朮敗於順昌府時北師遊騎先
至順昌城下旣而葛王裒及龍虎大王軍至城下凡
三萬餘人爲宋劉錡所敗詣東京告急於元朮元朮
至責諸將用兵之失衆皆曰今者南兵非昔之比國

主臨自可見元朮見城陋謂諸將曰此可以靴尖趨
倒耳卽下令來早府治會食諸軍所得玉帛子女聽
其自留男子長成者皆殺且撫箭爲誓以激其衆平
旦并兵攻城凡十餘萬先攻東門敗退元朮自將牙
兵三千往來爲授皆帶重甲三人爲伍貫索號鐵
浮屠每進一步卽用拒馬子遮其後示無返顧復以
鐵騎爲左右翼號拐子馬悉以女真充之前此攻難
下之城並用此軍又名長勝軍至是大敗不能支乃
作筏繫橋而去至秦和縣臥兩日至陳州數諸將之
罪自將軍韓常以下皆鞭之於是復以葛王裒守歸

德州韓常守許州元术自擁其衆還汴京自是不復出矣

是秋元术再提兵與宋將岳飛戰連敗飛兵至朱仙鎮得宋朝班師詔而還飛遣將梁興等率兵渡河連破金人復趙州及垣曲王屋縣飛提兵繼進與元术戰又破之軍至朱仙鎮距東京四十五里詔班師於是潁昌淮寧蔡鄭諸州皆陷秦檜主罷兵召飛赴行在命起居舍人李易見韓世忠諭旨揚沂中還師鎮江劉光世還池州劉錡還太平州張俊自宣化歸建康罷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遇出師時臨時取

告

皇統元年時宋紹興十一年也春元术自順昌失利遂保汴京留屯宋毫出入許鄭之間僉兩河軍與蕃部凡十餘萬以謀再舉至是果南侵陷壽春府濠州濠州廬州和州至拓臯與劉錡相遇隔河相拒錡會張俊楊沂中軍迎敵元术敗退屯於紫荊山元术已陷廬州次侵和州錡移屯濡須塢至尖山清流下關兩與賊遇俱捷至拓臯其地坦平金人自以爲騎兵之利也隔河相拒會夜大雨錡遣人會合張俊及沂中之軍俊爲宣撫使詔沂中副之自臨安晝夜疾馳六日至

歷陽翌日諸將各以軍來而後未至錡與諸將分軍爲三並進渡水擊賊田師中欲候俊至王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錡卽與德上馬率先迎敵沂中軍繼至兀术鐵騎十餘萬分爲兩隅夾道而陣德與師中揮兵先薄其右隅賊陣動乃以拐子馬兩翼而進沂中令萬兵各持斧如堵而前錡與諸軍合擊之虜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卽退走屯於紫金山

九月宋遣使劉光遠來先是莫將使金爲所留至是不因聘諭兀术欲議和故縱之歸以兀术書來大略言當遣尊官右職名望夙著持節而來蓋欲亟和故也宋於是又遣魏良臣往使

十一月良臣偕金使蕭毅邢具瞻二人來許以淮水爲界歲幣銀帛各二十五萬匹兩又欲割鄧唐二州故遣二人來審定可否宋又遣何鑄充報謝使曹勛副之毅等過江揭旗於舟大書江南撫諭知鎮江府劉子羽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良臣懼力索之且以語脅子羽子羽曰吾爲守臣朝論無所預然欲揭此於吾之境吾有死而已請不已出境乃還之洪皓在燕山是冬密奏宋國言金國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隨軍去不敢攘矣朝廷不知虛實卑詞厚幣

未有成約不若乘勝追擊再造猶反掌耳

十二月兀朮以書抵檜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岳飛而後可和秦檜奏誅飛及張憲岳雲飛忠孝出於天性初從駕渡河留妻養母河北陷凡十八往返乃迎母歸母喪廬墓御札數四強之而後起慷慨以必取中原爲念少飲酒至數斗上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酒遂絕口不飲吳玠嘗盛飾名姝以遣之却而不受上欲營居第於行都飛辭謝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爲飛前後累平劇盜復襄漢六郡功名出諸將右張俊構成飛罪赴獄賜死

洪皓在虜中蠟書馳奏以爲虜所大畏服者惟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至酌酒相慶

皇統二年

時宋紹興十二年也

春宋遣莫將周聿往西京充割

地使割唐鄧等州入於金畫中流爲界宋又割商秦州和尚方山原入於金關陝之地宋止存上津豐陽天水三邑及隴西成紀餘地而已初宋邵隆任商州終始幾十年披荆榛瓦礫以爲治招徠離散至是割屬金隆常怏怏後徙金州秦檜醜之宋胡世將奏曰和尚原乃商秦州險要之地併係川蜀緊急門戶撤高昌魯犯和尚原折合字董魯侵犯商州又欲

復秦州皆以本司遣兵捍禦而退以此見和尚原商秦州三處金人屢欲窺向終不得志此係控扼川口必爭之地和尚原係利害尤重兀朮屢致書欲得之世將卒遂詔鄭剛中聽其分畫時廷臣多言可以與之議和卽四州之地不爲輕棄虞允文力爭不可惟湯思退主之思退乃檜之黨也

八月歸宋太后常氏於宋遣少監高居安等扈送是年太原義士張橫敗國兵於憲州擒嵐憲兩州同知及岢嵐軍判官平陽義士梁小哥敗國兵於太行殺契丹都統馬五大師張橫有衆一十八萬人

嘯聚於嵐憲之境大金捕之徃徃失利至是帥府遣兩州同知及判官領太原兵千五百人追捕旣與張橫相遇望風而潰多墜崖死兩州同知與判官盡爲橫捕擒梁小哥有衆四千人時破平陽府神仙縣去帥府無百里遠總管判官鄧爽以三千人討之爽軍常與梁小哥相去五六里方敢行遙見梁旗幟則止遇夜相去十餘里方敢下營多置火炬巡警以備衝劫營中轉箭唱號不敢少眠三夕之間兩次警潰至第四日有契丹都統馬五大師領契丹鐵騎五百與爽軍會大笑其法并爽之軍率衆先登而戰爲梁

小哥首殺之五千餘衆盡皆奔散夫以橫與小哥無六十人而乃對大金六千之衆梟擒主將追奔逐北則今之大金非昔之大金矣倘宋朝有志恢復燕雲等路漢軍縱不南歸豈不北走哉

皇統三年

時宋紹興十三年也

春雲中家戶軍女戶陳氏婦姑

持產業契書共告於元帥府以父子俱陣亡無可充軍願盡納產業於官以免軍役元帥怒其沮壞軍法殺之 金國民軍有二一曰家戶軍以家產高下定二曰人丁軍以丁數多寡定諸稱家戶者不以丁數論故家口至於一絕人丁至於傭賤俱不得免也陳

氏婦姑棄市國人哀之

夏六月國主生子大赦詔其境內童行有籍於官者悉度爲僧道士亦如之始許宋使洪皓等南歸

八月洪皓等以金國生子大赦方獲南歸中興奉使幾三十人生還者惟皓及張邵朱弁三人而已

秋七月境內大風自河南北轉至山東而止 主諭

尚書省將循契丹故事四時遊獵春秋山冬夏刺

鉢

刺盧達切刺鉢者契丹語所在之意

契丹主有國以來承平日久

無以爲事每歲春放鵝於春水釣魚於混同江夏避暑於永安山或長嶺豹子河秋射鹿於慶州黑嶺秋

山冬射虎於顯州四時無定荒於遊獵內耗郡邑外擾隣封由是內外騷然禍亂斯至所以亡也

皇統四年

時宋紹興十四年也

春渤海千戶馬拽固謀亂元帥

府收叛衆盡誅之先是馬拽固與萬戶烏碯素不相能會關中失火馬拽固選其徒之強壯者以救火爲名因攻城作亂殺烏碯欲逃之沙漠未果而敗

夏遣使於南宋賀天申節禮物珠一囊金帶一條衣七對綾羅紗段五百馬十匹自是歲如之

冬遣使於南宋賀明年正旦禮物金酒器六事色綾羅紗縠三百段自是使命往復貢物亦率如此例

大金國志卷之十二

宋 宇文懋昭編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四

皇統五年時宋紹興十五年也春正月復教坊樂工凡二百有

五人

創屯田軍凡女真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授以官田使其播種春秋量給衣馬若遇出軍始給其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山之南淮隴之北皆有之多至六萬人皆築壘於村落間

大金國志

卷十二

一

秋七月國中大旱飛蝗蔽日是月詔蠲民租 時有蒙兀之擾又有旱荒之憂民不聊生甚矣

頒行皇統新律十餘條 新律之行大抵依倣大宋其間亦間有創立者如毆妻致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他率類此徒自一年至五年杖自百二十至二百皆以荆決臀仍拘役之使之雜作惟僧尼犯姦及強盜得財不得財並處與古制異矣大槩國法酷嚴北人官漢地者皆置通事即譯語官也而通事之舞弊猶甚上下重輕皆出其手招權納賄二三年皆致富民俗若之有銀朱哥大王者以戰多貴顯而不諳民

事嘗留守燕京有民數十家負富僧金六七萬緡不肯償僧誦言欲申訴逋者大恐相率賄通事祈緩之通事曰汝輩所負不貲今雖稍還延終不能免苟能厚謝我為汝致其元皆欣然許諾僧既陳牒跪聽命通事替易他紙譯言曰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天以蘇百姓銀朱笑即書牒尾稱賽喂者再庭下已有宰攏官二十輩驅之出僧莫測所以扣之則曰賽喂好也狀行矣須臾出郭則逋者已先期積薪擁僧於上四方舉火號呼稱寃不能脫竟以焚死

九月河決李固渡漂居民五千餘家詔起曹單拱堯

大金國志

卷十二

二

及應天五郡民修之民有地一頃者出一夫不及者助夫之費允役二萬四千夫五十四日而畢

皇統六年時宋紹興十六年也春三月上以上京會寧府內太

狹纜如郡制遂役五路工匠撤而新之規模雖倣汴京然僅得十之二三而已

夏五副元帥撒离曷以罪誅撻懶既死或言其常與通謀故也撒离曷皆女真人不知其族屬之遠近女真萬戶湖沙虎北攻育骨子糧盡而還為育骨子襲之至上京西北大敗于海嶺

用兵糧道有三一者屯戍二者出疆三者臨敵金

國俱失之一者屯戍則各人自營田以供歲計無
田者每一人月給粟七斗或折米四斗五升餘無
分毫所得此屯戍之失計也二者出疆因糧於敵
不計遠近每人借支一月糧計米四斗五升其人
既負重甲又為糧累或賤售於人或棄驢馬或督
之行速則擲於路由是饑饉不行相繼逃竄敵或
清野離散可待此出疆之失計也三者臨敵並無
火頭負米自造食罷而出既出更無供饋或出行
之久或戰罷而歸或傷重困倦有能造飯者有不
能造飯者此臨敵之失計也三者俱失青骨子不

毛之殺誰能久處乎 青骨子在契丹時謂之勝

骨國其人長八尺捕生麋鹿食之其目能視數十
里秋毫皆見蓋不食烟火故眼明與大金隔一江
常渡江之南為寇禦之則返無如之何

皇統七年時宗紹興十七年也春宋遣沈昭遠來賀上生辰蓋

國主以七夕為生日也賀禮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
兩錦綺千匹賀正旦禮物亦如之蓋生辰使亦以正
月至不欲使人兩至也 女真舊絕小正朔所不及
其民不知紀年問之則曰我見草青幾度矣蓋以草
一青為一歲也自興兵以後浸染華風即將生朝皆

自擇佳辰粘罕以正旦兀室以元夕烏拽馬以上已國主賈以七夕矣其他如重午重九中秋中元下元四月八日皆然

秋七月國主獵於陰山之北遂至雲中府冬十月復歸上京國主遣使挾相士下兩河諸路選民間室女十三以上三十以下者得四十人

是歲滕骨國平初趙辣旣誅其子勝花都郎君者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滕骨通兀朮之未死也自將中原所教神臂弓手八萬人討之連年不能克皇統之六年八月復遣蕭保壽奴與之和議割西平河以北

大金國志

卷十三

四

二十七圍寨興之歲遺之米豆牛羊且冊其酋長熬羅孛極烈為蒙輔國主至是始和歲遺甚厚於是熬羅孛極烈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大金用兵連年卒不能討但遣精兵分據要害而還

冬都元帥兀朮薨兀朮且死時語其屬曰南宋軍勢強甚宜益加和好數十年後南宋衰老然後圖之

皇統八年

時宋紹興十八年也

四月中京小雨大雷群火數十

爭赴于河而死所可救者纔二三耳

國主之望國崖避暑

五月汴都太康縣一夕大雷雨下水龜亘數十里龜

大小不等首足卦文皆具
九月國主遣廣訪使蕭裕徧至諸路詢民間自郡守
以下皆究其治狀而陞黜之

十月以故宋王宗幹之子岐王亮為左丞相 時亮
有包藏窺伺之意肱王元者乃故王太祖旻之孫也
時太子未立元居嫡長以次當立亮欲先除去以為
已計因河南兵叛有妄稱皇帝者亮誣以語相符合
實相連結乃譖於主寘之重法國人皆謂主淫於用
刑不知由亮之所陷也亮頗能矯情飾貌欺世盜名
故竊弄權柄害及宗黨如此

大金國志

卷十三

五

皇統九年

時家紹興十九年也

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陰雲不

見

黃頭女真三千人叛遣右都監拔東討平之 黃頭
女真者皆山居號合蕪館女真合蕪館河西亦有之
有八館在黃河東今皆屬大金興金粟城五花城隔
河相近三城八館舊屬契丹今屬西夏大金約以兵
取關中以三城八館報之後背約再取八館而三城
在河西屢戰不得今此合蕪館乃黃頭女真非河西
也其人剽悍勇鷙不能別死生國中每出戰皆被以
重札令前驅謂之硬軍後役之益苛廩給既少過掠

所得復奪之不勝忿遂叛其人髭髮皆黃目睛多綠亦黃而白多

十二月左丞相岐王亮弒國王亶國王平日嗜殺晚年性尤暴宗族大臣皆懼不免相與約以伺其間是夜亮入國王寢所先收其兵械然後殺其罪殺之

亮以岐王充燕京留守時在外也諸王召之同謀亮潛往上京入駙馬宅與燕趙諸王謀廢立駙馬曰有一人可同謀乃內侍與國奴也此人好犀帶并岐王照夜白馬惠之必從國奴大喜先往宮候主寢匿其弓劍又親往皇城東門謂守門使者乞伏致里等曰

大金國志

卷十二

六

主詔諸王議事可開門既而駙馬及諸王相次而入宮中燈燭如晝諸王持劍直入帳前主方熟寢諸王叱曰無道之君匹夫耳可速斬之言訖而劍落主驚覺而起見諸王在前大呼曰興國奴何在國奴未及應主已中數刃嘆曰我何罪汝等悖逆如是耶良久而死駙馬以衾裹其屍 詔旦未知其所立宗族大臣推尚書左丞相岐王亮好學知書遂共立之 諸王環立榻前薄曉諸官成班諸王與駙馬共立亮為主蕭王伏劍謂衆曰主上暴薨岐王仁孝可以治國故立為君今岐王已陞殿汝等何不拜衆皆拜亮遂

卽位改元赦天下以國奴為西道總管有梁漢臣者
蕭玉又奏曰臣請按行境內以鎮壓不從者四十六
日徧其境而回除蕭玉東京留守亮立追廢為東
昏王亮死後乃謚曰武靈皇帝廟號開宗久之又改
孝成皇帝廟號熙宗熙宗自為童時聰悟過諸父南
征中原得燕人韓昉及中國儒士教之後能賦詩梁
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碁象戲盡失女真故態矣
視開國舊臣則曰無知夷狄及舊臣視之則曰宛然
一漢戶少年子也自卽位以來左右儒臣諂諛成風
禁衛尊嚴後宮盛色舊日元勳將相多所疎擯而骨
肉之間邪心始起太宗之長子宗王宗盤次曰克圖
王宗雋次曰虞王宗英滕王宗偉次第受誅武元初
起兵時其主兵者曰晉王宗維乃武元從凡之子所
謂相國粘罕也其主謀者曰陳王希尹亦武元疎族
於屬為子所謂兀室也又其次曰撒離曷為左副元帥
之從弟所謂撻懶也又其次曰撒離曷為左副元帥
皆女真人不知其屬之疎近自熙宗淫行肆虐疑似
濫誅粘罕首罷兵柄憤悒而亡餘皆不免於誅而太
祖太宗子孫誅戮殆盡岐王肆逆豈其報應之理固
當然哉熙宗既弑亮以刑餘之人故不得入廟其後

世宗升之廟位通論熙宗在位九十五年

大金國志卷之十三

宗 宇文懋昭編

紀年

海陵煬王上

海陵煬王名亮武元皇帝之孫宗王宗幹之子也幼時名字烈漢言其貌類漢兒好讀書學弄象戲點茶延接儒生談論有成人器既長風度端嚴神情閑遠外若寬和而城府深密人莫測其際皇統中宗盤已誅皇儲尚幼未有所屬而熙宗疑忌好殺內外功臣莫能自保亮矯飾盜名包藏禍心已久至是始得以

大金國志

卷十三

一

肆其逆

皇統十九年十二月甲午亮卽皇帝位大赦天下除常赦所不原者文武官各轉一資放民稅一年追尊父宗幹為德宗改元天德

天德二年

時宋紹興二十年也

三月誅曹王宗敏及兀術之子

韓王亨先是熙宗之弑國主身預其謀及大事已定逆加疑忌允當日同謀皆加以弑君之罪宗敏乃武元之子為大父行忌其名重首行誅戮納其妃於宮中兀術開國元勳亨乃其子亦以無罪誅

詔中外臣庶皆令直言朝政闕失與軍民利害如有

可採自當聽用其或不當弗加之罪苟能禪補公私
別議旌賞

詔河南民衣冠許從其便

除故廬馬鎮鞞鞞沿邊招討提點兩國市場 市場
在雲中西北過腰帶山石楞坡天德雲內銀甕口數
處有之契丹時亦置市場唯鐵禁甚嚴禁不得夾帶
交易至大金則不然唯利是視鐵禁遂弛又宋時河
東素使夾錫鐵錢分地自為大金陷之不用錢盡拘
之入官官中每鐵錢兩貫五百作一秤每秤以銅錢
五百五十貨于民間地地貴鐵百姓多由火山軍武
州八館之天德雲內貨鐵于北方今河東鐵錢殆盡
自廢豫後至於陝西鐵錢亦流而過北矣北方得之
多作軍器甚而有以堅甲利兵與之回易者爪牙既
成始不易制矣

七月除大使梁漢臣為右丞相一日宮中宴閑因問
漢臣曰朕裁蓮二百本而俱死何也漢臣曰自古江
南為橘江北為枳非種者不能蓋地勢然也上都地
寒惟燕京地暖可栽蓮主曰依卿所請擇日而遷蕭
王諫曰不可上都之地我國旺氣況是根本何可棄
之兵部侍郎何卜年亦請曰燕京地廣土堅人物蕃

曰皇后正位位之東曰內省西曰十六省妃嬪居之
又西曰同樂園瑤池蓬瀛柳莊杏村皆在焉

天德三年

時宋紹興二
十一年也

三月宋遣使正使來充祈請

使仍至主問祈請者何事使言乞修奉陵寢主曰自

有看墳人使又言乞迎請靖康帝歸宋國金主曰不

知歸後甚頓放使又言本朝稱皇帝二字主曰此乃

是本國中事可自處之使唯唯而退

天德四年

時宋紹興二
十二年也

冬燕京新宮成主率文武百

官自會寧府遷都于燕大赦天下改明年曰貞元

上遷都于燕則諸路之名不得沿舊矣遂以燕京為

中都舊上京為北京遼陽府為東京雲中府為西京
開封府為南京諸州郡各改隸焉

貞元元年

時宋紹興二十三年也

正月元夕張燈宴丞相以下

於燕之新宮賦詩縱飲盡歡而罷

七月制選御筆法舊制九詔令皆中書命學士為之

其有承受御筆處分無故申明衝改者以大不恭論

貞元二年

時宋紹興二十四年也

正月御大安殿受群臣朝賀

以完顏誥弗食書樞密院事

六月寧江府獻瑞桃其大異常一本而連實者三群

臣稱賀

大金國志

卷十三

四

寧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
之類皆成園至八月則倒置地中封土數尺覆其
枝榦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則凍死瑞桃之獻豈
其偶然符兆耶

京兆府鳳翔同華大旱民饑詔開倉賑恤仍詔數州
年穀不登百姓橫罹艱毒聽人出關就食遣使者造
籍分遣去留所在開倉賑恤

十月詔所在州郡徒流之囚特與釋禁戰陣之際令
其先鋒自効

貞元三年

時宋紹興二十五年也

是年國主陰有南征之志乃

謀遷都汴京先遣參知政事馮長寧為留守經畫修
內未幾大火焚之宮室皆盡王大怒降長寧為庶人
尋杖之死於是遷都之計稍緩

冬宋相秦檜卒 粘罕南來時檜在中司以抗議請
存趙氏為罕所執而去天下高之然粘罕亦自喜其
為人置之軍中試之以事間語以利害而檜終始言
南自南北自北且說若許其著手時只依舊規模分
別其後南臣貧薄獨檜溫實一朝資以金帛偽云挈
舟走漣水軍家屬婢妾完備無恙及至宋果得權大
用其後宋使洪皓自漠北歸與檜語及此事因曰憶

室撫否別時托寄聲檜色變而罷蓋檜在撻懶軍中
時撻懶圍楚州久不下使檜草檄諭降有室撫者在
軍知狀檜故怒也順昌之戰金師戰懼喪膽意欲捐
燕以南棄之而檜亟班師岳飛至東京止四十五里
而檜亟召回終於誅剪罷逐一時名將不遺餘力粘
罕初來誓書必令宋不得妄易首相益為檜地也再
專國政者十有八年南北之不復合豈非天哉

大金國志卷之十四

宋 宇文懋昭編

紀年

海陵煬王中

正隆元年

時宋紹興二十六年也

是年猶仍貞元之號是冬乃

改元

二月令婆隆敦為左都監帥兵經畝屯田于葛董城林牙之子烏律遊騎數百人出入軍前婆隆敦遣使打話遂退 沙子者益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源人

大金國志

卷十四

一

渴死曷董城去上京三千餘里遼既亡林牙大寶亦降大寶小名林牙猶翰林學士也大寶與粘罕雙陸爭道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實既歸帳即棄其妻攜五子宵遁詰旦粘罕怪其日高不來使召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人畏罪而竄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賤者妻不肯屈強之極口嫚罵遂射殺之大寶深入沙漠立天祚之子梁王為帝而相之烏律者大寶之子大金遣余觀至其地不能平令為屯田之策以困之

冬復修汴京大內遣左丞相領行臺尚書省督其事

且用梁漢臣為提舉官號大使於是暴役橫斂以務
成述乃下詔畧曰朕祇奉上玄君臨萬國屬從朔
地爰出幽都猶蹈踏於一隅非光宅於中土顧理道
所在有因有循權變所生有革有化大梁天下之都
會陰陽之正中朕惟變通之數其可違乎往歲卜食
相土宜建新都將命不虔燼於一炬第山川秀麗卉
物口滋朕夙有志焉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其大內規
模一仍舊貫可大新營構乘時葺理是時提舉大內
者梁大使即向來弒熙宗之人興國奴乃采內侍為
大金所虜也

大金國志

卷十四

二

正隆二年

時宋紹興二十七年也

正月宴群臣于大安殿時諸

王皆會獨宿王不樂主曰成吾事者皆卿等力何獨
卿不樂耶宿王曰臣與陛下同乳而生今天下民心
未服白溝河南中原諸城往往皆漢人握其重柄如
李成孔彥舟鄴瓊靳賽王善徐斌等五十萬正軍此
當治之主曰此朕之事汝治其他天時少舒且可樂
飲飲酣梁漢臣請曰今河北河東河西三路河道皆
通可以積糧草於汴京乃是要衝臣聞遺宋招攬賢
才練兵訓將其意嘗在中原必有大憂願陛下豐倉
廩備器械練兵馬乃太平之治也且汴京重地可以

鎮服南邊主從之喜曰梁大使可謂賢人也

夏詔以河南州郡營造有勞新邦百姓宜在優卹遣使者觀察風俗賑恤困乏仍令各修水田通渠灌溉冬制戰陣之法十有餘條因大儺耀兵有飛龍騰蛇吼虎魚麗之變以示威武

正隆三年

時宋紹興二十八年也

五月上坐薰風殿命吏部尚

書李通翰林直學士蕭康召對曰言朕夜夢至上帝所殿中人語如嬰兒少頃有青衣持宣授天策上將令征宋國朕受命出上馬見鬼兵無數朕發一矢射之衆皆喏而應既覺聲猶在耳卽遣人至廡中視其

大金國志

卷十四

三

乘馬其汗如水取箭數之亦亡其一此異夢也豈非天假手於朕令取江南乎通等皆賀且戒無洩於外八月主坐正隆殿召吏部尚書李通宣徽使敬嗣徽翰林承旨翟永固直學士韓汝嘉四人謀欲遷都汴京為南侵之地通嗣徽皆言此正合天時主喜永固汝嘉曰燕京未成帑藏已乏民力未蘓宣宜又營汴邑江南道好歲幣無闕遽興征伐亦恐師出無名主怒曰非汝所知揮之使去於是惶懼以為不免既而主怒稍息明日通嗣徽並除執政而永固請老主許之

冬制私家不得隱藏緯候圖讖違者抵罪

詔平遼宋所得古器年歲深久多為妖變悉令毀之
正隆四年時宋紹興二十九年也二月宋遣禮部侍郎孫道夫

來使回歸南宋且言北主詰以關陝買馬非約恐有
渝盟之意

宋遣秘書少監沈介國子司業黃中來介為賀正使
中為賀生辰使相先後行至是介先還中言彼國治
汴宮役夫萬計此必欲遷都以見迫不可不早為計
時講和日久宋帝聞之矍然曰恐但為離宮也中曰
臣見其所營悉備恐不止離宮也若南徙居汴則壯
士健馬不數日可至淮上惟陛下深圖之於是左右
相皆不悅顧詰中曰沈少監之歸屬耳不聞此言公
安得為此也

大金國志

卷十四

四

時梁漢臣獻策於主曰汴京重地鎮服南邊一也令
諸州軍置造器甲咸使精備二也糧食不缺三也瓶
置巨船訓習水卒支備海道四也招募義士使為先
鋒五也主喜其言是月主再修汴京令左丞相張浩
參知政事敬嗣徽董其役集諸路夫匠大興宮室極
其侈靡將遷都焉

九月修造方殷其謀始露南宋疑之乃遣樞密院王

綸等來使至是綸等回南言隣國恭順和好無他
時主再役諸路夫匠造諸軍器於燕京令右丞李通
董之又令戶部尚書蘇保衡侍郎韓錫造戰船於潞
河夫匠死者甚衆

十月詔揭榜戒約諸路禁妄傳起軍事

宋太后韋氏崩賀允中來報哀也奉韋氏留遺物使
北界至汴京就館宴日用常例賜花時主有背盟意
用宋叛將孔彥舟押宴允中曰使人之來致太毋遺
物國有大喪樂何忍聞况戴花乎伴使怒謂將殺之
允中曰主人無暴事固有體吾年餘七十矣當守節

而死彥舟解曰兩國通好參政勿動心也揖允中坐
命左右捧花侍側而已使還言必敗盟宜為備

十二月遣使施宜生使于宋耶律翼副之宜生宋朝
人也坐范汝為事遠竄奔劉豫豫廢復為金用至是
以翰林侍讀充賀正使張燾館伴宜生素聞其名畏
慕之一見顧翼曰是使南朝不拜詔者宜生聞人燾
以首邱桑梓語之宜生敬燾頗漏其情燾密奏之

正隆五年

時宋紹興三十年也

二月遣左宣徽使大懷忠禮部

侍郎穉盜溫都謙往弔宋太后韋氏喪就行祭禮宋
遣同知樞密院事蔡義問為報謝使時義問之來見

國中已自聚兵有南征意及回密奏為備
五月遣使往宋賀天申節宋工部侍郎黃中充館伴
又充送伴使中還言北境日繕兵不休且其重兵皆
屯中州宜有以待之

翰林學士祈宣上封事畧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今
北有造軍器之煩南有修火內之擾百姓久苦轉輸
不勝疲敝願陛下權罷其一俟一成而再計之兼來
歲害氣在晉不利行師願陛下以天下為心社稷為
念曲從臣請上怒令執而戮之宣神色自若曰臣年
七十元固足矣但恐陛下將來不及臣耳語未竟左
右以刃刺其額遂屠之

誅楚王德王澤王用梁漢臣之讚也讚時國主南遷
汴京兵釁特起楚王謂德王澤王曰梁大使所請郎
主輒行之其將奈何今從所請必使農夫失業織女
不蠶租稅俱乏民人怨望敗之兆也梁大使聞之諧
於國主謂其有異志主曰此三匹夫欲謀反耶遂召
和尚枝童及宿王謂曰汝等為我將兵速討三王既
而五人皆到主曰三子召術人論欲謀反乎三王應
曰論者乃國之安危而已上怒曰謀欲殺我耶令左
右賜死宿王曰不可陛下登位之時親王十人今推

出七人矣若天下聞之有不從諫之稱上怒拂袖而起遂斬三王

國主聚兵將南征令戶部尚書梁球兵部尚書蕭德溫先計女真契丹奚家三部之衆不限丁數悉僉起之凡二十四萬壯者為正軍弱者為阿里喜一正軍一阿里喜副之類為一十二萬又中原漢兒與渤海軍總一十七路惟中都路造軍器河南路修汴京免僉外共一十五路每一路五千通為七萬五千倣唐制分二十七軍軍數已定遂以百戶為謀克千戶為猛安萬戶為統軍其統軍則有正副諸軍悉令蕃漢相兼無獨用一色人者先是上遣臣施宜生往宋為賀正使隱畫工於中即勅密寫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上令繪為軟壁而圖已像策馬于吳山絕頂後題以詩有自古車書一混同南人何事費車工提師百萬臨江上立馬湖山第一峯之句八月間宋得謀報國主已至汴京重兵屯宿泗亦有至清河口者

冬宋淵聖皇帝崩

大金國志卷之十五

宋 宇文懋昭編

紀年

海陵煬王下

正隆六年

時宋紹興三十一年也

正月甲戌日有食之大史奏

當交不虧群臣稱慶

自去冬主舉兵江上洶洶訛言主已崩幼主嗣立改元新德南宋信之後使者回言無此事大金已授甲造舟必為南渡計

五月遣高景山王全往宋賀天申節見宋帝于紫宸

大金國志

卷十五

一

殿時國主恃其強盛欲渝盟矣全因導國主意求淮漢之地及指取將相近臣議事再報淵聖皇帝訃音且言國主以九月北巡今所指近臣當以八月至金國大率皆慢辭也

國主令諸處統軍擇其精于射者得五千人皆用草絲聯甲紫綵為上黃草青草次之號硬軍亦曰細軍國主每自說曰取江南此五千人足矣

六月宋徐誥來充起居稱賀使賀主遷都也誥未至盱眙金遣韓汝嘉先在泗州遂相見于淮岸口汝嘉傳國主語謂卿等雖來既非所召可回令元指定一

二近上人來須九月初定到汝嘉自盱眙歸諫國主
寢兵議和主曰汝與南宋為遊說那遂賜死國主率
其衆北巡至北邙山因改其山曰太平

習出角

七月國主南遷汴京自左丞相以下具北節儀從迎
主於南薰門國主及門而暴風雨至儀從皆不克舉
主入內至承天門迅雷大風作天變如此

宿王國主親弟也諸王皆戮宿王獨存時主怵於梁
大使之言宿王常陰至太后處告曰郎君今信梁大
使偽言廣築汴京用兵南伐皆是敗國之事三王欲

大金國志

卷十五

二

諫郎主不問已斬之矣今告娘娘望諫止之時母后
方病命坐因問曰聞今廣築汴京食民造船聚糧
制軍器果有之乎主曰有之母曰吾無它疾以皇帝
用兵不止遠征江南是吾病也若行此事民心必離
亂之端也歷代無道之主皆亡國敗家者果有此行
其能免乎主大怒曰非朕母乃梁宋國王之小妻也
遂使護軍將軍赤益彥忠卽宮中弑之以戒言者於
是左右縮頭國人以目而后徒單氏與子光瑛復諫
主亦欲誅之母子俱避去三日方出

國主一日坐正隆殿召臣下問曰許多宰執孰有能

為統軍者右丞劉諤曰臣請為之上喜即拜諤為漢南道行營統軍將二萬衆歷唐鄧以瞰荆襄又以金紫光祿大夫張彥統步軍孟州防禦使王彥章副之將五萬衆據鳳以伺巴蜀工部尚書蘓保衡統水軍驍騎上將軍完顏鄭家奴副之由海道將趨二浙餘兵國主自將焉時國主與梁大使及妃嬪數人在宮遊觀聞人唱曲子其詞乃柳耆卿作望海潮也只詠錢塘之景主喜隨聲而入其唱者李貴兒出迎主問曰適唱何詞貴兒曰望海潮梁大使曰此神仙詞也既而后亦到遂飲酒時汴守孔彥舟進木樨一株

主喜梁大使因曰此花乃江南植以為薪於是主問朝中誰曾往江南梁大使曰有兵部尚書胡隣曾到遂召之首問錢塘之景隣曰隣知江南揚州瓊花潤州金山平江姑蘇錢塘西湖尤為天下美觀其地更有多多美景但臣迹不得到只此數景天下已罕況於他乎主聞之大喜遂決意征南

九月西元帥合喜以五千騎自鳳翔大散關入鳳州界三十里次黃牛堡宋守將李彥堅告急於吳璘璘馳至殺金平遣將援之彥聖督衆用神臂弓射却金師璘又遣別將至寶鷄渭河夜劫橋頭大寨金師敗

又攻光化軍騎兵數百忽突入城宋守將張超閉譙門令率郡人巷戰北軍死者數千人乃引去又攻信陽軍趙搏引兵赴之北軍引去

國主以右丞李通為大都督粘安阿述虎副之令先造浮梁于淮水之上主遂自將南征時主衣橘紅袍所乘馬金甲自宋州門出其后徒單氏與子光瑛俱送行主亦掩泣徐曰天寶使之不自由也時兵號百萬犴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南方大震

十月金師陷安豐和光等州主既渡淮令萬戶蕭琦以十萬騎自花廩鎮由定遠縣取滁陽路至揚州琦

至藕塘駐軍數清先以百騎犯清沅關南軍無與敵者遂長驅而入直抵滁州守臣陸廉壽城去琦復自滁州引兵至瓦梁扼滁河不得渡執鄉民歐火者問之大紹以有路自竹岡鎮可徑至六合琦從之俾為鄉導遂迂路半日故六合居民皆得逃去琦得城不入徑自山路趨揚州攻陷之

北騎三千至樊城宋翟貴王進戎樊城不過二百兵北兵徑至城下會無橋不得渡貴進引兵出戰俱死焉士卒半掩入江中至晚北兵退

金師至順德軍吳挺向起叛之 吳挺向起乃吳璘

所遣德順之師抵城下有秦世輔者與其父出降金人執其母妻招之世輔欲還其母云還亦死不還亦死死等耳不若善事趙天子金入盡殺其母妻是役也統制官朱勇被執不屈遇害高師中力戰死璘尋遣王中立敗金人于治平寨又敗之于照城坡金人既得揚州卽遣兵來瓜州渡劉錡敗之于皂角林錡命部將賈和仲吳超等拒之于皂角林金人陷衆圍下馬元戰數合部將王佐以步卒百有四人往林中設伏金人旣入張弩俄發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稍引去遂大敗之斬統軍高景山俘

數百人

大金國志

卷十五

五

金師圍海州宋李寶兵至始解圍又敗金師于膠西先是寶舟師至東海縣時金師已圍海州寶麾兵登岸金人出意外並引去於是魏勝出城迎寶寶遣辯士四人招納降伏時山東豪傑王世修輩皆各以義旗聚衆爭應為援寶與子公佐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臼島而金人之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山候風卽南行不知宋師之猝至也寶伺金人之未覺遣其將曹洋黃端禱于石臼神祈風助順忽風自南來家喜爭奮引帆楫乃俄頃過山薄于金舟鼓聲

震蕩金人大驚失措金師之帆皆以錦纈為之瀕亘數里忽為波濤捲聚一隅窘促搖兀不能動寶命以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有不及者猶欲前拒寶令健士躍登其身以短兵擊刺其徒盡殪之其餘僉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刺其將鄭家奴等六人惟統軍蘇保衡未發旋聞其自經死金人犯陝州宋任天錫敗之

十月渤海軍一萬人叛歸會寧府立袞為帝主為內變所挽於是親統細軍駐和州鷄籠山臨江築壇刑焉祭天必欲至采石而渡宋都統李顯忠未至虞允

文夜見建康留守張燾議之燾但言已當死留守鑰丙子國主登壇建黃繡旗二中張黃益國主執小紅旗麾衆渡江時宋將李顯忠未至諸將莫肯用命盡伏山崦惟提舉張振王琪稍任其責允文督之敵舟漸近宋軍用海鯁船迎擊士皆殊死鬪我軍沉溺萬數其回北岸者主皆救之遂不能濟主自采石之敗乃北抵瓜州宋虞允文亦自建康馳至鎮江時江岸有軍船二十四艘允文同總領朱夏卿等相與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徑趨瓜州迫岸復回北兵皆持蒿以待其船中汎上下其轉如飛北兵相顧駭愕

時主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焚其戰艦而荆鄂成
閩諸軍方順流而下主愈忿乃回揚州召諸將約三
日畢籓過期盡殺之諸將相與謀曰南軍有備如此
進有滄殺之禍退有盡戮之憂奈何其中一將曰等
死耳求生可乎衆皆曰願聞教有總管萬載曰殺郎
主却與南來通和歸鄉則生矣衆口一辭曰諸主有
細葦等軍不遣臨敵專以自衛諸將雖欲弑逆而細
軍衛之嚴密衆因謂細軍曰淮東子女玉帛皆逃在
秦州我輩急欲渡江汝等何不白郎主往取之細軍
欣然共請主從之於是細軍去者過半主語威勝統

軍即律勸農曰爾所將勝兵我明日白晝殺少必誅
汝勸農自計兵亡已過半與其子宿直將軍母里謀
亦欲弑主

乙未諸將集兵萬餘人控弦直入主寢帳中左右親
軍散走諸將射帳中矢下如雨主卽崩并殺妃侍與
謀事者十餘人 皇子光瑛留汴京亦為衆所殺時
先一夕四鼓濃雲塞空東北大星墜其聲如雷益不
祥之徵也南宋有知數者詣行府上書云以太乙局
致之北主不煩甲兵冬至前自有蕭牆之變後果然
襄阮立追廢主為海陵王諡曰煬后徒單氏為海

陵夫人

金師次茨湖守將敗之 茨湖在江口之南與光化軍相對至是金人以舟渡欲攻襄陽會風勢不利不得著岸兵校史俊麾旗登舟擊却之金師次全椒李顯忠敗之次楊林渡又敗之金師乃退

十二月遣使入宋朝議和 金人移牒云正隆失德無名興師兩國生靈枉被塗炭已從廢殞見議班師各務散兵以圖舊好

海陵之死也死于揚州瓜州鎮之龜山寺時正隆六年十月也在位十二年海陵少而知書既長彌自矯飾府庫資財無所愛當世稱賢諸王之誅預有力焉而窺覩非望熙宗莫之覺也其吟詠冠絕當世沉深嚴重莫測其志又登極之後以法馭下勇于誅殺以會寧僻陋遷都燕京相宅未幾復營汴邑初而篡君繼而弑母背盟興兵構禍累年自采石與海道敗後海陵不勝其忿而身亦亡矣

大金國志卷之十六

宋 宇文懋昭編

紀年

世宗聖明皇帝上

世宗聖明皇帝初名襄後改名雍武元皇帝孫晉王宗輔之子也母曰禿丹氏生于雲中其夜有光明體重倍於常兒性極仁厚在熙宗朝常侍立見有桎梏重囚而問者襄曰何不赦之熙宗嘉其意為降其罪既長統兵為將撻懶兀朮諸父南征襄未嘗不在兵間時以仁厚為士卒所推敵人所愛東京之役路元

大金國志

卷十六

一

中承檄風靡入城之後不戮一人海陵晚年肆虐日甚宗族大臣悉被誅而舊臣如張道方孔彥舟輩亦皆坐死國人莫有固志及將用兵又偕民間稅錢五年民亦怨憤是時中原豪傑並起大名王友直濟南耿京大行陳俊倡集義眾而契丹之後耶律窩幹亦興於沙漠於是渤海一軍萬人叛之歸會寧府立襄為帝

十月唐子朔襄即皇帝位改元大定赦天下黃河北皆下之

大定元年

時海陵正隆六年也

是月左丞相張浩自汴

京錄國主赦馳以報海陵海陵嘆曰朕欲俟江南平後取一戎大定之義以紀元是子乃先我乎命取書一帙示其下果預識改元之事 卽遣先鋒將郭安國回家攻之令盡誅黃河以北之叛已者

宋虞允文敗海陵之師于西采石楊林渡衆軍殺海陵王于揚州元帥府乃移牒于南宋云正隆失德無名興師兩國生靈枉被塗炭已從廢殞見議班師各務戢兵以固舊好

紫茸軍陷宋泰州又犯茨湖為守將所敗 茨湖在大江之南至是國兵以舟渡欲攻光化他趨襄陽又為

宋兵校史俊所敗 時海陵雖殞國兵未退宋楊欽敗之于洪澤鎮吳超敗之于楊林渡翌日乃退

十二月國主知海陵被殺乃與皇子允弁允迪擁甲騎一萬趨燕京

大定二年

時宋紹興三十二年也

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是月

入都于燕告祠天地社稷且告祖廟以父故名宗輔非帝王所稱改曰宗免追諡懿宗故主亶諡閔宗未幾改熙宗諡堯為海陵煬王封皇子允弁為齊王充西京留守

二月遣使高忠達往宋告嗣位宋以中書舍人洪邁

來賀登位使知閣門事張淪副之 紹興之和也近
例屈節者九十四事是時宋以徐詰館伴始更改之
九十四事其大畧更定朝謁與進書受書儀範及伴
使與北使抗禮而已於是畧如汴京故事 國書曰
審膺駿命先宅玉圖德合天人慶均遐邇比因還使
當露惊悃爰從海上之盟獲講隣封之信中更多故
煩奈始圖事有權宜始為父兄而貶損釁無端隙靡
邀天地之鑒臨又曰願畫舊疆寵還敵國結兄弟無
窮之好垂子孫可久之謀庶令南北之民永息干戈
之苦邁至燕帝鎖之館中抑令于表中改換陪臣二
字報書有曰名分既一言亦定貢輸亦兩紀于茲又
曰蔑夫致慶之詞要以難行之事實為大鑿再作禍
端

是時金師攻魏州者敗于王彥攻汝州者敗于吳拱
闕陝一路喪秦隴環原熙河蘭會洮州積石鎮戎德
順軍九十二郡金州一路喪高鞏陝華州元四郡獨
恃重兵堅守大散關可以抗宋師吳璘遣楊從儀等
攻下大散關遂分兵據和尚原未幾金師又陷河州
驅老弱數萬屠之選強壯數千充軍焚蕩其城而去
又陷淮寧府宋守臣陳亨祖登城督戰中流矢元

是時京東義士耿京率衆據東平府遣掌書記辛棄疾南附于宋授天平節度節制京東河北忠義軍馬既而遣使往來通和遂不復通京遂為國中所殺正隆之渝盟也宋復取海泗唐鄧陳蔡許汝嵩壽等十州至是宋但得四州而已時北兵猶圍海州宋張子益率兵往援仍聽張浚節制相遇于石湫堰率精銳先入王友直以所部力戰北兵大敗引去六月宋高宗皇帝禪位于皇太子是為孝宗遣使劉珙來報登位行至境責舊禮不納而還

大定三年

時宋孝宗隆興元年也

正月窩幹餘黨蕭鸞巴耶律

大金國志

卷十六

四

造里皆駭將也自海道奔宋 是時國中聚兵種糧於宿州之靈壁及虹縣宋淮西招撫使李顯忠達康都統制邵洪淵議欲襲其二邑會元帥荅南宋書謂境土當以正隆以前為界宋張俊聞于朝且上出師計至揚州合殿前江淮兵八萬分隸二將濟淮顯忠取靈壁洪淵至虹北兵拒之顯忠東趨虹縣蒲察徒穆大周仁及右翼軍都統蕭琦亦降會副元帥統石烈志寧自睢陽引兵至城下次夕雨南軍大潰而歸士卒死亡甚衆資糧器械委棄皆盡時副元帥統石烈遣書遺南宋宋令盧仲賢持報書

以往大畧謂淮海唐鄆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以兩年凋殘之後恐未能充其數仲賢辭行時宋帝戒勿許四郡而執政命許之無傷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乃言歸當如命許四郡遂以忠義遺三省樞密院書來允畫定四事一叔侄通書之式二唐鄆海泗之地三歲幣銀絹之數四叛亡俘虜之人且約令十一月二十以前持誓書來宋湯思退為相遽奏以戶部侍郎王之望為通問使知閣門事龍大淵副之

五月立皇子越王允升為皇太子時國主以賢厚為

大金國志

卷十六

五

上國部眾推立長子允升次子允猷皆有勲勞至是允升登儲位諸子皆封王允升嗜酒喜遊獵膽勇能用兵每勸主南伐混一天下主不聽

大定四年

時宋隆興二年也

正月詔造總計錄大畧云正隆

失道土木征伐相繼而起有司出納動千萬計浩瀚連年莫會其數臨急空乏惟有取之于民自今除每歲收支外並將見管實在之數開具成冊使朝廷週知有餘不足之數且以革去吏姦俊儲積累多然後議窠名之重輕考撥定之數目寬減州縣優輕疲民八月宋遣宗正少御魏杞來充通問使國書之來已

評割四郡但求減歲幣之年祀及疆國中以書不如式不受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求歲幣二十萬祀以聞諸朝宋帝命盡依初式再易書歲幣亦如其數是時宋丞相湯思退力主和議陰諭國中以重兵脅和十一月元帥僕散忠義遂自清河口渡淮宋守將魏勝戰元劉寶自楚州王彥自招關南道國兵益以未得所欲為辭也復自濠州繫橋渡淮又分兵陷滁州至六合縣為宋步軍統制崔阜所敗宋使至潁河口見僕散忠義統石烈士寧國書畧曰修此齊盟出於初議中因曲見或為矛盾之言致此數年

未講衣裳之會茲聆嘉報不替舊歡仰衛社之大忠感睦隣之高誼已遵要束無復異同二將令與其介康諧同詣燕山國師亦罷

宋遣洪适為賀生辰使龍大淵副之其夏國主所遣報問使副殿前左副都點檢完顏中翰林直學士楊伯雄至南宋持國書入見始謂江南為宋皇帝云

大定五年

時宋孝宗乾道元年也

正月大雷

二月賜高年孝悌力田人粟帛各有差赦河南諸州以被兵區處干戈塗炭故也

夏宋改隆興為乾道

四月報問使至南來宋遣李若川來賀上尊號
元帥僕散忠義副元帥統石烈志寧來朝國主宴之
于正隆殿賜金帛有差

大定六年時宋乾道二年也正月己酉朔大會群臣于紫極

殿始用百戲酒三行則樂作鳴鈺擊鼓百戲出場有
大旗獅豹跳索上竿之類

夏熙州龍見熙州野外樂水有龍三日初於水面
上見蒼龍一條良久即沒次日見金龍以爪托一嬰
兒兒雖為龍所戲弄畧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
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

癸九二時方沒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
之害

七月溫熱國率戶內附以其地為資霖等州

十月宋遣使方滋來賀明年正旦主亦遣使往宋賀
會慶節尋又遣使往宋賀明年正旦自後不書

十一月行幸東京行宮十二月庚寅還宮

大定七年時宋乾道三年也正月賜誦一日命群臣賦詩京

邑耆老亦會焉頒賜各有差

十月免諸役作屯牧雜色役隸之徒為白戶

十一月詔以往來兵士從征身殞陣場者蠲其家租

賦

是月國中與南宋各遣使往來賀明年正旦 金國
之待宋使也副日給酒二十量權羊肉八觔果子錢
五百雜使錢五百麵三觔酒半觔醋二觔鹽半觔粉
一觔細白米三升醬半觔火柴三束 上節細酒六
量權羊肉五觔麵三觔雜使錢二百白米二升 中
節常供酒五量權羊肉三觔麵二觔雜使錢一百白
米一升半下節與中節同

大金國志卷之十七

宋 宇文懋昭編

紀年

世宗聖明皇帝中

大定八年時宋乾道四年也正月詔增榷場自南北道和後

始置榷場凡榷場之法商人貨百千以下者十人為保留其貨之半在場以其半赴南邊榷場博易俟得

南貨回復易其半以徃大商悉拘之以俟南賈之來

蔡泗唐鄧秦鞏洮州鳳翔府置場宋亦於光州棗陽

安豐軍花鴈鎮盱眙軍皆置場海陵興兵諸榷場皆

大金國志

卷十七

罷至是復舊仍令鞶集去處增置以聞

七月以水滂遣使巡撫流亡人戶

詔以踈決繫囚例為文具諸路淹獄動二三年在京

者朕當親決不以暑月為拘其諸路獄案經久者改

其尤而罰之

大定九年時宋乾道五年也二月命禮部侍郎完顏孛烈思

徃遼東渤海一帶詢訪官吏治狀按舉黜陟所至問

民疾苦

詔以完顏建忠為左丞相統石烈烏古為右丞相翰

林直學士楊伯雅為參知政事

十月廢北京府行臺省

大定十年

時宋乾道六年也

正月祀南郊望日大射於燕山

之北大閱兵師五日而罷

詔以去年臨洮府路蘭秦河會州旱人民大饑命所在官司存恤

五月宋遣范成大來為祈請使為陵寢受書二事也國書報復大畧云和約再成界山河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雒以為言援昔時無用之文續今日既盟之好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樞亦當並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

詞欲廢受書之禮出于率意要以必從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事當審處邪可乎休自熙宗講和後所定受書之禮北使捧書陞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南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世宗初立遣使往宋報登位伴使取書以進及後來再和循舊例降榻受書單復御座至是宋帝悔之因其報問使還及其年遣李若川賀國主尊號悉命口陳祈削此禮不報燕群臣于同樂園之瑤池主因語及古今帝王成敗之跡大率以不嗜殺人為本數年休兵民力稍蘓唯獨貪殘之吏去行朝稍遠恐為百姓之蠹宜時加稽

察以革其弊知中書省字詰烈稽首曰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大定十一年時宋乾道七年也正月祀太廟制諸州歲貢三

人

三月己丑朝日於東郊

五月宋遣使趙雄來賀國主生辰復附國主書曰比致祈懇旋勤誨緘欲重遣於輅車恐復煩於館舍惟列聖久安之陵寢既難一旦而驟遽則靖康未返之衣冠豈敢先期而獨請再披諒輸之旨詳及受書之儀益今叔^程之情親與昔尊卑之體異敢因慶禮薦

布忱誠尚冀允從式符企望益去年范成大所得本國報書以欽宗梓宮為詞也至是雄入辭國主使臣宣諭云跪聽旨歸日傳與宋皇帝向來初請和日宋朝來祈請徽宗靈柩已送還了今再請和宋國自當來祈請欽宗靈柩父子同葬以時奉祀去年使來却妄請鞏雒山陵上國許奉還并許一就發還欽宗靈柩上已令搬取在此俟來報聞今因聘使來輒附書稱久安陵寢難以輒遷及靖康靈柩亦難獨請向來辭^遷送今反辭以為難於義安在朕念欽宗常在宋國作帝尚爾權葬深可矜憫今宋國既不欲請上國

却當就輦雒山陵奉葬無一語及受書事

冬宋遣莫濛來充賀正使

大定十二年時宋乾道八年也春宋使濛入見時正月三日

本國錫宴前後循例無違者濛獨毅然以宋朝國忌

不敢簪花聽樂為辭爭辯久之主從其請就館賜食

時河東河北大饑流人相枕死于道詔所在開倉賑

恤

冀莫澤潞絳解州盜賊火起詔元帥僕散忠義等討

之嘯聚山谷散而復合有連十數村屠之殺及無辜

而強壯逆逸竟不能制

大金國志

卷十七

四

大定十三年時宋乾道九年也春二月畝于南山

詔以頻年水旱百姓饑斃分遣使者開倉賑恤仍斷

食粟之畜

夏四月詔諸路有粟之家供年之外悉貸饑人

西夏遣使來貢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是年宋下詔改明年曰淳熙

乾道盡九年

大定十四年時宋淳熙元年

大定十五年時宋淳熙二年

大定十六年明宋淳熙三年春正月國主御正隆殿受印寶
一曰承天休延萬億永無極二曰受命于天既壽永
昌三曰天子之寶四曰天子行寶五曰天子信寶六
曰皇帝之寶七曰天子神寶八曰御書之寶九曰皇
帝恭膺天命之寶十曰天下同文之寶置符寶郎隸
門下省大朝會則陳之

初粘罕南征陷宋京師宋朝所有御璽寶印信盡
為金國取去此恐是南宋之物

八月宋遣左司諫湯邦彥來充申議使請河南陵寢
之地也邦彥至燕國中拒不納既旬餘乃命引見夾
道皆控弦露刃之士邦彥大怖不能措一詞而出國
中遺賜邦彥受之如宋朝禮物則國中不受也宋帝
大怒沅邦彥新州自是河南之議始息不復遣泛使
矣

大金國志

卷十七

五

大定十七年明宋淳熙四年也正月賑大名府路饑恩濮滑
三州民特甚沅亡莩死不勝計

詔天下勸民力田視每歲所入以為官吏殿最
以更部尚書完顏世奕參知政事以權直學士院寶
眷年同知中書省事

四月三日國主與太子諸王在京苑賞牡丹晉王允

獻賦詩以陳和者十五人完顏偉兀术子探知其意直前頓首言曰國家起自漠北君臣將帥皆以勇力戰爭雄畧故能滅遼滅宋混一南北諸番畏懼自迫年多用遼宋亡國遺臣以富貴文字壞我土俗先臣昔在順昌為劉錡所敗便嘆用兵已不如天會時皆是年來貪安漸為人侮今皇帝既一向不說著兵使說文字人朝夕在側遺宋所傳之主是有志報復今膝骨不受調後夏人亦復侵邊陛下舍戰鬪之士謂其不足與語不知三邊有急把作詩人去當得否主默然左右皆駭目相顧知內省事余萬福向前扶之

曰皇帝方懂飲郎君却作苦惱人詩耶扶起去之自是文武分黨如水炭矣

大定十八年時宋淳熙五年也正月翰林侍讀學士張酢吳

興權等入對于便殿因言及邊防事上言曰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闕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疲老之餘不堪戰陣大定初已萬萬不如天會時今沉溺宴安消靡殆盡矣願與諸大臣講明軍政以為自立之計主從之

九月西夏遣將蒲魯合野來攻麟州至宥遵源有邛都部之首名祿東賀者密與之通蕃僧諦刺者約日

為應國兵與戰祿東賀從中而叛與西夏兵首尾夾
擊之師潛戍子麟州城陷夏人擄金帛子女數萬毀
城而去

大金國志卷之十八

宋 宇文懋昭編

紀年

世宗聖明皇帝下

大定十九年

時宋淳熙六年也

正月晉王宮僂張克己延晉

王允猷宴于南涼觀三鼓方散晉王因寢及晨觀門微啟有血衣擲地側衛直余何都丞往視之晉王已殞胸口背傷侍女四人亦死詔大興府捕賊甚急會前門失官錢有張觀遂寧等在市嬉遊花酒損費金帛殆不可勝算衆疑其盜官錢因擒之聞其篋有金

大金國志

卷十八

一

五百兩皆太子允升所賜下獄鞫問乃知殺晉王者此輩實太子使之也縣密以聞大興尹克顏珪密奏主召二府議之且疑其不然太子允升覺之詰晚微服佩三衛符出門晨夜奔馳允三日至和龍上遣明威將軍克顏宇馳騎追之宇年老不能馳逐允升至會同宣言南宮子孫弑逆我今在此發兵救國難國人聞太子至皆信自會同以北和龍以西皆受調發會字至人心始疑宇至東謀與太子過宇宣詔且約日合戰至曉太子衆散詰朝宇進兵懸榜購募射龍淵人以允升首至有司請誅其妻孥凡九十餘人諡

允猷為元悼太子

大定二十年

時宋淳熙七年也

是年有七遠遺族耶律翰罕

為群牧使聚兵十萬自號後遼皇帝結北地諸部為援主遣宣徽使統石烈撒合鞏為元帥將兵八千以討之生擒幹罕割耳鼻五十車主封撒合鞏為金源郡王右丞相越明年撒合鞏病篤主問以國事對曰諸部強盛宜早圖之使彼無壯士方得主首肯之其心終仁厚不忍用兵也

七月立皇子昇王允恭為皇太子時主有子七人長曰太子允升次曰昇王允

恭次曰晉王允猷第三第四失其名次曰鄭王允蹈

大金國志

卷十八

三

次曰衛王允濟太子既死允恭以次長立

大定二十一年

時宋淳熙八年也

二月河東南路地震平陽

河中府臨懷晉等州地震彌旬晝夜不止壞城壁室宇人畜死者甚眾詔官給錢_糶奠_奠優恤死傷之家

三月詔兗州曲阜修宣聖墓賜其家子孫粟帛仍給守視十人 金國之初大軍至曲阜方發宣聖陵粘罕聞之問高慶裔曰孔子何人對曰古之大聖人曰大聖人墓豈可發耶皆殺之故闕里得全世宗時南北無事之久其崇文興化宜矣

大定二十二年

時宋淳熙九年也

三月詔恤民畧曰皇祖有

訓非繼體敢忘聖人無心惟百姓是念朕王承洪緒
二紀於茲祇適先猷不為不遠永言治理務在恤民
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所以當饋興憂夕惕載懷者也
今天下粗安海內無事可使人分巡風俗申違寬枉
孝悌力田給以優復鰥寡孤獨時加賑濟其有蠹民
害政之事一切罷行

七月集諸軍講武于宛平澤第賞有差

大定二十三年時宋淳熙十年也

大定二十四年時宋淳熙十一年也

大定二十五年時宋淳熙十二年也正月長白山二龍見解角

大金國志

卷十八

三

交戲而去 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
世音所居其山禽獸皆白黑水發源於此舊名粟木
河契丹太宗破晉改名混同江是月雨土

三月鄭蔡頴等州大水命賑恤之

七月以隆暑詔州縣決繫囚

大定二十六年時宋淳熙十三年也二月詔曰曩者邊場多事

南方未賓致令孔廟頽落禮典陵遲女巫雜珮淫祀
違禮自今有祭孔廟制用酒脯而已犯者以違制論

夏河東大水蝦蟆鳴于樹上

是歲東夷十一國朝貢

大定二十七年時宋淳熙十四年也正月元夕張燈琉璃珠瓔翠羽飛仙之類不一至有以金珠為飾者都人男女盛飾觀玩至十八日而罷 金人之初皆不曉元夕張燈已酉歲有南僧被掠至其闕遇上元以長竿引燈球表而出之以為戲太宗見之大駭問左右曰得非星耶左右以實對時有南人謀變事洩而誅故太宗疑之曰是人欲嘯聚為亂刻日時立此以為信耳命殺之後數年至燕頗識之至今遂盛

四月皇太子允恭薨詔立原王燦為皇太孫允恭二子長曰豐王珣次曰原王璟嫡孫也

大金國志

卷十八

四

大定二十八年時宋淳熙十五年也七月京兆府路總管土木

石魯達以卧沙羊入獻 關西羊出同州沙苑大角

軋上盤至耳最佳者為卧沙細肋石魯達所貢即此羊也

十月宋太上皇帝崩廟號高宗遣司農少卿邢璞來為告哀使至汴京國中錫宴欲用樂璞持不可自朝至暮漏下三十刻璞持議益堅國中不能奪竟撤樂忽遽而罷至京其閤門又令南使服吉帶入見璞又持不可曰將出見殿上皆淺黃帷幄乃知帝本無他意也

大定二十九年

時宋淳熙十六年也

是冬宋以中書舍人王僑

克賀正旦使閣門張時修副之以歲暮抵燕時帝病

已篤傳旨使人免朝見令就東上閣門進書僑與時

修力爭以為東上閣門者乃臣僚進獻表章之地本

朝皇帝圖書豈當於此投進往復爭辯至漏下十數

刻乃令且就館相持至元日晚忽傳帝命以使人欲

面進書今已過期可遣還明日帝崩實大定二十九

年餘二日也太子允恭早卒立皇太孫璟追諡雍為

世宗允恭為顯宗 世宗寬仁愛人雅有大度歷事

兩朝親見干戈之荼毒崎嶇日久心頗厭之中原百

大金國志

卷十八

五

姓不堪海陵之虐而大名王友直之徒相繼並起以

宋興為辭遼東渤海之衆服其賢厚而正隆渡江之

銳竟挫于謳歌之地適南北未定猶有交爭和好既

成迨三十年無寸兵尺鐵之用嘗遇饑每命所在官

司開倉賑恤諸國朝有見其強盛而致疑者終不肯

加曖昧之誅是致戶口繁殷充實北人謂之小堯舜

云

是年二月宋孝宗禪位于皇太子為光宗自稱太上

皇移居重華宮

大金國志卷之十八

大金國志卷之十九

宋 宇文懋昭編

紀年

章宗皇帝上

章宗皇帝名璟世宗皇帝孫顯宗允恭之子也幼好學善屬文寬裕溫和朝野屬望母趙氏即故降授千牛衛將軍鄆王禧之幼女世宗時封原王為正嫡孫遂得立為嗣居春宮未及二年而世宗崩正月甲午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

明昌元年

時宋紹熙元年也

二月文武百官各增一級甲辰

大金國志

卷十九

一

祀上帝于南郊乙巳享太社丙午享太廟

二月賜高年考悌力田者粟帛有差鰥寡孤獨優加賑恤遣大臣巡視天下風俗

四月翰林學士兼樞密院張克己參知政事以有建儲之勲也左僕射知中書省李誥烈加大保同知中書省王昌禹為僕射直學士吳興權兼侍中

夏國入寇嵐州又寇石州

明昌二年

時宋紹熙二年也

正月加上太后趙氏尊號曰壽

福御宣華殿集百官及宮人內外命婦人列伎樂又縱諸伶人百端以為戲樂

三月拜經童為相經童者僧童也

五月封監女為妃監女者大金有宮監凡用兵所擄婦女良者皆入此監以為奴婢所不齒者是時內庭之事惟貴妃之言外廷之事惟乞兒李點檢之說於是朝綱不正軍民胥怨

回鶻國遣使來貢

西夏陷鄜坊州又攻保安軍

明昌三年

時宋紹熙三年也

二月內侍江淵除內都知省淵

益恃思用事主之登極也尊禮大臣事不自決召朝臣之學者及禮學官於宮宴會令以經義相質手筆

大金國志

卷十九

二

措問酒酣各賦詩盡懽淵出入宮掖大受四方饋遺

國體浸弱矣

明昌四年

時宋紹熙四年也

十月誅鄭王允蹈世宗第六子

於屬為叔先是允恭太子既薨允蹈次長當立樞密

院張克己以宮僚私意贊立太孫然允蹈性寬厚母

趙氏亦遠避恩寵中外無黨世家稱其局量諸武將

謂其有外家風不甚附之太孫既立每見之有愧色

是時主日夕酣飲外間章奏不許通京師謠言云東

欲行西欲飛中間一路亦垂垂我醉不醉知不知完

顏高完顏志同見人心危疑且聞主嘗憾之密謀立

鄭王而鄭王實不知也其妹夫唐迺蒲刺凡察為統
軍與高等相得會于菩提寺高泣謂察曰皇帝昏惑
不能君道公可與弟同違意於鄭王王亦許之由是
謀意漸廣高從兄為中山守志同弟志寧為從中起
內侍俞三德素惡江淵高密結之伺主動靜為應會
唐迺家二奴以資易馬與張衛為迺所逐具送大興
府鞭之迺婢春英先與張通迺不知也一日婢立於
看位見張從外來隔憲呼之與語告以駙馬與衆謀
立鄭王二奴詣大興告變大興尹蕭宗裔送二奴各
囚一所責狀之言皆同遂密奏主時與鄭宸妃張媿
好皆醉卧未興申漏六刻江淵以水沃面徐告其故
夜遣東隊主李白曜西隊主張飛龍御前將軍完顏
黑鐵分兵擒捕置獄會同館獄成鄭王允蹈及駙馬
都尉唐迺蒲刺同母妹新興公主榮安公主並賜死
餘同逆者更三族其誅鄭王詔書云天下一家詎
可窺於神器公族三宥卒莫違於常刑非志本根骨
肉之情蓋為宗社安危之計亦由涼德有失睦親乃
於間歲之中連致逆謀之起恩以義掩至於重典之
並行天高聽卑殆非此心之得已興言及此惋嘆奚
窮

是時主淫洩自用聽讒多疑既誅允蹈又黜其伯允
中於平陽

明昌五年

時宋紹熙五年也

正月大通節度使愛王大辨據

五國城以叛

初大辨鄭王允蹈之子也允蹈三子

大辨居長年十六明斷果決封遂寧郡王明昌初進
愛王大辨居閑常說其父曰大孫既立大人處嫌疑
之地宜思避禍不如乞外鎮可以自安允蹈不從然
東宮黨以其性寬不疑太妃與允蹈母為姊妹每相
慈愛張允已等獨以大辨為疑方大辨之生也其母
蕭氏夢一人乘馬持刀自南至稱云南紹興王遣來

大金國志

卷十九

四

覺而與其姑言之及生趙氏捧之而泣曰汝自南來
耶尤鍾愛撫育世宗以其母死俾在趙貴人處年十
二始遣出會蒙古累寇邊大臣議遣親王統兵鎮撫
大辨乃請行世宗以其年弱不許完顏赤曰愛王雖
年少志氣明決度必可任遣之至鎮大得諸夷之心
及允蹈之誅也其奴樵夫者急遣人往報愛王使為
備越三日以密詔令五國副都統耶律康孫圖之康
孫既至與其腹心完顏天應謀之天應得密詔許諾
徑攜以入示愛王垂淚言曰四大王已死耶律當何
如愛王曰公欲見弑我無奈何天應曰天應受大王

父子大恩今日主上所為非人理不可坐受侮辱蓋
思為救國雪辱計愛王起拜曰惟公命翌日嚴脩延
康孫入徐謂曰有詔見殺耶律康孫知事洩哀泣祈
出都典容骨李興曰無此事大王且勸中大使酒康
孫垂泣飲之急上馬至驛而死 次日愛王為父發
哀內外諸門悉皆嚴脩調發上國兵七萬人為城守
計三路提點万俟卞馳驛奏愛王叛國主遣皇弟東
安王瑜將河北兵五萬武定王瑤將燕兵五萬往攻
之至桑乾州遇愛王將骨李興與戰河北兵大敗瑜
僅以身免

三月大起河東陝西路僉軍一十五萬上京路僉軍
五萬命東安王瑜完顏進等分路攻討約會於五國
城愛王聞大兵至憂懼不知所出掌書記何大雅說
愛王曰主上以君討臣今茲之來頭勢甚重萬一戰
而不捷後將誰繼不若求援于大朝為討之愛王許
諾遣大雅往聘約以其子雄為質破國之後軍中金
帛惟其所取許之 五月完顏進等兵至東煙津骨
李興戰敗退保五樓城進追至城下因圍愛王遣親
將禾寶奴當北孤口兩山之間築城堡堅守不動糧
車至輒為所奪進軍乏食天時方暑率皆飢困二十

七日國主遣完顏宗慶往攻寶奴壘以通軍路內樞
密王漸新固爭謂宗慶輕銳無謀用之必敗宗慶亦不
欲用乃遣蕭三奴李用辰往三奴將至北狐口天漸
明大霧四起遣上國兵四千人藏伏北山之下以糧
車自東路上鳴鼓張旗運夫呼嘯寶奴出兵襲之勝
負未決伏兵倏起奪其城植旗其上寶奴出兵顧見
之皆驚潰寶奴自殺運路遂通愛王見勢急留其妻
兄兀律卿與子雄守城自往北地至平天漠而大雅
將兵已至愛王大喜以手指天下馬與大朝首將稽
首相見奉獻金寶十車首將喜曰大王無慮侍郎與
戰北人言我為郎也兵將至五樓進等與戰北人禿
體大過以入以一當百進兵大敗乘勝襲逐至和龍

東津

是月六月宋孝宗崩嗣帝光宗卧病未能出就內中

成服秋七月光宗禪位于皇太子是為寧宗遣使鄭

溥來告登范仲任副之改明年曰慶元

明昌六年時宋寧宗慶元元年也自愛王之叛師旅大喪頗憂

之太后亦勸主勤國事江淵等每以懼言解之曰兵
師雖敗死亡無多鄭宸妃執杯勸主遂歌解愁曲且
曰用兵勝敗亦是常事外間人喜禍欲皇帝成疾主

喜復縱飲達旦以是為常宸妃者故南宋華原郡王
居中之曾孫女也在世宗晚年甚嬖之江淵及內侍
江從一李璉侍上宴因言昭儀善舞主見而喜令淵
納之集慶宮晨夕往為主時或酣醉日昃不果視朝
三省黃案委令裁決昭儀或坐膝上批詔內降慧黠
便媚善能詛諧淵等各獻珍寶服玩以相固結太后
以為言主令改姓鄭魏宸妃

承安元年

時宋慶元二年也

是年內侍御江淵用事太后與

主皆信之淵公受賂遺除拜生殺皆出其口或以有
故不入則機務填塞不即報下張克己等朝夕其門

大金國志

卷十九

七

夏人入寇河東陝西喪師連年淵皆不即以聞完顏
偉上疏諫在都堂慷慨謂右諫議鄭遂良等曰太宗
皇帝與忠獻忠烈王百戰以有天下忠烈王臨終以
夏人蒙人為憂遺奏極切今乃內外偷安惡聞敵患
獨不聞耶律趙氏將士之時乎淵聞而惡之諷東臺
御史劾其短除名為民徙居代州偉乃忠烈王兀朮
之次子也年已六十性耿介習兵事偉既貶中外場
息

承安二年

時宋慶元三年也

是年天下大旱山東及澤潞間

寇盜屯結至萬餘人樞密院奏遣右統軍完顏高副

統軍完顏志同討之凡七萬人給錢五千軍裝悉令自製高見樞密謝世虛言軍怨詈恐不堪用翌日奏事主曰高等欲以此相恐懾耶二人皆罷別遣龍虎將軍張天翼江淵仍奏遣其弟副都知省事江源監其軍祕監田邁奏宦者監軍唐之弊政趙氏常用之河東之戰忠獻王粘罕推鼓大呼童貫以走太祖起自龍朔太宗討定兩河皆用功親總軍今忽變更舊制士心亦離不聽詰旦早朝邁坐於待漏院淵揚馬過罵之曰痴南虜敢言我弟兄耶邁遂求出知鄭州淵怒其抵抗改移潞州兼督軍糧欲以乏軍興之罪

令其弟害之邁哀祈于左僕射完顏貞貞言於淵遂寢新命

十二月丙寅天翼源辭行至會同館前源聞所調之兵怨語藉藉懼為己害歸白其兄乞免行天翼因其懼令奏諸朝求添賜庶以結軍心有旨從之然有司視為文具止給減裂至安肅軍天翼懼變連奏乞厚加資給有旨令河東運司支辦及潞北與賊連戰皆敗天翼戰死寇勢遂張潰兵皆聚天井關潞守張清臣不知為計急奏求援

承安三年

時宋慶元四年也

春國主辛蓬萊院內宴內侍都

知江淵與焉所陳玉器及諸玩好盈前視其篆識多
南宋宣和物惻然動色宸妃解之曰作者未必用
者未必作南帝但作為陛下用耳宸妃常與主同
輦過御龍橋見石白如雪歸而愛之白國主於蘓山
輦至築巖洞于芳華閣凡用工二萬人牛馬七百乘
道路相望會是冬賞菊于東明園主登其閣見屏間
畫宣和艮嶽閣內侍余琬曰此底甚處琬曰趙家宣
和帝運東南花石築艮嶽致亡國敗家先帝命圖之
以為戒宸妃怒曰宣和之主不緣此事乃是用童貫
梁師成耳益譏琬也顧見江淵又謂曰我嫌余琬來

破壞我事却又忘了都知勿怪勿罪淵合手謝時朝
政多秕名器混濫吏部尚書余淵時奏言旬日之間
斜封稱官凡二百人乞行追汰奏入不省起居郎兼
諫院木良器上疏諫貶濮州同知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

宋 宇文懋昭編

紀年

章宗皇帝中

承安四年

時宋慶元五年也

二月詔建太學於京城之南總

為屋七十有五區西序置古今文籍祕省新所賜書
東序置三代鼎彝俎豆敦盤尊壺及春秋釋奠合用
祭器於是行禮於辟雍祀先師孔子各郡國學生通
一經以上者居之公卿以下子孫並入學受業每季
臨觀課其優劣學徒甚盛諸生獻詩頌文賦者四百

大金國志

卷二十

一

人國主博學工詩曾於雲龍川泰和殿賞牡丹詠詩
時五月初也詩云洛陽穀雨紅千葉嶺外朱明玉一
枝地力發生雖有異天工造物本無私 先皇顯宗
亦嗜酒曾於世宗朝右相石琚生日賜一詩云黃閣
今姚宋青宮舊綺園繡締歸里社冠蓋盡都門善訓
懷師席深仁寄壽尊所期河潤溥餘福祿元元又次
高駢風箏韻云心與寥寥太古通手隨輕籟入天風
山長水闊尋無處聲在亂雲空碧中皆得詩人風騷
之旨也 九月太后趙氏薨太后寢疾時主入問起居
宸妃亦至后曰我有一心願未遂宸妃能承我意

乎我家三四百口為煬王所殺叢塚在和龍我欲創一寺在彼以追薦冥福歲時奠享我不敢費公錢我自有的錢七萬可以辦汝但說與皇帝要時時省得我死瞑目矣越旬太后薨宸妃以其遺留分與中外姻親及諸趙女之在京遠近者以手詔下和龍府起大明寺造九級浮屠遣太后殿內侍侯衍往監造務極壯麗且度僧三萬人施以度牒時征行調發民方厭苦聞有度僧之命遠近奔就遂及五萬人於寺傍建八寺以處之右諫議胡列壁諫不省時國兵屢敗愛王據和龍以北凡國家始興之地皆失之主見兵革

大金國志

卷二十

二

未已心亦憂之宸妃及諸御女多勸以酒主乘小馬命宮人攜酒敲鼓樂徧趨池館意之所悅必畱飲至夜嘗一日謂魯王琚曰蹈叔父子如此傲者必衆人多勸我莫與汝等語琚泣曰兄弟不信尚誰信耶周公誅管蔡封康叔豈可以一槩疑之由是諸王皆織默如癡風焉

承安五年

時宋慶元六年也

自愛王叛後北兵連年深入加

以荒旱所在盜發嘗遣祕書監虞世奕說愛王以世襲王封竟不得要約而還是年大軍大舉深入至斯波川驅兵十日以候河冰合和龍帥完顏太康集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一

宋 宇文懋昭編

紀年

章宗皇帝下

泰和五年

時宋寧宗開禧元年也

正月完顏天穆將兵五萬人

與大軍戰於北陝口自辰至酉國兵疲敵益添生兵國兵不敵天穆率麾下在前殊死戰及暮勝負未決收兵退時天寒甚大軍舉火瀰漫山谷詰朝萬衆壓壘矢石如雨天穆命以刀車衝之隨開隨合日晚皆飢渴兵遂潰天穆傷甚左右欲載以馬與先奔天穆

大金國志

卷二十一

一

曰不可吾曾大父為開國功臣吾為子孫不能救國之敗何面目見宗廟乎奮劍大呼創裂而死大軍進至桑乾完顏天興聞其兄死憤甚持兵禦之於舊坪望見有虎皮象馬居中者直前以槊刺之不勝而死蒲伏虎烏倫大漠收衆天都山兵不甚敗至二月大軍退既出境三日平州有警報蒲伏虎自平朔引兵晝夜行至平州而大隊已去三月陷末波城出白道敗統軍兵殺二戍將及千戶賀拔禾四月自飛狐道回河東嵐代州皆震五月祕書監起居舍人韓伯憲上言上國之兵以生啗為糧戰陣之間不患飢渴則



戰有餘力我兵與角力不暇則飢渴交迫易至疲憊
以此較之野戰非所長臣乞於幽燕以北及敵人經
由之地控扼險要不必與戰則其勢自沮兼牛馬橐
馳之類竝皆收牧置之城內彼無所掠則將自食其
所有余崇義亦然之遣使者督兵築城時歲饑耕獵
皆廢河北河南山東之民貧悴飢疫無力以耕寇盜
蜂起沿邊及遼西為大軍攻陷至此又築城調遣役
及老弱婦人京畿之民素不習勞大興府及上京路
帥守皆榜諭敵若深入民皆不保與其死於干戈之
慘曷若勞苦於城郭之間民始遣就伍至八月末築
古北口東陘二城樓櫓未備而遊騎駸駸來矣 十
一月大軍分兩道入一自白檀一自靡陂奏至主集
羣臣議之祕省及諸省官皆請還都以避難聶希古
正色言曰此策之下者未可議徐王律明充王天驥
曰兵已遠來而此間徒聚議何益獨不見南宋宣和
靖康之事乎請自前往禦之翌日以律明為河東道
統兵監軍律明至軍率衆鑿溝引白溝及白檀河以
自固大軍至水傍睥睨越三日風緊雪飛及曉冰厚
五尺餘兵悉渡乃以炬火鎔冰撤屋壘竹木茅等盡
燒於冰上其衆騰躍國兵大敗律明等以身免夜入

長 秦城會國中遣竇永固來援律明天驥遣報令
依山入城且報慶州令堅守大軍聞西夏之警乃回
師

泰和六年

時宋開禧二年也

正月詔求直言權參政蒲察兀

魯條陳備大軍六事詔付省院詳酌施行

四月南

宋遣鎮江都統制陳孝廣取泗州又取虹縣統領許
進取新息縣孫成取褒信縣王大節為江州都統引
兵取蔡州不克而潰主得汴京留守完顏童奏晨起
謂大臣曰南兵敢來可謂我國無人知樞密院余崇
義曰陛下有天下之全豈偏方可比但近年不務勤
儉天災流行民窮國困南兵亦且來向此不足慮但
恐秋冬之間大軍必將復動西夏窺陝四圍皆驚此
可憂耳主曰君勿他言我問南方事宜急圖之

自隆興甲申宋朝與金人再和逮開禧丙寅凡四

十三年是年五月丙戌宋寧宗內批北虜世讐有
稽報復爰遵先志決策討除宜頒詔旨明示海內

翌日下北伐之詔

五月遣平章事僕散揆為宣撫使駐開封宋鎮江都
統戚拱遣人結漣水縣弓手李金焚我漣水縣皇甫
斌引兵攻我唐州敗焉池州副都統郭倬馬軍行司

李汝翼會兵攻我宿州亦敗績倬等還至蘄縣國兵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以與國兵乃得免 六月宋李爽以建康都統侵壽州敗績田林以建康副都統取壽春府 宋叛臣吳曦遣其客姚淮源來獻關外四州之地求封為蜀王主賜以金印詔封為蜀王十一月起民兵於河南十七萬入淮十萬入荆襄又起河北十萬戍居庸關及韓水大難川以防北邊外騷動民聚為寇始益衆矣 國兵自清河口渡淮宋守將郭超失利遂進圍楚州偏師趨棗陽軍又圍廬州守將田林拒我師八日圍解又圍和州陷信陽軍圍襄陽府又陷隨州宋守將遁州人具香花迎拜斂兵不殺遂之德安攻真州於是濠梁安豐及竝邊儲戍皆為國兵所陷又陷西和州 十二月圍德安府為守將李師允所陷成州守臣辛榘之遁攻六合縣遇宋師於胥浦橋宋師大敗宋將郭倪棄揚州走瓜州渡 遣使吳端持詔印授宋吳曦於置口曦自置口歸興州以本國之命稱蜀王 國兵自淮南退師 是月壬申夜興州天赤如血照地如晝自月初兩日相摩於初暗之時至此復有此異

泰和七年

時宋開禧三年也

春宋遣盱眙小吏王文持書幣

來行省完顏弼右副元帥統石烈志寧皆有和意
五月宋遣使方信孺來以通謝國信參議和好
六月宋再遣林拱宸來使林仲虎副之先是信孺往河
南行省求和元帥僕散撥許納南使且禮遣之信孺
既得撥復諭之曰乞奏朝廷更得安宣撫一書與西
元帥乃善宋朝諭旨安丙作書如所云且餉以藥物
縑帛西帥啟織却餽而令鳳翔路都統使完顏昱作
書以遺宋大畧云當聽命於行省而已是時吳曦來
附南宋誅之所獻四州旋為宋人所取 南宋遣三
使來一通謝一告哀一賀生辰通謝使者林拱宸是
大金國志

卷二十一

五

也國中遣迓使宣諭曰皇帝聖旨南使中惟李璧吳
瑠朱致和李大性四人言語可信當遣來議事今所
遣小使且還 時國所索於宋者五事一割兩淮二
增歲幣三犒軍金帛四取陷沒及歸正人五取韓侂
胄首級侂胄聞之大怒復有用兵意 十二月宋遣
許奕吳衡來使時已誅侂胄矣

是年十一月乙亥殛殺侂胄於玉津園側

泰和八年

時宋寧宗嘉定元年也

嘉春宋梟韓侂胄首於兩淮仍

遣使謝奕來充通謝使并言開禧權臣授首故也上
遣諭成使完顏侃喬宇使於宋和議始成以大散關

及濠州歸於宋 五月甲子太白經天 西夏遣使
求援於我先是泰和六年帝大發兵侵西北諸虜生
蕃也鄰接北邊虜曰驍騎有衆三萬盡數起發侵江
南次年罷兵和好如初諸虜還歸因給賞不均皆叛
北歸太學生李藻上書言宮中事主大怒初斷一百
午逢辰白綸田廣明者亦上書勸北伐主以為擅欲
興師規圖進用皆杖一百四人孥其家亡之北地相
與獻謀又有諸虜輸其力於是大軍益銳恐西夏議
其後乃大舉兵攻之至是西夏遣使求援主不應其
臣僚諫曰西夏既亡必來加我不如與西夏首尾夾
攻可以進取而退守主曰敵人相攻中國之福吾何
患焉不聽十一月上崩在位二十年

章宗皇帝性好儒術即位數年後興建太學儒風盛
行學士院選五六人充院官談經論道吟哦自適羣
臣中有詩文稍工者必籍記姓名擢居要地庶幾文
物彬彬矣惜其十年以後極意聲色之娛內外嗷嗷
機事俱廢間出視朝不過頃暫回宮與鄭宸妃李才
人穆昭儀竝馬遊後園因畱宴俟月上奏鼓吹而歸
以是為常張天貴江淵等用事聲勢昏荒朝中陳奏
便宜多不經主省覽愛王叛於內邊釁開於外盜賊

公行充斥道路邊疆多事兵連禍結矣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二

宋 宇文懋昭編

紀年

東海郡侯上

東海郡侯名允濟世宗第七子也允濟在章宗朝封衛王為奉聖軍節度使又權參知政事行省事於河北章宗崩無子而世宗之諸子惟允濟在章宗所嬖內侍李黃門者傳遺詔與尚書右丞撒罕共立之十一月丙寅允濟即皇帝位拜撒罕太師領三省事封申王詔羣臣先緣事故罷者悉復敘用之其見居官

大金國志

卷二十二

一

者普增爵位各有差 詔北邊連年用兵肝腦塗地

貧人困悴言之惻然可令所在官司存問賑恤

大安元年時宋嘉定二年也正月改元大赦天下 二月國

主親祈天告祖宗之靈而誓衆銳欲北征聽羣臣之諫而止敵人聞主新立而喜曰彼老儒無能焉不足

畏也遂決意南侵 是月癸惑入太微垣犯執法

七月丙申詔百辟求言是歲不稔自四月至六月不雨內出寶器及圖畫文書付雜賣場賣又諭民納粟補官時州郡無富室迄無應命薄聞西夏及北方稻麥皆熟時陝西差稔河南高田種不入土獨齊魯之

間田差有秋

大安二年

時宋嘉定三年也

二月詔河東河北沿邊募饑民

備水利令所在官司任責 三月詔內外百官條陳

禦敵之策又詔去歲荒歉所在流民失業在處閒田

曠土甚多官為給其種糧貸以牛力候歲有成官司

量與收入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大安三年

時宋嘉定四年也

春禮部兼太常卿杜世昌奏請

郊天地用周禮春秋祈穀之制張慶之以為不可世

昌曰朝廷閱雨徧走羣望今種多不入土若一歲得

稔便可少安不告之天將安禱也衆以為然且用春

大金國志

卷二十二

二

秋龍見而雩之說主親祀南郊與地祇合祭先一日

祭太廟於大興殿祕監邵文虎奏乞州縣立力田科

初遣使行諸路觀田之墾廢以為守令殿最 是春

西夏始為大軍所攻遣使求援國主新立不能救大

軍至興靈而返夏人恨之時金國亦為所擾勢益衰

夏人恨之遂反乃改元光定是時大朝國勢益強但

居其故地於燕雲置行省命其大臣領之所謂太師

國王也 韃靼之先與女貞同類蓋皆韃靼之後也

其國在元魏齊周之時稱勿吉至隋稱靺鞨地直長

安東北六千里東瀕海離為數十部有黑水白山等

名白山本臣高麗唐滅高麗其遺人迸入渤海惟黑水完疆及渤海盛靺鞨皆役屬之後為奚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其居混同江之上初名曰女貞混同江即鴨綠水之源

蓋古肅慎之地也乃黑水遺種其居陰山者自號為靺鞨唐

末五代常通中國宋初各再入貢靺鞨之人皆勇悍

善戰其近漢者謂之熟靺鞨尚能種秫糝以平底瓦

釜煮而食之其遠者謂之生靺鞨止以射獵為生無

器甲矢用骨鏃而已蓋以地不產鐵故也契丹雖通

其和市而鐵禁甚嚴及金人得河東廢夾錫錢執劉

豫又廢鐵錢由是秦晉鐵錢皆歸靺鞨得之遂大作

軍器而國以益強方金國盛時靺鞨歲時入貢衛王既立靺鞨主忒沒真始稱成吉思皇帝山東兩河皆為大朝收附矣又有滕骨國者在女貞之東北唐謂之蒙兀部金國謂之蒙兀亦謂之萌骨人不火食夜中能視以鮫魚為甲可捍流矢自天眷年間宋紹興初始判都元帥宗弼即兀朮所謂四大子者用兵連年卒不能討但分兵據守要害反厚賂之其國亦自稱祖元皇帝時為邊患每遣使以子女玉帛厚賂其國則敵為內顧而回師蒙人稱帝既侵金國得契丹漢兒婦女而妻妾之自是生子全不類蒙人漸有火食至是大朝

乃自號大蒙古國然二國居東西兩方相望凡數千里不知何以合為一名蓋金國勝時置東北招討司以捍禦萌骨高麗西南招討司以統隸北方西夏萌骨所據蓋金主太宗創業時地二十七團寨而北方之境東接臨潢府西與夏國鄰南距靜州北抵大人國今盡為大朝所有矣 又先有鄰於金界者其酋

封北平王被殺其弟繼立其子白廝波方二歲大金

取歸國中養於黑水千戶家章宗泰和七年丁卯時

開禧三年

春北平王之弟環州進貢金國乘其無備醉而

殺之復立白廝波為王

宋通鑑云鞋韃韃有黑鞋韃韃也

遣還國

大金國志

卷二十二

四

始白廝波在黑水千戶家見其女悅之至是欲娶為妻國中不從白廝波怨怒叛歸黑韃韃以此益盛漸併諸族地遂起兵攻河西不數年河西州郡悉為所破又獲夏國僞公主而去夏人反臣事之 七月壬戌太白經天十八日大軍自和龍進直趨山後與國兵戰於灰河凡三日勝負未分大軍三千騎馳突衝擊國兵大亂大軍乘之主急命西京留守統石烈執中領軍迎戰於大勝甸執中者老将也知兵善戰自主立心常不服至是不肯力戰其下觀望遂大敗執中以百騎奔還上怒罷之大軍至屏口國兵又敗

九月十四日攻奉聖州後二日城破進軍野狐嶺上遣平章軍國獨吉毛吃合同烏林答將兵以禦之相遇於野狐嶺下吃合按兵不戰日將夕令諸軍下寨大軍乘國兵不備出谷衝突又調一軍轉出其後國兵腹背受敵大恐潰散大軍逐之遂大敗死者蔽野塞川 十月大軍至縉山縣距燕京百八十里主遣殿前點檢完顏七斤統兵數萬出城戰七斤又敗

十一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一日大軍至昌平時南宋遣使余爨來賀正道不通而歸聶希古奏請大興尹烏陵用章榜諭居民使自為計城內外亂

甚老弱奔號少尹張天和奏請京城十八門隨方便自門以出凡永順東義寧化新興等縣皆有城壁許其容受民皆飢凍死者相望翌早諫議俞昌世請避敵高者年曰事已至此惟有死守萬一足離京城敵隨後至豈容我有駐足之所初忠獻王粘罕有志於都燕因遼人宮闕於內外城築四城每城各三里先後各一門樓櫓城塹悉如邊城每城之內立廩倉甲仗庫各穿複道與內城通時陳王兀室及韓常笑其過計忠獻王曰百年間當以吾言為信及海陵燭王定都既營宮室欲撤其城翟天祺曰忠獻王是開國

社稷元勳措置必有說乃止及命京城富室遷入東子城百官家屬入南子城宗室保西城戚里保北城各分守兵二萬凡市廬小民聽其奔避初七日遊騎至城下完顏天驥遣中將金突通奔馳凡殺三千許人去大興門望見煙塵漲天鼓聲震地遂急奔回是晚大軍營於城下大興尹烏陵用章分命京畿諸將毀各橋梁瓦石悉運入四城往來以舟渡運不及者投之於水拆近城民屋為薪納之城中凡城市有儲蓄縱其搬運入於城內不許聞完顏天驥欲以兵劫其寨律明曰不可二人與聶希古建巷戰計十一日

大軍攻南順門天驥設拒馬於南柳街縱其入日已半黑以礮禦之於拒馬內且縱火燒兩行民屋街狹屋倒大軍死傷甚衆退屯於南順門不退俟火息乃退天驥力戰而死律明入內守駕自巡城勞軍十四日大軍攻內東城以民屋為樓與城上相敵隨毀隨立城中發大砲擊之金吾衛將軍邕戰死二十三日大軍攻內城四城兵皆逃至自城上擊之敵稍失勢二十八日遣東安王出使請和且以公主為婚許之且曰婚待別日只是大軍至此豈得更無犒勞欲得駱駝三萬匹牛羊各五萬匹東安王曰此非使人

所得專當奏之皇帝及晚入禁城以木舛懸入主命
議之於明堂殿翰林學士張興之曰不可彼方乏食
因我請和復得六畜以為食將畱攻不去獨不見侯
景運石頭米之事乎因命人取通鑑以呈聶希古曰
不可無以塞其意主曰惟有金縉錦帛可耳翌早凡
懸三百囊及東安王復出大軍大怒舉縉帛焚之欲
烹東安王已而有勸止之者至午攻內城轉急發大
砲擊碎西承天門樓又壘木於下復欲沃水為冰完
顏律明命城上縛大火炬數百薰炙於上且發擣木
拒之夜遣百戶數十人刦大軍寨殺傷甚衆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三

宋 宇文懋昭編

紀年

東海郡侯下

重慶元年

時宋嘉定五年也

正月三日河東總管統軍完顏

及高陽帥遣賁興各將兵入援至易州完顏及又遣

人使於滕骨俾襲其國大軍覺不得志亦欲請和乃

許以羊一萬又請止援兵之來高者年曰此不可忠

獻王及幹离太子嘗以此事誤南宋矣國家自嘗為

之豈可復墮其計乃報以援兵之來此不及知會被

大金國志

卷二十三

一

掠大將軍穆思順乘間走至賁興軍言狀賁興與穆
思順皆速進兵阻易水之上十一日大軍退取興中
路歸賁興等追之敗其後軍十五日內城及四子城
開完顏及等見主大哭主亦泣曰燕京自天會初不
懼兵革殆將百年僧居道觀內外園苑百司庶府室
屋華盛焚毀無遺向非忠獻王有先見宏規國不立
矣雖大軍已退行至臨漢其別將攻興化和建并永
霸皆陷之赤地千里聞燕京退師亦回 二月遣其
使來請婚且欲割宗錦以北見歸聶希古請許其婚
欲以熙宗第三女順國公主嫁之割地之請不從且

許以歲幣三十萬遣王良復報聘至陰山致命其國
相聞之大怒曰不必得我今引兵俟秋高時地與公
主皆可有利復回已四月末五月改元合祭天地
於南郊祀開國功臣命有司定謚十七日連雨凡二
十餘日時京師市井蕭條草莽葱茂大興尹烏陵用
章親課大興宰及千戶屯等耕墾廢田時山東路都
運俞良喬河北路都運唐鼎各運米五萬石至京師
民皆呼萬歲是年小稔然田之荒者動至百餘里
草莽彌望狐兔出沒盜賊縱橫菅瀦河中陝西之
寇動數萬人所在屯結朝議謀欲討之張慶之以為
民未安集歲雖稔而力未蘇若調兵以平寇恐大軍
再來則不堪應敵若用兩河僉兵止為敵餌無益也
九月二十七日報至大軍自蒲興路取三韓哨騎
二百先至順州舉朝相顧不知為計烏陵用章與完
顏律明白復用往時規模張慶之力爭為當邊都以
避主不能決聶希古曰邊避當早為之計今敵已迫
順州朝發夕至一動足則內外紛潰若何收拾此非
策也當如去年極力捍禦俟其兵退然後別議今中
京形勢宏壯尤可保守自燕以南皆是小郡到大同
中山方可以守亦不如此見成規模用章曰多募強

勇復脩苑城守備百方皆已精思但空國大舉去而復來今茲攻城志在必克守城先須盡力兼自七月完顏叔良謝滕骨已厚費金帛昨叔良信歸滕骨極喜今當再募使人優與借官俾之告急事寧許以重報大軍必被其內撓聶希古曰用章言是也翌日以用章為樞密使用章且請兼府尹事許之完顏律明且請守大城用章希古曰不可大城汗漫凡七十餘里如何能守設或不利必皆走入小城倉皇急遽如何得入紀律一亂大軍必踵至此危道也不如從容養力以候其至但堅閉大城俾之不可徑入俟其勞

若我以逸制勞憑高困之不易之策十月十八日大軍至城下一屯仁皇寺一屯大安門十一月初一日攻順陽門南順門四會門樓上乃以沸湯浸糞沃之大軍皆乍進乍退一將自北門梯城樓以上大呼而前用黑騎馳走諸門守兵皆潰用章令開苑城洞門納之初二日午攻內城南甬道左三衛統軍李思安令發礮木牛鼻砲擊之死者甚衆初六日大軍發民間所疊木植竹蘆等積甬道城下務與城平欲前搏戰李思安自龍遊池鑿地道以乾柿塗硫磺破絮蘸油間塞於所疊木之下初八日午大軍登木堆用

衛軍大鐵椎燈火下發衆皆驚走大元帥遣兵於夾口用大刀不許其衆退焚死者皆臭不可聞希古請遣人夜剗其寨用章曰不可須是退有可據今大軍據南順門去子城九里萬一失利為其所覺群起追逐開城納衆則彼乘其間不納則無故棄三千人且損吾氣希古曰極密自艱難以來凡所說皆是社稷之福也是晚大雪國兵皆寒十四日雪霽三大王雄自瀋州運乾蒸餅牛羊馬肉凡五十挽車大軍甚喜十七日攻內城張瓊范臻率國兵自子城上用強弩射之死者甚衆攻者不輟用大鐵鑿濶尺尾作尖柄以大椎推磚上踏之以上李思安待其上城頭用大刀斧斫碎飛屍以下大軍百計攻城不能克獨城內柴薪乏拆絳綃殿翠霄殿瓊華閣分給四城二十五日大軍退范臻欲出兵追襲永興王使白用章用章曰不可大軍知我守五城共有十萬兵彼以攻城不得利今若遇伏其敗必矣多遣則守城者少少遣則適為大軍擒此必有計姑少恐之至次早東翠園黃輿觀乃有伏兵候我追之然後夾擊攻城乃服用章之言十二月四日大軍屯順州毀城忽不知所在半月餘始自古社越龍漠以去

至寧元年

時宋嘉定六年也

正月改元大赦天下

三月遣

中使六人於大軍所經殘蹂地方設魚肉酒炙招魂奠醑內出祭文其畧曰禁烟祭先土俗所崇凡爾子孫以此為恭乃令乏祀神突陰風惟予一人致爾若此痛恨填臆有賴其泚文既頒行讀者淚下 七月

大軍復至山後都元帥完顏福興迎戰而敗主黜之八月起紇石烈執中為右副元帥將武藝軍三千復往迎敵二十日發燕京至紫荆關執中開關迎敵守關國兵上下千里聞大軍過關一時潰走不可禁遏執中還京見上言大軍勢盛難敵臣急來保守京

大金國志

卷二十三

五

城上遣完顏綱將兵禦之戰於易州國兵大敗綱獨引百騎至都密奏執中受北賂故放入關執中聞之懼誅先是右副元帥南平者迎合主意沮格軍賞衆共怨之執中困人心之憤欲廢主遂回軍以誅南平為名二十四日軍至東華門外召南平計事手刃殺之宮中聞變門皆不開執中召細軍大將金壽語之曰吾此來特誅亂臣耳非有叛意也俄而細軍俱來救駕壽諭止之衆憚執中盛名無敢動者獨關西大漢軍都統完顏善羊引所部五百人至皆為武藝軍所殺執中以善羊驍勇召其父福海令招之善羊大

呼告其父曰老賊欲反何謂降之復力戰自旦至午殺數十人身中數十矢而死軍民相殺流血滿地執中遂進兵東華門主遣皇子蔣王持詔書投於門下募能殺執中者白身除大興尹世襲千戶軍民皆無應者執中欲縱火焚門守門將軍合住啓之執中引兵入宮侍衛皆散走追至大安殿主望見之遙呼曰令我何往曰歸舊府耳主入後宮邀皇后俱出后畱之曰出則被殺矣執中見其久不至遣兵執之併其其后囚於舊府二十六夜執中遣內使李鑑成弒主於其府宣宗既卽位降封為東海郡侯

國主為人仁厚居兄弟中最賢事世宗小心不懈歷承安泰和年間鄭王內死愛王外叛一則曰蹈叔父子負之何言二則曰蹈叔餘殃殃我宗社骨肉疎忌遂成嫌疑國主逢迎其間無少罅隙泰和年間盜賊縱橫邊圉驛騷空一國之事力已不足以支矣國主繼之恹惚日甚又懷宿昔之憾遂動無名之師力不逮心輕挑外侮甚至蔬食徒跣日焚香告天不幸適丁其會矣初卽位時命學士吳宗稷草詔具述國難及哀痛之意復遣手詔諭愛王曰泰和猜忌兄弟失歡骨肉至親化為仇怨誘引外敵傾危本家計王之

心亦復何忍往事已矣今宜改圖朕遭家多難靜晦以處忽諸父諸兄橫見推迫不容固辭王是朕之姪朕是王之叔勿行間言憑陵以逞叔姪二人同形共氣設伏交鋒務行兼并太祖太宗在天之靈亦不錫佑昔梁蕭譽與湘東為叔姪之仇譽引周兵以陷江陵隨亦失國而為人虜此事宜鑒三復予言愛王得詔泣下然勢已為大軍所制不能自由京城凡兩遭重圍肘腋禍生執中之變起矣內外諸臣莫不惋惜悲夫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四

宋 宇文懋昭編

紀年

宣宗皇帝上

宣宗皇帝名珣世宗之孫太子允恭長子也生而奇偉寬仁大度身長八尺隆準龍顏大安年間有長人見語大興府百姓曰豐王宜王燕旣而不見又有道人持方寸玉印曰以獻新君置諸市上而去莫知所在東海旣崩統石烈執中召番漢羣臣共議所立時親賢凋落烏陵用章聶希古以為豐王珣乃世宗長

大金國志

卷二十四

一

孫旣親且賢且有符兆以次當立時豐王長子諱哲馬見在京乃以符寶付之迎立豐王 九月九日豐王至燕京執中率百官迎拜於道遂立為帝甲辰卽皇帝位改至寧元年為貞祐元年降允濟為東海郡侯拜執中太師都元帥領三省事封澤王 是時大軍至紫荆關距燕二百里執中欲誘其兵南至涿易乃聚兵擊之大軍破涿易至卓河西欲渡橋執中方病足乘車督戰大軍失利翌日再戰執中瘡甚不能出遣左監軍高乞以紉軍五千拒之失期不至執中欲斬之主以其有功論免死執中益其兵令出曰勝

則贖罪敗則殺無赦高乞出戰自夕至曉忽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舉目大軍乘風縱火馳擊之高乞軍大潰自度必為執中所殺遂引亂軍圍執中之府突入其臥內殺之退詣應天門待罪十月辛亥主以高乞掌兵不欲加罪盡收執中弑逆之人殺之拜高乞平章軍國加樞密大使於是大軍元帥圍燕京大軍別徇河北河東山東諸郡回薄燕京城下寨是時太白經天是年宋遣使真德秀來賀登位李喜來賀正旦至盱眙而還國亂故也

貞祐二年

時宋嘉定七年也

正月宋何九齡謀取金秦州大

大金國志

卷二十四

二

敗而還 是時大國勢盛所將者降人楊伯遇乃蔚州吏劉伯林乃集寧縣射士同漢軍四十六都統及大項軍馬分三路攻取河北河東山東諸郡其時中原諸路之兵皆僉往山後一帶防邊無兵可守悉僉鄉民為兵上城守禦大軍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相呼認由是人無鬪志所在郡邑一鼓而下自去歲十一月至今歲正月凡破九十餘郡惟大名真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不能破 時大軍又約南宋交攻正月初九夜濠州鍾離縣北岸有三騎渡淮而南出文書一囊絹畫地圖一冊云來

通南宋請兵宋守臣不敢受 先是有楊安兒者李
全之婦翁也見金人政亂起兵叛之蹂踐山東數郡
依山負海時出時入大軍既圍燕京不能下乃分兵
徇山東地諸盜往往應之 三月復圍燕京京師乏
糧軍民餓死者十四五主遣使議和索公主及護駕
將軍十人細軍百人從公主童男女各五百絲繡衣
三千御馬三千匹金銀珠玉等甚衆又請左丞相完
顏復興為質主皆從之使來選女時公主見在者七
人惟東海郡侯少女小姐姐最秀慧遂以與之又令
主鄉其國遙拜主不敢拒又以元帥圍燕之久未嘗
擄掠欲得犒軍金帛主亦從之大軍北歸居庸關在
京之北百一十里路狹隘李雄聚兵數萬欲邀其歸
塗而擊之時完顏福興在軍中傳主命已南北講和
不許擅出兵於是無敢動者大軍既過關盡驅山東
兩河少壯數十萬而去主召雄歸加鎮國上將軍燕
京乏糧遣李雄往涿州督運大軍邀諸路奪其糧雄
被殺京城白金三斤不能易米三升死者不可勝計
大名守余崇義奏乞遷都有旨集議於朝陽殿嗣慶
王琮嗣安王伸謂燕京規模壯大不可輕遷完顏宇
烏陵用章曰昔忠獻佐太宗滅遼平宋故建燕京以

龍翔上國為根本改置五京東西南北道里適均慮
南宋有取河南山東之心每視之為度外去來之物
其臨終付屬忠烈王蓋以江南為慮及廢劉豫以其
地歸之於宋此忠烈王欲誘引南兵為江南計也謀
既不濟及復故土控壓中外莫過於中京今上國之
地皆已陷失巍巍京都鄰為敵境兵戈朝起夕已到
京此豈壯大之勢尚復泥古而不知變通余崇義之
奏遷都是也大名不知何如更定議之嗣安王伸曰
昔太祖與宋夾攻耶律約事定之後以燕京歸宋耶
律既滅太祖便令如約忠獻愛其山川廣袤風土堅
悍力勸自取太祖不從自微服以往歸謂忠獻曰燕
京果好但我不欲失言我死爾輩自取之今捨之而
去是失燕京也張慶之曰與其失社稷孰若失燕京
伸無以應律明曰他處不知如何中京斷不可畱聶
希古曰今河東有太原河北有成德中山大名山東
有東平河南有汴京洛陽陝西有永豐此八處皆堪
都太原地瘠民貧迫近西夏成德中山亦非久計永
興西迫夏東迫蜀汴京近宋皆不如大名得兩河之
中間崇義葺理有規模亦可倚恃嗣慶王琮曰今棄
燕京而去祖宗山陵盡在此地若有殘壞公等何面

目以輔人子孫張慶之曰太祖葬長白今已隔絕廬龍諸陵若邊鎮得人亦可無慮為人子孫以不墜宗祀為本若大軍復至京師必危血食尚可憂況陵寢乎中書舍人孫大鼎曰中原便做不可遷亦須暫遷避俟稍定然後為遷都計議久之不決五月丁丑太白經天十八日內出手詔曰國有大事謀貴僉同我太祖效文王之興岐居龍朔以有天下忠獻繼周公之卜洛宅中京以朝諸侯頃歲多虞兵端未已臣鄰思久遠之計國人懷本土之思盍各進言以圖長策是日集議於祕書省嗣王三人既承詔皆無語

樞密承旨提舉軍器完顏宗魯首議曰豔庚遷亳不可倣襲平王遷洛愈見衰微我國家以雄強戰鬪奄有南北今一旦示弱遠竄梁魏以此保國恐其不然古人有言我能往敵亦能往今外人徒見畫河之議欲自燕而南遷謂捨河北以厭其欲則河南山東可為國家久計臣恐不然不若以宗廟社稷之重與國家死守立於百戰之間得勝勢則因機以興復否則固守京都轉輸於中原使遠近猶知我為雄強之國臣以為有中京則有河南北無中京則河南北不可保河南豈能獨立乎時樞密烏陵用章以再保京師

有功人多附之意謂有人助中京不必遷動聶希古中不能平因曰諸公各思為社稷計勿懷己私用章本無他意首言曰中京當遷已無可議今惟議所都之地可也祕書監兼中書舍人俞憲之著作郎雍迪曰樞密之言是矣太原地瘠復近北地中山猶燕京也皆不可永興太遠惟大名汴京洛陽可耳惟上所擇參政費歆曰汴京為四通八達之衝梁宋地平趙氏居之至宣和事體可見然彼所以居者資給東南六路漕運今我何仰耶不若洛陽為天下中猶有險固可守聶希古曰洛陽不如永興汴京不如洛陽誠

可都也但洛陽宮闕廢壞地多荒圯今若一旦脩造則國力不支若止於因仍又非所以為帝王之宅汴京宮闕昨自煬王繕脩之後今猶堅完氣勢差壯權時之宜惟汴則可侍郎官孝迪以迫切南宋亦不宜都直學士孫大鼎曰太宗初年宋以康王在南知人心每有故國之思深切慮之豈是不要耶今日之事固已久定矣都之何疑宋之用事者非有大志彼方以韓侂胄為鑒誰敢議此吾國兵較北誠不如較南則制之有餘力聶希古曰衆議紛紛惟自上以定都於汴衆猶以宮孝迪之言為然是年遣使往宋督

二年歲幣宋臣真德秀請絕之使又再至宋迄不予
時直院孫大鼎再入疏曰古今殊時事勢亦異論
事不如論意切惟太宗命莊武太子之伐宋初至汴
京而回忠獻再往極其智巧脅之以威誘之以術夕
慮朝行謀始謹終考其設施大畧有三汴京既克不
忍肆兵誘之使至始行廢奪召其羣從子弟布置耳
目搜錄無遺惟懼顛木之有由藥將終為國之害不
思康王遁於河北大軍既返宋號復興天時方暑未
可回轍秋風稍動忠獻以三千騎徑由山東以趨淮
甸至揚州垂得而復失續遣忠烈王越江窮追於海
隅以乘桴而不及勝負相當勢始可慮此其一也宋
既有主兵交未已汴洛陝西是為故區忠獻懼亟取
則百姓難給於政化故先立張楚次立劉齊若果爭
必取則復立靖康君使之相持而南自弱謀未盡行
忠烈繼之銳意取江南計歸三京以誘其將兵於平
地彼保江則河必虛彼若不守河是我嘗歸之彼自
委棄在遺民當自歸曲於其主此其二也天會八年
冬諸大臣會於黑龍江之柳林陳王兀室憂宋氏之
再隆其臣如趙鼎張浚則志在於復讐韓世忠吳玠
則習之於兵事既不可以威取復結怨之已深勢難

先屈陰有以從遂縱秦檜以歸一如忠獻所料及誅廢其喜事貪功之將相始定南疆北界然後方行冊立確定誓書凡山東淮北之民有流寓於江南及杜充張忠彥之家屬悉令發還蓋懼南北文思鼓扇生隙務令斷絕後患永無此其三也卽此三策百年賴之謂先朝視河南為度外之去來豈不厚誣於先志蓋不都中京則故遼之地難定不防衛於河南秦洛則河北陝西之地難保今中原之規模旣失惟有經畫兩河尤不失為曹魏元魏之時聶希古讀其疏於主前曰當如何烏陵用章曰朝臣謂外敵雖強若力戰以守中原則河南北皆為臂指之用是護胸襟以保心腹此一說也大臣侍從謂兵凶戰危萬一失利則社稷可憂不如遷避以圖萬全此亦一說也二說各有利害惟聖意決擇希古正色曰今日之議正要臣等與陛下斷決若用章兩可之說殆未知其意昔莊武太子到汴京不克而歸次年忠獻王傾衆而南至中山府夜召郭藥師耶律乾忠議之忠獻以筋條三策謂宋帝若率其至要親屬或渡江南走荆襄此上策也揀退老弱收集精兵委棄羅郭堅守內城以待四方之援此中策也優游不決分守大城此成擒

耳復議遣一將屯睢陽斷東南之援藥師曰南家皆是書生少帝復無英斷未必有人不如姑行及克南宋一如所料臣嘗憐之不謂今日有此北軍已動那時莫道不曾說因下殿拜求罷主令內侍扶上用章曰聖駕一面運動臣等自當死守故京有何不可但恐駕到所在大軍亦來耳希古曰臣亦知之但兵弱國力不贍使大軍倘至此當思萬全之策不可僥倖主曰卿等可退待今夕思之遂退御膳罷主詣蓬萊閣觀音祠燒香過浮碧池望池南有二狐相攜以過逐之各登樹而走內侍曰幾日此物甚多有戲舞於

宣華殿前者主拊髀曰怪變如此不去可乎時宮殿妖異多此類明日以此諭執政會河南路統軍蒲撒七斤者亦奏乞徙都汴京聶希古袖出勅命乞降詔令大名畱守余崇義汴京畱守完顏用章河南都轉運向琬裝備脩內合用物色令河西四路計度人夫車馬上慶額可之仍命參知政事胥鼎為沿路排頓使其姪霍王從彛者復力諫曰祖宗山陵宗廟社稷百司庶府皆在燕京豈宜棄之而去主曰燕京乏糧不能應辦今暫往南京俟一二年間糧儲豐足復歸未晚也從彛乞自督運主不能從從彛憂憤成疾而

死時五月甲戌也 辛巳降旨會三省及禁中存留
文書併祕書省蓬萊院貢文館書籍計用三萬車犀
玉瑪瑙等器計用駱駝三千頭先發去中山交却遣
燕王造辭陵寢主躬祀顯聖宮啟發神主聖像酌爵
後淚泣翌日令百官家屬親王宗屬皆行出宮女二
千四百人凡三衛兵卒之無妻者妻之在上者嫁諸
郎將及其子弟詔戶部領度支杜棊內都知省余士
侃畿內都轉運李之才護遮金帛以聶希古為提舉
行宮一行事務烏陵用章總令宿衛以完顏昌為大
興尹兼畱守二十八日駕輿昌送於南順門外十里

伏地不能起主令扶之且勞曰卿家曾大父是開國
元勳卿父復死國難宜竭力捍禦使此行無後顧憂
昌拜泣幾慟主亦揮淚三衛近侍皆流涕昌復欲前
送有旨令速回始辭去且言事有便宜容臣專行許
之至涿州趙何獻頓食凡二千輿上令分賜 九月
二十九日至易州翌日至滄景中山守鄭之邵來迎
駕 十月一日幸中山府舍鄭之邵空諸寺觀至者
如歸是晚完顏昌奏到言大軍將動遊騎已出入界
上仍乞速幸大名庶得中山之兵可以叶力詔太原
帥完顏直出兵與威代兵戍飛狐口蓋防燕山間道

趨河東也初二日午駕起中山日行五十里至沃州大名帥余崇義遣其子士表及同知張琚來迎駕將及相臺百里崇義至拜伏道左遂幸大名府舍是夕雨寒飲酒賦詩為侍御李彪所彈各罰金是夕除兵部侍郎穆日華知大名府余崇義昭文館大學士成德節度使古僕射詰朝崇義正謝訖與聶希古烏陵用章奏言完顏成章在汴排辦粗定滑州諸處節節皆有候頓自此平達駕宜少畱應百官宗室親王家屬圖書財寶神主皆先起程但此間與澤潞相近太

大金國志

卷三十四

十一

行諸盜不可不防請先遣上國兵防護濟河俟到諸處仍發回護駕不可無大臣一人先行主令用章竇者年先往且欲更進位號用章曰臣已過分乞到汴隨例乃止除提舉一行事務蓄年副之即日辭是晚完顏昌奏大軍至昌平復回諜言在順州大造攻具至三日皆遁恐由嵐代入河東以迫乘輿臣已報完顏直力守南北二關遂如所請施行 駕畱大名府凡幾日復自大名路由新衛州渡河穆日華辦治河船凡四千艘飲食餅餌皆先辦衆咸稱之及濟南岸滑守帥官僚來迎忽聞河東急遞報云大軍聲言二

十萬晝夜南來過城不攻乞勅河東諸軍及河南州郡為防備二十四日駕入汴京十一月朔入宮百官班賀翌日肆赦仍降罪己詔畧曰云云一人無良萬方何罪興言及此流涕奚從朕方圖大以宅中期與更新而休化劉伯林李斌楊安兒王燕張耀等或嘗經任使或曾經征行偶此失圖遂遂故道朕念先皇之興起尚合南北為一家胡為今日之紛張遂化仇讐於同軌倘使翻然順命必將加以厚恩朕不食言爾當敬聽

初七日又詔曰我太祖武元起於龍朔所用多宗族

大金國志

卷二十四

三

之英既太宗併有汴京其謀資南北之士不惟擇能任事而亦立賢無方朕屬茲艱難多憑忠義云云逮茲三十年之間科舉一遵於彛制胡為四百州之廣任使屢病於無人云云已勅攸司精於選士凡在見聞咸思奮起次日有旨令張師顏等分別文籍書畫圖史彛器如舊制汴中吏民指車歎曰恰去九十年誰知又歸在此耶十一日鎖院聶希古遷太傅魏國公余崇義太保鄭國公烏陵用章太保衛國公張慶之特進濮陽郡公自餘加恩准赦文所降自發燕京前後制誥皆孫大禹及盧之憲二人是草制罷

大禹在玉堂有詩翌早舉似鴻臚卿應孝孫孝孫戲
之曰聞有潤筆不到罰錢 初忠獻王粘罕欲贊太
宗都燕司天監郝世才本遼臣也精於天文地理忠
獻攻討每攜以行所言皆驗謂燕京土燥山遠水泉
不潤可以威守難以文服若南征北伐未已此地可
居如持盈守成禍變必作又秦和末有童謠曰易水
流汴水流百年易過又休休兩家都好住前後總遼
畱至此燕京王氣耗竭其言驗矣 大軍既歸聞上
遷汴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和為
款我之計耳八月復引兵圍燕京分兵下中原州郡

大金國志

卷二十四

三

又遣使至汴索犒軍金銀等物主與之冬燕京紮軍
叛與大軍共圍燕京 是年八月乙巳太白復經天
九月太白晝見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五

宋 宇文懋昭編

紀年

宣宗皇帝下

貞祐三年時宋嘉定八年也大軍自去年圍燕京是春東平

之援兵五萬至安次遇大軍不戰而潰大名之援兵

八萬至固安亦潰惟真定之兵四萬合保涿援兵一

萬至旋風寨與大軍戰凡二日糧絕而敗自是內外

不通太子守緒自燕京取間道歸汴 先是主邊時

留太子及完顏昌守燕左丞相完顏福興送大軍至

大金國志

卷二十五

一

居庸關有土豪徐用聚兵扼之不能過乃以福興示

之云已自講和乃縱其北去福興歸主就令同完顏

昌守燕下詔南北既已通好不許輕易交兵然福興

雖一意於和大軍陽許之需索無時彼去此來隨取

隨至兵疲力弱無有救援至是縱兵攻燕不踰月陷

之完顏昌自投于火福興竄歸于汴隨亦被誅

云克顏福興自到元有戶部令史郭忠者蔚州人率山後軍民

與大軍戰敗之金國後名其軍為花帽軍金國自阿

骨打稱帝至是九十有八年而失國

八月大軍自河東渡河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

路趨汝州遇山澗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為橋以渡於
是潼關失守主急召花帽軍於山東十月大軍至杏
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大軍復取潼關
自三門祈津乘河水合布反引兵而渡自是不復出
主命平章政事睿鼎為大師專守關輔然陝西諸州
間亦有為所破者惟燕南雄霸數州乃三關舊地塘
灤深阻兵不能入朝中再遣將張甫張進二人屯信
安軍以守之北距燕山百八十里

貞祐四年時宋嘉定九年也是時兩河既為戰爭所擾山東

群盜大起有楊安兒者本淄州皮匠李全之婦翁也

章宗時殺人亡命為盜於大行有衆千餘蹂踐山東
數郡依山負海時出沒官招降之貸其死流于雄
州及大軍入境金國命為副都統領招必勝軍三千
人迎敵軍敗而獵往山東聚衆國中討之安兒與其
徒數人入海為舟師所殺 有郝八者名儀以前據
山東叛僭號大齊改元順天遣花帽軍生擒之磔于
開封 又有劉二姐者亦名盜也其女名劉小姐亦
聚衆數萬皆為花帽軍所破 時又有遼東安撫使
萬蕭奴者本遼人乘大金之亂自立為帝據遼東七
路欲引兵併燕代魏晉而有之兩河既破赤地千里

人烟斷絕滿目蓬蒿燕京宮闈雄麗為古今冠至是為亂兵所焚火月餘不絕其所積貨財初無所用至以銀為馬槽金為酒甕大者重數千兩宋通鑑註云臣之別元即撤沒蜀所居至用金飾龍床足踏金剔子奢侈如此而徵求不已燕人慮之西南遷後累遣使求和雖未聽從而賂不輟久亦憐之元帥不可曰汝欲議和可去帝號當封汝為王金之群臣不從有願以元雪國耻者主亦為之感憤

興定元年時宋嘉定十年也是年易州苗清武仙青州郭仲

元共聚兵抗險又有霸州統軍白文哥者深知和之

難信每厲兵以擬其後通三人聚兵八十萬大軍患

之乃問罪於金曰汝既講和何故使文哥來攻我主因遣使收文哥兵權文哥不服遂令行元帥府事夾谷監軍統三萬衆討之文哥之兵請戰文哥不許曰一去接戰便是反背朝廷越三日文哥望金遂拜文哥自縊而死夾谷就以文哥之首送大軍大軍遂勦夾谷之軍于霸州城下仙武仲元二人亦召回賜元其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織珠堅城而都之盡有其地使元帥權國事侵掠河東河北大名真定益都等路是時西夏舉國之兵從其前驅哨騎往來直至許鄭主遣禮部侍郎烏古孫孛吉諸織

都堅城入貢自汴京去九三萬里金國東阻河西阻
潼關地勢日促遂有南窺江漢之謀始構怨于宋兵
端再起矣

是年六月庚戌太白晝見癸酉太白經天

七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十一月戊戌太白經天

十二月鳳翔副都統完顏贊以步騎萬人侵南宋四
川迫鳳池堡陷天水軍又次白環堡破之又迫黃牛
堡攻大散關宋守將劉雄棄關走金人據之

興定二年時宋嘉定十一年也正月京東路忠義人李全叛歸
南宋全即李鐵槍也本漣水縣弓手大和年間邊事

方輿是時已為宋戚拱所誘焚漣水縣國中叛而用
之至是復叛 國兵圍宋皂郭堡宋利州麻仲率忠
義人攻金秦州永寧寨破之焚其寨 國兵攻宋隔
茅關柵其東北夜半宋兵來攻柵不勝宋興元都統
李貴遁去軍火潰

二月國兵猶圍皂郭堡未去久之無援至是陷之宋
師死者五萬人 陷宋湫池堡焚之 圍宋隨州襄
陽軍游騎至漢上宋均州守應謙之棄城走 丙辰
白虹貫日 是時江上用師糧儲自清河而上宋楚
州鈴轄梁昭祖掩擊金師都統沈鐸遣兵助之金師

不勝糧舟為其所焚

三月宋師復取皂郭 四月國將包長壽復攻皂郭
遂取西和州宋沔州都統劉昌祖焚西和州又焚成
州而遁攻宋大散關守將王立遁又攻黃牛堡為宋
將吳政所敗

五月癸未蚩尤旗見其長竟天

十月國兵攻宋安豐軍又攻黃口灘陝西人張羽叛
投南宋

興定三年

時宋嘉定十二年也

正月攻宋湫池堡守將時宜拒
之又攻白環堡守將董炤拒之又攻成州宋將張威

大金國志

卷三十五

五

自西河州還守仙人關又攻隨州棗陽軍又破信陽
軍之二寨又攻西河州守臣趙彥訥設伏待之國兵
殲焉又攻安豐軍為宋將許俊所拒又攻河池及光
化軍破鄖山縣進逼均州陷鳳州守臣雷雲走國兵
夷其城復攻武林關破之

二月國兵破光山縣又圍棗陽軍宋制置趙方遣將
扈再興救之 戊戌太白晝見陷宋興元府又陷大
安軍分攻洋州陷之

三月國兵猶屯大安宋將張威遣石宣邀擊於險至
是大敗偏將巴士魯安棄軍走為宋師所獲 宋制

置趙方遣扈再興引兵三萬分三道攻金唐鄧州宋將劉世興劉世榮之師皆會于唐州 是時西夏以國兵不能應援已折而歸北益懷二心始遣使使于南宋往議夾攻宋利州路安撫丁焞許之 丁亥太白晝見 國兵自今春圍宋安豐軍及滁濠光州宋制置李珪遣將武師道陳孝忠救之皆不能進

閏三月國中分兵自光州侵黃州之麻城自濠州侵黃州之玉磧自盱眙侵滁州之全椒來安揚州之天長真州之六合百姓南渡諸城皆閉遊騎至東采石楊林渡達康大震為宋京東總管李全所敗失一貴將

大金國志

卷二十五

六

六月丙子太白晝見 辛巳太白經天

七月李全攻金齊州守臣王贊降之

十二月宋四川宣撫議窺我洮州會國兵攻鳳州之長橋其謀遂止

興定四年時宋嘉定三年也正月宋扈再興攻鄧州許因攻

唐州不克而還遂攻宋樊城為趙方所拒不得前西

夏人以書往宋議夾攻金師 八月宋安丙遺夏書

定議 九月西夏引兵圍金鞏鞏促宋師來會克金來

遂鎮繼又克鹽川鎮進攻定邊城國兵往救不利宋

程信王任信引兵與西夏會于金鞏州城下攻城不克 宋師取金海州 甲午太白晝見 國兵攻宋
皂郊堡敗都統董昭 國兵與宋師戰于鞏州城下
宋程信引兵趨秦州夏人自安遠寨退師 十月信
邀西夏共攻秦州夏人不從

十二月宋漣水忠義統轄石珪來歸于金珪本金盱
昭將也叛歸于宋至是復歸

興定五年時宋嘉定十四年也二月國兵圍宋光州又攻五關

又圍黃州分兵破諸縣又侵漢陽軍宋李全棄泗州

遁

大金國志

卷二十五

七

三月宋扈再興攻金唐州不克國兵陷宋黃州 唐
寅長星見 甲午太白晝見 國兵陷宋蘄州

四月國兵渡淮而北宋李全追擊金師失利

五月甲申朔日有蝕之

十月宋取金滄州

十二月宋安撫張琳以京東諸郡來降 是年大軍
來攻蔚州綏德延安鄜坊皆陷

興定六年時宋嘉定十五年也五月庚戌太白晝見 張琳既

降宋神贊攻琳於青州琳走

七月太尉衛國公烏陵用章薨 穆日華除工部尚

書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于陝州顏叔靖進尚書
右丞兼樞密副使

八月甲午彗出氏

九月壬戌彗再見

辛未太白

晝見

是時大軍自去年收復陝西至是鳳翔邠涇及山南
一帶堡寨皆陷

西夏自五代時立國金國強盛西夏與為敵國獨不
被兵太和年間大軍深入灌水攻城事急西夏主登
城隔水相見面約和好其後差發日多和好遂絕連
年結援南宋夾攻秦鞏蓋有憾于金也至是大軍自

大金國志

卷二十五

八

回鶻往攻西夏西夏國亡

元光元年

時宋嘉定十六年也

正月改元大赦天下官吏各覃

恩兩重關陝以南經過兵戈區處重與周恤

三月張琳所部邢德復叛歸于宋

九月庚子朔日有蝕之

副都統完顏大濟侵宋隨州蒙陽軍不克

元光二年

時宋嘉定十七年也

三月國兵侵宋和州尋引還

太白晝見經天

四月蔡州帥府報宋人對境詔權樞密烏古論延心
統亂軍一千備之

五月遣使徃山東招諭李全等許以重賞全不從全身長八尺手執鐵槍其妻亦勇而有力量少為群盜在山東聚集萬人能飛馬植槍深入一尺令全飛馬而拔之全不能拔下馬屈服遂為夫妻蹂踐山東州郡暨其歸宋也青齊之地幾半為宋有縱國中能招之亦不能駕御也

六月丁卯朔太白經天

閏八月宋寧宗皇帝崩太子不得立降封濟王立其姪是為理宗明年改元寶慶

九月太白經天

大金國志

卷二十五

九

十月帝崩諡曰宣宗

宣宗幼美風姿好學善談論尤工於詩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少多符瑞嘗切自負遂傳義宗入繼大統馳驅兵革無有寧時暨其末年大河以北東至于山東西至于關陝盡屬于敵連年太白經天災異數至蚩尤旗見咸應其妖矣在位十有一年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五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六

宋 宇文懋昭編

紀年

義宗皇帝

義宗皇帝名守緒宣宗第三子名三大王也守緒性寬和慈仁少而嗜書長而博學時干戈搶攘日不暇給與學士大夫談論不輟才藻富贍好為文章元光三年冬宣宗崩太子守緒即皇帝位大赦天下群臣增爵位各有差申遵遺詔以軍國多事喪制從權然情有不忍特申三年之制

大金國志

卷三十六

一

十二月葬宣宗于永固陵虞主返主迎泣過悲侍臣烏古論兀古寬譬之上曰先帝不幸遭家多難飲恨而終今茲永訣情何能已

正大元年

時宋理宗寶慶元年也

正月降德音于河南關陝山

東諸路罪無輕重皆與蠲除其有願備行伍為國馳驅者當加旌異

三月詔以比年連有軍旅陣死遺骸良為可念所在州郡設祭招之掩其骸骨

五月進宿衛之官位一級 詔群公卿士有使人益

國者具狀以聞

是年天使來請和主遣御史大夫兼戶部侍郎完顏
住往議不稱旨詔免註官

正大二年

時宋寶慶二年也

正月天使復來請和且索金銀

繒帛歲賂主遣尚書右丞完顏宥因出為往使辭曰
和不可恃不若嚴備邊面召募將士出則戰去則守
猶可為國萬一徇和之名志戰之實邊備不修大軍
倏至宗廟社稷實為可憂主以為辭難亦免官別遣
戶部侍郎韓鐵柱往使餽遺不貲是時群盜縱橫
干戈充斥括馬敷糧公私並竭文鈔數萬厥直頓低
金始困矣

大金國志

卷二十六

二

正大三年

時宋寶慶三年也

正大四年

時宋紹定元年也

詔所在州郡嚴加備禦精修器

械仍可密計軍馬芻糧之數

四月孫大鼎除吏部尚書權參知政事完顏用安除
戶部侍郎開行省于山東

是時大軍長驅而南自宣宗時九大河以北東至于
山東西至于關陝不一二年陷沒幾盡而鳳翔最後
下國兵于是併力守黃河保潼關自黃河洛陽三門
析津東至邳州之源雀鎮東西長二千餘里差四行
院每院各分地界五百里統以總率精兵不下二十

萬民兵不在其數夜則傳令坐守晝則燃草敲冰率以為常潼關一帶西南邊山一千餘里大小關口三十六處亦差四行者分地界而守統以總率精兵不下十萬民兵不在其數布滿周密如是者十有五年正大五年時宋紹定二年也是年大軍屯駐陝西臨洮德順鎮戎等州皆陷大軍遺詔云金人精兵盡在潼關關之南有山北有河地勢險狹不可攻縱攻必不能克不如假道南宋徑出唐鄧之間可以直擣汴京金人止有潼關數萬之兵聞大軍之至必分潼關之兵以救唐鄧唐鄧去潼關千餘里行且疲矣夫豈能戰縱使能戰強弱衆寡亦莫之敵宋與金世讐間欲滅金必喜借我路既至汴京金主出降則使之為西京留守不然殺之

三月大軍北歸留兵圍慶陽主遣總統統石烈牙五峇合留臨淄郡王張貴恒山公武仙都尉高英樊澤楊兀速等將兵數萬救慶陽大軍失利

正大六年

時宋紹定三年也

七月關陝以南行元帥府事完

顏仲德統兵三萬人至仲德名胡斜虎其先合懶路人也去春大軍叩關仲德與前師奧屯兀里不方酌酒更代而哨騎卒至遂越關而東殺守者數百金軍

尋復奪之至春移知鞏昌兼行元帥府事招集軍士至數萬至是提孤軍轉戰而前來援京師山東行省充王用安蔡息陳頴路都統烏古論鎬皆以援兵至

九月大軍攻衛州遣平章完顏合達領高樊諸將救衛州連戰十數日大軍失利

是年十月太白經天十一月太白晝見

正火七年時來紹定四年也正月大軍在慶陽衛州既皆失

利不勝其忿親領精銳四十餘萬直攻潼關數月不克選四萬人刊石伐木鑿商於之山幹腹入藍關之

內為合達所敗喪萬餘人及馬數萬匹大軍渡河不能入關不可遂自山東通好南宋欲假淮東以趨河南北南宋依違不報大軍乃用力於西夏數年滅之夏人有獻策者令其自蜀道由金洋出襄漢以入唐鄧時宋鄭損為四川制置無以遏之自利順流奔至果閬間適大行遺詔其兵遽回自後遂以通好為名規宋蜀道制置柱如淵中其計延而納之是冬舉國大兵併至前鋒破西和犯興元道金洋趨虜襄而一項軍馬疾趨潼關國中遂遣乙辣副樞抽防風之兵禦之於均州連戰數月國兵屢捷大軍不能前主遣人

約南來夾攻陳垓為襄帥不敢應會天大雨雪三日
三夜國兵僵仆大軍益張又報潼關有大軍突入方
此皇惑而徐州防河兵少大軍有徑渡者國兵洵懼
遂不能軍敗績樞密使移刺蒲九出降諸將如合達
高英楊兀連樊澤皆戰死獨武仙逃奔留山別軍自
山東至下邳入歸德大軍自衛州過河會于陽霍潼
關皆失守

天興元年

是春改元開興夏改元天興時宋船定五年也

時大軍盡至合圍

汴京國兵百計守城至四月八日以天時向熱將還
師於是又講和好取太子金紫為質而東海郡侯之
女小四公主元為皇后者索其一位骨肉以北所予
金帛無數國中雖曾遠敵師然兵疲力盡河南蕩析
宋師職其南紅巾擾其東矣

春二月太白經天

春天使至命主黜尊號拜詔稱臣去冠冕髡髮為
西京留守交割京城主難之防城提轄張玉鉞飛虎
將軍三百人為變大軍傳令添兵圍城河南路陳許
嵩商號皆陷驅其壯士攻汴主親率護衛軍五千人
突圍而出與大軍戰主獲勝左丞相完顏白撒奏請
過河取衛州截其歸路主无之比至衛州大軍雲集

主急回被其追及元帥賀都喜元之

一云主自渡汴圍必不能脫遂議移入嵩山御寨以苟歲月而與武仙別謀所向 嵩山深廣內有二大寨一曰御寨其他屯結之處甚多內可容數十萬人而外境絕險敵不能入主乃詔親征聲言追襲收復河南諸郡先鋒方渡衛水大軍擁至不及斷橋主既不克西去又不可復入汴京僅以二千餘騎走歸德決水以自固

先是主既出獨崔立以留守事衛州既敗諸軍從者二千人汴京聞主敗績崔立盡殺朝官之在京者丞相以下皆被害以太后皇后皇妃公主皇兄荆王降軍前悉取宮中金帛珠玉玩好之物以獻自稱鄭王兼丞相軍前因而授之加河南行省權皇帝

主在歸德左丞相白撒死獄中白撒內族人奉御出身首勸北征者衛州之敗亦白撒倡之至歸德被劫數日不食而死

天興二年時宋紹定六年也正月以蒲察官奴參知政事統

石烈小鍾兒為總管兼知歸德府官奴本姓移刺為忠孝軍都統升總帥既參政與小鍾兒擅用符璽妄行誅戮屢說國主出降主手办官奴小鍾兒走為衆

軍射死

三月白都尉反主登門諭其軍曰爾等既是我援歸國名曰忠孝豈可殺我衆感其言殺白都尉

六月歸德糧絕上遂自亳趨蔡時山東行省克王安請幸山東蠟書言遷蔡不可主業以幸蔡不從

六月戊戌遷蔡蔡之父老千餘羅拜於道伏地呼萬歲見主儀衛蕭條無不涕泣主亦歔歔者久之金主自發歸德連日暴雨平地水數尺軍士漂沒甚衆及蔡始晴復數月大旱識者以為不祥壬寅山東行省克王安知國主欲遷蔡遣人以蠟書言其六不

大金國志

卷二十六

七

可大率以為歸德環城皆水卒難攻擊蔡無此險一也歸德雖乏糧儲而魚芡可以取足蔡若受圍廩食有限二也敵人所以去歸德者非畏我也縱之出而躡其後舍其難而就其易者攻焉三也蔡去宋境不百里萬一資敵兵糧禍不可解四也歸德不保水道東行猶可以去蔡蔡若不守去將安之五也時方暑兩千里泥淖聖體豐澤不便鞍馬倉卒過敵非臣子所救六也雖然陛下欲去歸德莫若權幸山東山東富庶甲天下臣畧有其地東連沂海西接徐邳南扼盱楚北控淄齊若鑾輿少停臣仰賴威靈河朔之地

可傳檄而定惟陛下審察主以其言示宰臣宰臣奏
用安反復本無臣輔志此必參議張介等議之然其
業已遷蔡無可議者遂寢

御史蒲鮮世達西面元帥把撒合及其家自沃來歸
七月癸卯朔曲赦蔡州境內制曰天方悔禍少寬北
顧之憂人亦告勞爰故南巡之議惟今蔡郡實古豫
州干戈以來市井如故介孤墉而抗敵出于衆力之
輸勤及聞臨幸之初逾謹奉迎之禮人以至於垂淚
朕亦聽之動懷宜沾恩私曲加慰浣自天興二年七
月一日昧爽以前據蔡州管內支郡屬縣雜犯死罪

以下並行釋免官吏軍民各覃恩兩重歸德以南經
過去處曾應辦者遷一官百姓逃亡戶絕者拋下地
土聽人恣耕並免差稅自來拖欠官房地基軍需等
錢俱免追徵連日兵饒多有暴露骸骨仰所在官司
如法埋瘞嗚呼奉畜爾衆敢辭毫邑之遷時邁其邦
尚獲周家之助咨爾有衆體予至懷故茲詔示想宜
知悉

九月九日庚戌國主拜天子節度使之廳詔軍民提
控以上陪從禮成而諭旨曰國家開創以來務廣恩
德涵養汝輩百有餘年汝等或榮紹世封或秀拔民

伍披堅執銳積有歲時于此艱危與朕同患可為忠
矣今聞敵人將至正汝等扼腕吐憤立功報主之秋
縱元王事不失為忠孝之鬼比之奴顏婢膝甘從叛
逆者不猶愈乎况汝等立功常恐不為朝廷所知今
日臨敵朕所親見汝等其勉之既而各賜卮酒未竟
有覘騎馳奏城東有大軍數百突至門外甲兵踴躍
咸請一戰至有不披甲胄而出者大軍奔潰生擒一
人獲馬數匹而還 初十日大軍數百騎復駐城東
遣通事人大呼曰城中早降當免殺戮不然無噍類
矣國主登城遣忠孝軍元帥蔡八兒率挽強兵百餘
潛出暗門鑿城為穴渡汝水卒至大軍所左右交射
大軍遂潰別出數十騎躡其後生擒二人以歸自是
不復薄城分築長壘為持久計

言事者皆謂大軍圍築城壘乘其工役未竟人馬
遠疲四面合攻可以破敵若假之日月濠浚壘高
則無及矣朝議以軍士初集心有未安恐其出而
不返竟不出戰議者知其必亡

國主分軍防守四面并子城 是年宋遣使鄒伸之
至草地約夾攻云本朝與貴國素無讐隙前此寧宗
常遣使臣苟夢玉通和自後山東為李全所據河南

又被殘金阻隔貴國今上順天心下順人心遣王宣撫來通前好所以伸之等前來大朝許之國主聞宋使從唐州回驚悸無人色十月大軍壕壘城耀兵于城下旗幟蔽天城中駭懼及暮焚四關夷其牆而退初十日城中饑民萬餘訴于有司求出有司難之民大呼于道國主聞遣近待官分監四門門日出千人必老稚羸疾不足資敵者聽出之奉御內族絳山時在北門憫人之饑出過其數命決杖四十然出者多以城中虛實告大軍尋止之十二日以饑民給官船十餘艘聽民于城濠內採菱芡苳草民爭趨之數日而盡至鍤莎草根楸絞泥并牛馬骨以療饑自是殍者日多人至相食十一月宋遣襄陽大尉江海柔陽帥孟拱以兵萬人助大軍耀于城南且以箭射書入城中招諭軍民右丞仲德得之投之水火宋帥臣史嵩之運糧十萬給南北軍且置權場于城南更相貿易大軍賴之益修攻具斲木之聲聞于城中城中大恐往往竊議投降右丞仲德聞之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親諭軍民感奮始有固志十二月初四日大軍以攻具傳城有司盡籍民力丁助軍防守敢匿一丁者全家處斬隣人絞罪不足則

括婦人之壯健假男子之衣冠徃來搬運木石國主
親出巡撫每過軍民必叮嚀慰諭之久乃去仍命西
上閩門使王大濟權立右司郎中專造糜粥食之國
主親嗜慮有司減薄人有被創者駐馬近視傳藥軍
民感泣人百其勇 初九日大軍攻外城克之宿州
副總帥高利哥以戰歿砲軍元帥王銳因巡護南城
率十餘人出降 十四日權參知政事姜室率精銳
五百啣枚夜出西門人荷束藁沃膏油其上將燒敵
寨及砲具大軍覺知先于隱處伏挽強弩百餘發
矢亦發國兵却走中創者甚衆姜室中其口墮二齒
流血昏憤翌日乃蘇 十六日大軍併力攻西城以
火炮焚城樓因奪取攔馬牆大軍數千坎墻先登官
軍尋復得之手刃相持內外殺傷甚衆初大軍併攻
西南角弗能克轉攻西北角又弗克軍士有出降者
告以西門之北鳳子樓樊且微有稜角可攻克焉
十八日大軍復大至克其西城城中前期築柵浚壕
為備大軍雖克之不能入但於城上立柵自蔽南北
相拒 十九日國主悉出御用器皿賞軍士復括民
衣襖以賜將士謂之軟纏 二十二日國主微服領
馬兵百步軍千夜出東城將遁及柵不戰而還

天興三年宋理宗端平改元也正月庚子朔大軍以正旦會飲歌吹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饑窘嘆息而已初九日

大軍鑿西城為門五整軍以入金兵鏖戰及暮乃還聲言來日復集初十日搗三面精銳軍備西城未

明大軍果復來方大戰南面宋兵萬餘已薄城矣國主知城必破乃詔大臣遜位于東面總帥丞麟西向國讓金主自持符璽授之丞麟伏地拜泣不敢受國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肥不便韉馬城陷之後馳突必難顧卿平昔以趨疾聞且有將畧可稱萬一得免使祚胤不絕此朕之志也因起授符

璽丞麟惶恐跪受主乃退宣徽使溫敦僉東上閣門使事僕散不失引後主陞正座後主猶披甲胄立受百官拜唯忠孝軍元帥八兒獨不拜曰事至此禮成咸出迎大軍則南城之堙已有宋師旗幟後主分命諸將帥禦大軍俄而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守者關門縱大軍進金兵巷戰久不能禦退保子城金主既傳位後即閉閣自縊後主知主崩率百官詣前拜泣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不就可哀而已吾欲諡之曰哀何如倉卒無知禮者咸贊成之宿州有借位者諡曰莊故官僞子來者私諡曰閔或謂哀不足以盡諡天下士

左夫皆以義宗謚蓋取力禦大軍少卻尋四面併至城遂陷後主為亂軍所害

義宗自傳位總帥丞麟之後即閉閣自縊少頃權點檢完顏斜烈覺之矯制召丞御史蓋氏近侍局大使焦春和內侍局殿頭采規赴義宗前斜烈暎以名分與三人者皆從死初斜烈將從死遺言奉御絳山使焚之義宗自縊之所曰幽蘭軒火方熾子城陷近侍左右皆走獨絳山留為大軍所執問之為誰絳山曰吾奉御也大軍曰衆皆走而若獨

後何也絳山曰吾君已崩吾欲收其骨瘞之大軍笑曰若狂者耶汝之命不能保能瘞而君骨耶曰汝事汝君吾事吾君吾君有天下十餘年功業弗終身死忍使暴露遺骸與士卒等同共耶吾逆知以情告汝汝必不違吾故留然既瘞後雖寸斬吾吾不復告汝矣大軍以其言白倭蓋倭蓋曰此奇男子也因許之絳山乃入掇其餘燼裹以敝衾瘞于汝水之傍絳山再拜號哭將赴水軍士救之得免初義宗之被圍也知其不免然發憤經畫殊有闕志後城陷始以憂沮間出嘗謂近侍臣曰我

為金紫十年

皇子授為金
紫九祿大夫

太子十年皇帝十年自

知無大過惡死無憾矣但以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自古荒淫暴虐之君等為亡國此其所以為恨也又云自古無不亡之國亡國之君往往為人囚執或俘獻宗廟或起辱堦庭或餓死空閨或移置邊地朕皆不為也汝等觀之朕意決矣死社稷之心平昔素定云 是日日大赤無光京索間兩血十餘里

義宗少歷艱難生長兵革間遭家不造適丁斯時自愛王階疊大和昏荒敵國外患無有寧歲崎嶇汴京

大金國志

卷三十六

十四

之遷已同涸轍之窘矣義宗繼之尊師重道經筵有官勸農薄賦黜陟有條寸兵尺鐵不挑釁於四方因陋就簡不增廣於宮闈一意儉約勤心撫摩河南士庶稍稍歸之謂非守文之令主不可然區區以十數州之地不能抗方張之師而道喪時窮則有付之未如之何而已

太祖以甲午歲叛逆義宗以甲午歲亡國始於甲午終於甲午是有天焉豈伊人力哉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六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七

宋 宇文懋昭編

開國功臣傳

粘罕

粘罕小名烏家奴一名粘漢言其貌類漢兒後改名宗維武元皇帝從兄之子其祖曰劼閭乃武元伯父也父即阿廬里移賚孛極烈後雖貴襲其官加於見授官銜上維姿貌權偉能披甲周貫馬腹駝捷如風輪劍入敵人莫敢當幼時嬉戲為部伍擊刺之法有居後者擊之以鞭性特嚴酷殘忍沉鷲多謀遇戰時

大金國志

卷二十七

一

其下騎者騎步者步回顧者斬所以每戰必勝也武元初起時纔有千騎破遼寧江州後遼人益兵至二十萬女真以衆寡不敵謀降獨粘罕兀室婁宿曰我殺遼人已多降必見勦不若以死拒之粘罕奮鐵槌而前諸酋隨之遼人大敗自是乘勝入黃龍府五十餘州侵逼中京古白齊城也其後遼祚竟亡多其力也武元與南宋通和已議還燕京六州地粘罕不從指地圖曰欲作夏國往來次舍勿復言其後粘罕欲止割涿易兩州武元不許是年以罕為左都統太宗初改都統府為元帥府仍用罕為左副元帥幹高不之南

下也取和而還及再征宋京諸將猶以為難獨軍銳
意請行其後破京師遷徙二帝而去罕功居最初金
師渡河至城下見城上守禦以為難破先欲講和數
日罕曰城不難破城上人多多則易亂及城破日遣
八壯士先登城上果亂散走靖康初元七月彗星見
其芒亘數尺自北拂帝座并掃文昌或謂罕乃妖星
之精時國事大小罕皆總之雖卿相拜其前而罕不
為禮太宗朝罕之專權主不能令至於命相亦取決
焉後握兵不數年淫刑毒政皆高慶裔教成之兵權
既離掌握慶裔不免于誅而罕亦憤恚以死後諡曰

忠獻詔立廟大興府祀以天子禮樂

骨捨

骨捨武元從叔祖頗刺淑之孫於武元為從堂弟也
胡人多鬚雄傑多謀畧少恃射命中能越長壟初起
兵時骨捨以為必勝其後寧江渤海之捷秘計居多
骨捨與粘罕至相驩而骨捨才尤高武元在位二人
用事未嘗中覆每有所為皆許自專撫其背曰兒輩
作事必不錯也以至命相命官亦專決國中事非此
二人不行骨捨剛毅忍殺粘罕凡事骨捨而甚重之
與幹高不相下天會初封編國公

幹離不

幹離一名宗傑乃武元第四子江南誤呼作二太子為人眇小性慈仁喜談佛道武元帝奇其為人累更戰陣在軍中號為菩薩太子天會三年幹離不率衆南征破檀薊等州至玉田縣時宋郭藥師兵戈甲鮮明夜分渡河國兵亦懼幹離不巧東向望日而拜號令諸部而進未幾藥師降遂進圍京師後講和需金五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絹絲各一百萬匹及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而退師天會三年誅長勝軍三千人常勝軍乃遼人叛歸宋至是又叛歸金幹離不乃遣各人還歸本土居住為名問長勝軍曰天祚待汝如何曰天祚待我甚厚趙皇如何曰趙皇待我尤厚幹離不曰天祚待汝厚汝反趙皇待汝厚汝又反我今以金帛與汝等汝定是亦反我無用爾等於是皆惶悚而退既行遂遣四千騎以搜檢器械為名於松亭關皆殺之又遣人於金徽家搜檢器甲又賜郭藥師姓完顏拘之泊淀中或云太子本仁慈此舉受粘罕教使也天會四年九月復南征再圍京城幹離不先擁兵抵劉家寺粘罕繼到環城列柵分地為攻援之計破城時軍中屢欲血洗數次登門望城中有黃

旗兵將在雲中不可洗遂止然主洗城者粘罕與劉監軍太子不與焉蓋其性善耳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城破其後與粘罕共以太祖之命逼張邦昌卽位是時歸至燕山乃天會五年也山後議事太子欲以徽宗歸南粘罕未之許因打毬中暑而死後諡曰忠武

蒲路虎

蒲路虎一名宗雋太宗次子也爲人有勇力虬髯善射性愛民所居官必復租薄征得番漢間心但時有酒過後封究王除東京留守治渤海城勅令止飲行未抵治所有一僧以椽於瘦孟遮道而獻韓於木名有文理可

大金國志

卷二十七

四

受多用曰可以酌酒路虎曰皇帝臨遣時宣戒我勿得飲爾何人乃欲以此器導我耶令窪敦辣駭云獻殺也卽引去行刑者哀其無辜擊其腦裂欲令宵遁而以死告未畢復呼使前僧被血淋漓路虎曰所以獻我者意安在對曰大王仁慈正直百姓幸喜故敢奉此為壽無他志也路虎意解欲釋之詢其鄉以渤海對路虎笑曰汝聞我來用此相鶻突耳豈可赦卒殺之又於道遇僧尼五輩共輦而載召而責之曰汝曹群遊以冒法乃敢顯行吾前耶皆射殺之熙宗朝為太傅領尚書省事郎君吳矢謀反路虎連坐被誅

元朮

元朮一名宗弼封梁國王武元第六子江南謠呼作四太子也與其弟邢王阿骨保同母元朮生時穹廬中鬱鬱有氣甚異之爲人豪蕩膽勇過人猿臂善射遇戰酣出入陣中部衆憚之天會五年元朮與兄窩里啜率衆南征粘罕欲先圍汴京元朮遣人告粘罕謂獨力難攻旣而粘罕知未可圖果如元朮所言遂已七年爲右監軍請於粘罕乞提兵侵江南從之乃提兵自登州入海道破南宋三十餘州直至兩浙江東湖南州郡皆陷宋帝航海元朮回至鎮江宋將韓

大金國志

卷二十七

五

世忠提海舟駐洋子江以邀之元朮不得渡刑白馬殺婦人自刃其額以祭天後得破海舟之策大戰勝之以輕騎絕江而回江北屯於六合時左監軍註其無功欲再侵江南元朮辭之熙宗天眷年間廢劉豫以河南地歸於宋元朮時爲尚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銳意敗盟舉兵南征後敗於順昌敗於鄆城敗於柘臯乃始講和南北無事矣元朮臨終以堅守和好之說後賜諡曰忠烈

銀朮

銀朮一名銀朱武元第二從弟也在部落中以勇悍

知名刺虎搏熊輩伍無敵武元起兵時會集諸部共舉驍勇者充千人長衆推銀朮割移烈等首攻寧江軍破渤海子弟軍陷其州自後連年軍旅每戰必從天祚長春之役兵勢甚盛衆皆懷懼又盛寒雪深尺餘銀朮先鋒接戰少頃軍馬左旋三轉已橫屍滿野歷武元世屢戰有功至世宗天會六年銀朮爲萬戶粘罕諸道進師令銀朮等攻漢上遂將其衆號二十萬攻鄧州時江南財賦皆聚於鄧宋京西帥劉汲營繕儲峙甚備至是攻陷其城汲死焉鄧州旣破遂併取汝金房州之民以歸後爲威寧都統封澤國王

兀室

兀室一名悟室一名希尹武元帝疎族於屬爲子也武元起兵時兀室同爲謀主爲人深密多智目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虎滅遼國爲先鋒徑進入新川州節度使王從輔詣降又從破東京上京屢戰有功武元割燕六州與南宋時索百萬租賦方交割城於宋使趙良嗣請以十萬之數兀室笑而不答復云二十萬兀室曰此一小縣之數也皇帝已與兩府議不須論租賦止於歲幣外增一百萬繕倘有難色不如且盡契丹故疆良嗣力爭不勝自此國中有背盟意天

會二年遼主天祚率諸軍出夾山南州遇兀室軍戰於奄遏下水兀室率山西漢兒鄉兵爲前驅以國兵千餘騎伏山間遼兵驚潰天祚奔山金司與小胡魯謀南歸精兵五千人兀室遣婁室勃董領五百騎擊之殲焉遂擒天祚其後余覩謀反兀室自雲中聞其事見二人交馬議事余覩事覺伏誅兀室嘗副粘罕用事雖爲諸將所忌而嘗以智得免故粘罕以下皆不能及吳矢之反諸王連坐兀室時爲右丞相建謀伏兵宮內因其朝會悉擒殺之撻懶亦誅死兀室遂遷左丞相蕭慶右丞相遷左丞然熙宗畏其智術

深切忌之初客星守魯兀室占之太史曰不在我分野外方小災無傷未幾七月宋兗魯虞滕諸王同日誅死至九月客星守陳太史以告宇文宇文語之兀室不以爲怪是月果同蕭慶誅其應天道如此詔畧曰希尹心在無君言不近道建燕居而竊議謂神器以何歸誅慶曰迷國罔陵歎天相濟旣致於理咸伏厥辜賴天之靈誅於兩觀兀室第三子撻撻勁勇有智力兼百人兀室嘗與之謀國蒲路虎之死撻撻承詔召入後執其手而殺之爲明威將軍會元夕挾奴僕十輩入寡孀母家薰焉兀室在闕下其長子以告

命械繫於家。撻懼法而驚，遂失心。歸室不能坐，呼曰：「我將死人，問之曰：適蒲路虎來，後旬日死。」兀室哭之慟，曰：「折我左手，是年兀室亦被誅。」

婁室

婁室一名婁宿女，真人不知族屬之遠近。武元初，選族帳之壯武者為婁室，與焉室為人，個儻有大志。嘗曰：「吾部落數千，強盛如此，因時建義，功必有成。」及大兵攻取遼東，路顯州怨軍亦叛，蕭幹奔暨巫閭山。室以勁騎追之，大獲而還。武元攻燕室，為前鋒。遼左企弓等方脩守具，室等已登城。天會五年，室除萬戶，粘罕

遣室征陝西。至河中，宋師扼蒲津兩岸，不能渡。遂潛由上泚韓城縣，一夕履冰而過，直攻長安。進攻秦鳳，為宋將張嚴所敗。既而室至鳳翔界，伏兵五里坡，擊殺嚴。時宋師至富平，室擁兵驟至，負柴囊土，籍淖平。行進薄其營，與劉錡戰，勝負未分。而我師鉄騎出，直擊環慶軍。宋師遂敗。時室為陝西諸路選鋒都統。天會十年，薨。太宗朝封邵王。

撻懶

撻懶一名撻辣，一名昌武元從弟也。為人驍勇無賴，少時暴橫部落，苦之從破燕山。武元愛其雋爽，太子

兩圍宋京懶皆以兵從天會五年遷左監軍馬撻屯
軍北京懶攻敗之七年兀朮侵江南懶屯濱州以守
山東八年自濰州引衆侵淮東授兀朮宋將張俊以
懶善兵其鋒不可當徒手搏虎并亡無益懶急攻楚
州陷之又引衆攻秦州水寨張敵萬爲敵萬所敗其
婿萬不刺被擒九年居祁州請於粘罕乞割齊國滄
州鹽場不從十二年齊國乞兵懶權右副元帥提兵
以應之天眷二年爲都元帥割河南歸於宋懶主議
欲以廢齊也齊旣廢謀再征宋旣而郎君吳矢謀反
事連懶伏誅其子大拽馬亦被囚因赦得出庶子烏
拽馬名昺字勉道後爲平章

大金國志

卷二十七

九

撒離曷

撒離曷女真人不知其族屬遠近女真起兵時以宗
族近親爲將相曷曷晚後特以驍勇見知於粘罕再
圍宋京時曷曷爲萬戶婁室征陝西曷曷副之屢戰
有功天會八年攻邠州宋將曲端拒之至白店原據
高原而陣望黑峯之敗懼而泣十年與齊國合兵屯
於鳳翔十一年提兵直趨金商入洵陽界宋將邵龍
敗走遂入荊州進趨饒風嶺扼宋吳玠不能前乃斬
其千戶李董數人募死士由饒風之左道援崖而上

升遂攻祖溪關還陷興元糧盡而反十二年復領兵
攻宋仙人關爲吳玠所敗乃退師天眷元年遷左監
軍二年遷左副元帥提兵自河中府渡河入同州界
破永興軍陷鳳翔府陝右大恐旣而折合字董戰敗
中傷退屯武功和議再成南北不復戰矣吳矢反諸
王以次誅死高昌亦被誅

窩里嘔

窩里嘔一名宗輔武元第五子江南誤呼作三太子
也太宗朝封晉王天會五年幹禹不死代爲右副元
帥是冬自燕山率衆由滄州渡河以攻山東次年冬

以衆渡河攻下開德府遂攻濮州會宋信王榛遣馬
擴會兵而來里嘔報粘罕共爲之備宋師至北京之
清平里嘔撻懶復攻敗之天會十二年齊國乞侵江
南諸將皆沮其請惟里嘔請行於是代粘罕爲左副
元帥與劉麟劉猷等自淮陽分道南侵舟師由清河
陷楚州追攻承州會雨雪乏糧且戰不利聞皇帝疾
遂回師熙宗卽位封冀國王正除左副元帥窩里嘔
自燕山入見卒於途其後世宗立以宗輔名非帝王
之號改其名曰宗堯追尊皇帝廟號懿宗

烏陵思謀

烏陵思謀本北遼合蘇款女真乃居遼地俗呼熟女真如陝西熟番之類也女真姓烏陵最微賤小名撒盧母本無名字後以門下被虜人洛陽進士吳壽蘇間立名曰思謀字曰仲遠初起兵時思謀方負柴粘罕虜之遂以其弟石窟馬之乳母妻之命爲都提點乃北人貴家奴僕之稱也至是罕死思謀赴喪石窟馬以乳母之故請於皇帝後以累充奉使有勞令樞密院白身差權太原府尹故得是任思謀奸狡多慮善於周身女真之中素稱辨慧小術淺算多有可取後以改定官制於初元換授寧遠大將軍沁南軍節度使知懷州其後元帥兀朮主兵凡軍國大事皆問之思謀以北人常充奉使也

韓常

韓常字元吉燕山人也父慶和在遼爲統軍太祖入燕常隨父降俱授千戶慶和入侵江南累戰有功後授副統屯真定正授雄州觀察使常善射以挽強見稱射必入鐵兀朮渡江常爲先鋒至湖南與向子諲戰子諲不能敵攻圍八日城破兀朮自江黃間南渡令常竟趨衢信以爲援兵兀朮攻明州常以兵從與張俊戰於高橋俊遁兀朮自江南歸論功仍陞爲萬

戶都統屯河中府未幾隨兀朮之陝西攻仙人關爲
宋吳玠所敗常被南軍射損左目衆不能支遂回軍
然亦以此受知於兀朮兀朮首尾陝西凡數年常必
隨從其後順昌之戰常在白州龍渦下寨拒城三十
里宋劉錡千餘騎擊之衆頗死傷兀朮旣敗以常守
順昌府方兀朮未南征之先常爲濬州守一日與其
判官宮茵論南北兵戰之事茵曰此非南之所能敵
蓋諛之也常曰不然今昔事異昔我強彼弱今我弱
彼強所幸者南人未知北間事耳至順昌之敗其言
果驗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八

宋

宇文懋昭編

文學翰苑上

宇文虛中

宇文虛中字叔通成都人宋黃門侍郎以奉使見留
任爲翰林學士承旨皇統初時南人多在上京謀奉
虛中爲帥奪兵仗南奔事覺詔繫獄先是虛中在朝
語言諧謔諸貴族大臣久不平之及鍛鍊所藏圖書
爲反具虛中嘆曰死自吾分至於圖籍南來士大夫
家例有之如高待制士談圖書尤多豈亦反耶有司

大金國志

卷二十八

一

承風旨并寘士談極刑人至今寃之

蔡松年

蔡松年字伯堅父靖宋季守燕山仕國朝爲翰林學
士松年行臺尚書省令史出身官至尚書右丞相鎮
陽別業有蕭閑堂自號蕭閑老人薨諡文簡

蔡珪

蔡珪字正甫松年子也七歲賦菊詩語意驚人天德
二年進士擢第歷澄州判官三河簿正隆三年銅禁
行官得三代以來鼎鍾彝器無慮千數禮部官以珪
博物且識古文竒字辟爲編類官丁父憂起復翰林

修撰同知制誥改戶部員外郎太常丞朝廷稽古禮文之事取其議論爲多大定十四年由禮部郎中出守濰州道卒有續歐陽文忠公集錄金石遺文燕王墓辨等書傳於世

高士談

高士談字子文宋高瓊之後宣和末任忻州戶曹任國朝爲翰林直學士皇統初預宇文之禍有蒙城集行於世子公振亦有詩名

馬定國

馬定國字子卿荏平人少日志趣不凡宣政末題詩酒家壁有蘇黃不作文章伯童蔡翻爲社稷臣之句用是得罪名亦顯天眷年間遊歷下亭以詩撼劉豫與語大悅授監察御史仕至翰林學士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定國以字畫考之云宇文周時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號薺堂先生

施宜生

施宜生字明望福建建州之建陽人宣和末爲潁州教官後仕齊又仕國朝官至翰林學士正隆中嘗奉使於宋自號三住老人

郝俱

郝俱字子玉太原人正隆二年進士仕至河東北路轉運使有詩云功名角上無多地風月壺中自一天子居簡亦有詩名居中樞密院令史出身正大末除鳳翔府治中南山安撫使詩亦甚工號虛舟居士

李晏

李晏字致美高平人父彥實工詩有云少年日日醉花邊短白長紅一一憐自笑老來心尚在惡風常廢五更眠又賦梅云冰骨有香魂乍返玉顏無暈酒全消皇統二年晏進士釋褐積遷至翰林學士高文大冊號稱獨步拜御史中丞初遼人掠中原及得奚渤

海諸國生口分賜貴近或有功者大至一二州少亦數百皆爲奴婢輸租於官且納課給其主謂之二稅戶大定初一切免爲民間山寺僧賜戶三百與僧共居供役而不輸租故不在免例訴者積年臺寺不爲理又訴於晏晏上章畧云天子作民父母胥吏弄法舞文沙門旣爲出家可與男女雜居乎書奏宰相持不可世宗詔晏與相詰難晏伏前曰前日車駕幸遼東閭山寺僧曾供從官一宿之具寺僧物陛下物也陛下無以此直寺僧而使三百家受屈世宗笑曰李晏劫持我耶卽日免之明昌初爲禮部尚書分諸道

府試復經義設童科皆自晏發之出爲沁南軍節度使力辭改昭毅軍節度使子仲畧任至山東路按察使

王寂

王寂字元老薊州玉田人天德三年進士興陵朝以文章政事顯終於中都路轉運使卒諡文肅有拙慚集北廷錄傳於世

劉昂

劉昂字之昂興州人大定十九年進士是時昂有聲場屋其律賦皆自成一家輕便工麗差有捷法早年

得侍省祿考滿授平涼路轉運副使昂作詩得晚唐體尤工絕句往往膾炙人口張秦娥者頗能小詩其賦遠山云秋水一抹碧殘霞縷半紅水窮霞盡處隱隱兩三峯其後沅落昂贈詩云遠山句好畫難成柳眼才多總是情今日衰顏人不識倚爐空聽煮茶聲又云一頃山田半欲蕪子孫零落一身孤寒窻昨夜蕭蕭雨紅日花稍入夢無秦娥爲之泣下章宗朝自國子司業遷左司郎中以言降上京留守判官道卒

楊雲翼

楊雲翼字之美樂平人明昌五年經義進士第一人

詞賦亦中乙科宣宗頻歲南伐事勢有決不可者論議之際時相多以避嫌不敢言雲翼獨極諫以爲兩淮生靈皆陛下赤子不能外禦北兵而取償於宋以天下爲度者不如是也是後再出兵時金軍幾爲宋所覆宣宗悔悟責主兵者曰我當何面目見楊雲翼耶興定末拜吏部尚書中外望其入相竟以足疾不果正大五年終於翰林學士諡文獻

史肅

史肅字舜元京兆人僑居北京之和衆業科舉爲名進士歷赤縣及幕官入爲監察御史遷治書出刺通州大忠黨擢起爲所絀謫靜難軍節度使副使大安初居爲中都路轉運副使起戶部正郎復坐鐫降同知汾州卒官肅尚理性之學屏山學佛自肅發之高才博學作詩精緻有理尤善用事古賦亦奇峭有詩集號澹軒遺藁云

蕭貢

蕭貢字貞卿咸陽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自涇州觀察判官召補省掾不四五月拜監察御史累遷右司郎中預修泰和律令所上條畫皆委曲當上心興陵嘉嘆曰漢有蕭相國我有蕭貢刑獄吾不憂矣又奏

死囚獄雖已具仍責家人伏辯仲寬抑詔從之遷刑部侍郎入謝曰臣願因是官廣陛下好生之德主大悅凡貢所平反多從之歷大興尹德州防禦使知大名府陝西轉運使河東北路按察轉運使靜南軍節度使南京都轉運使御史中丞以戶部尚書致仕卒諡文簡有註史記百卷公論等文傳於世

李適

適字平甫樂城人明昌二年進士泰和中爲大興幕官時虎賊知府事賣權恃勢奴視同列適每以公事相可否不少假借又摘其陰事數十條欲發之虎謀

篡者也聲勢焰焰人莫敢仰視乃爲一書生所抗積不平先是非罪誣染之幾至不測雖有以自解竟坐是仕宦不進以東平治中致仕閔居陽翟十餘年號寄菴先生臨終戒家人吾明日歸爾輩甚勿遽哭果如期而逝家人哭不禁良久聞戒汝勿哭令我心事散亂言畢目復瞑其明了如此適工畫山水龍虎亦入妙品皆行先輩不傳之妙平生詩文甚多云舊管新收粧鏡在昨非今是酒盃乾贈筆工云工不能書何以筆士須知筆乃能書皆佳句也

馮延登

延登字子駿吉州人承安三年進士爲寧邊令趙秉文守此州與之考文論義相得甚歡故延登詩文皆有律度正大末奉命北使見留使招鳳翔不從欲殺者久之割其鬚髯羈管豐州二年乃得還天興初元授禮部侍郎京城陷自投井中詩文最工隆安道中元日題云山岡重複三年日溪路縈洄一帶天老境飄零情更惡又從馬上得新年

梁持勝

持勝字輕甫絳州人大定進士質直尚義有古人風仕至保大軍節度使有諫世宗田獵表傳於世泰和六年持勝復試進士制策優等宏辭亦中選貞祐初由太學博士爲威平治中宗室承裕辟爲僚佐承裕死太平謀不軌以兵脅持勝作文移持勝不從大罵卽日遇害時年三十六贈韓州刺史初赴官有詩云山雲欲雨花先慘客路無人鳥亦悲人以爲識云

馮璧

璧字叔獻承安二年進士歷州縣召入翰林再爲曹卽宣宗朝屢以使指鞠大獄其時權貴如歸德知府宿州總帥聲勢焰焰朝廷知其跋扈而不能摧伏者璧以法臨之毛髮不貸也幼有重名不畏強禦興定

末以同知集慶節度使事致仕居菘山龍潭者十餘年放浪山水間人望以爲神仙題明皇擊梧桐圖云三郎耳譜趨花奴風調才情信有餘天寶錯來非一拍霓裳中節亦區區詩文行於世者最多北渡還鄉里年七十九終

韓玉

玉字溫甫其先相人其後北遷爲漁陽人明昌五年經義詞賦兩科進士入翰林爲應奉一日應制百篇文不加點又作元勳傳稱旨章宗嘆曰勳臣何幸得此人作傳耶秦和初建言開通州路水漕渠船運至

都陞兩階授同知陝西東路轉運使事大安三年都城受圍夏人連陷邠涇陝西帥司檄玉爲都統府莫軍旬日得萬人籍秦州塲買馬官香及鳳翔買馬七百寶雞埋沒官鐵他州郡弓弩數千以給軍出屯華亭與夏人戰敗之獲牛馬千餘時夏五萬兵圍平涼又戰於北原夏人疑大軍至是夜解去當路者忌其功驛奏玉與夏人有謀朝廷疑之使使者授玉河平軍節度使且覘其軍先是華州李公直以都城援絕謀舉兵入援而玉恃其軍爲可用亦欲爲勤王之舉乃傳檄州郡云始自賊臣貪容奸賂繼緣二帥貪

銅威權既止夏臺之師旋致會河之敗又云人誰無
死有臣子之當然事至於今忍君親而弗顧勿謂百
年身後虛名一聽史臣只如今日其後京兆統軍以
謀反誅公直并及於玉玉赴官道出華州被囚死於
郡學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九

宋 宇文懋昭編

文學翰苑下

王若虛

若虛字從之藁城人承安二年經義進士釋褐鄆州錄事歷門山令入翰林自應奉轉直學士居冷局十五年崔立之變群小獻媚為立起功德碑以都堂命召若虛若虛外為遜辭而實欲以死守之時議稱焉北渡後居鄉里癸卯三月登泰山憩於黃峴峯之萃美堂談笑而化若虛少負海內重名而不立崖岸滑稽多智而更雅重自持誠所謂一時名流矣

大金國志

卷二十九

一

麻九疇

九疇字知幾莫州人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故所至有神童之目章宗召見問汝入官中亦懼否對曰君臣父子也子寧懼父耶章宗大奇之弱冠任大學有聲場屋間南渡後讀書北陽山中興定末府試經義第一詞賦第二省試亦然正大三年公卿連薦九疇可試館職乃賜及第授太祝權太常博士應奉翰林文字九疇天資野逸高蹇自便壬辰歲過亂卒

高庭玉

庭玉字獻臣思州人大定末進士章宗衛王朝甚有時名為人豪傑尚氣節一時名士多歸之貞祐初自左右司郎官出為河東府治中與知府復興屢以公事相可否時都城受圍使驛阻絕復興為安撫副使懼庭玉謀已乃以造逆訊之庭玉就逮龐才卿雷希顏王士衡辛敬之皆被羅織幾有一網之禍比赦至庭玉瘦死

張萬公

萬公字良輔東阿人正隆二年進士仕長山令有惠

大金國志

卷二十九

二

政人為立祠入為右司員外郎太師淄王愛之許以宰相器明昌初遷御史中丞以言事忤旨除彭國軍節度使召為大興尹拜參知政事以母老乞歸養出判東平河中濟南丁內難起復擢平章政事封壽國公為相知大體有教龐耆父之目既致政而眷顧未衰復起判濟南安撫山東便宜行事未幾得請薨諡文貞配享章宗廟庭

董師中

師中字紹祖邯鄲人後徙洛州皇統九年進士承安中入政府直道自立泰和初妃李氏方寵幸兄喜兒

為宣徽使有揚國忠之權時有曰庭方者上書云大臣持祿近臣怙寵章宗覽之顧謂怙寵者誰時喜兒侍立師中倒芴指之曰謂李喜兒輩章宗頷之師中嘗言作相不難但一心正兩眼明足矣少喜詼諧及在相位未嘗廢談笑然不害為名相俄致仕賜第京師薨

晉鼎

鼎字和之代州人大定中進士歷官至參知政事宣宗朝貞祐二年拜尚書右丞車駕南渡出為平陽節度移知河東南路宣撫使四年授樞密副使權右丞五年進平章政事封華國公行臺關中未幾兼左副元帥明年以溫國公致政進封英行臺衛州薨於位鼎在長安日有乞致政表云興造功業方聖主有為之時表裏山河豈愚臣守拙之地其為國一念可知也

張行中

行中字信甫營州人大定中進士衛紹王朝虎賊已除名為民賄遺權貴得復用行中言其必反及弒逆自為太師尚書令澤王行中時為禮部尚書人謂其必為所殺甚危之一日虎下禮部鑄監國寶行中持

不可虎雖怒竟不敢殺也宣宗即位授參知政事丞相高琪專權用事人莫敢仰視惟行中興之抗論朝廷稱焉

路仲顯

仲顯字伯達冀州人其母有賢行教仲顯讀書正隆五年進士明昌初授武安軍節度使雲朔用兵仲顯奉使江左還獻賜幣以佐軍未報而仲顯死章宗詔以所獻還其家夫人傅氏曰此非吾夫意復上之有司不聽夫人付之州學買上田二十畝有奇故相馬琪時判州事聞于朝賜號成德夫人

耶律履

履字履道東丹王七世孫學通易太玄至於陰陽歷數無不精究嘗以鄉賦一試有司以露索為耻遂不就舉蔭補國史掾章宗朝遷薊州刺史入翰林為修撰歷直學士待直禮部尚書特賜進士第俄預淄王定策功拜參知政事明昌元年進右丞薨謚文獻

王予可

予可字南雲遼西吉州人父本軍校南雲亦嘗隸籍年三十大病後忽發狂能把筆作詩文及說世外恍惚事南渡後居上蔡過文士則稱大成將軍於佛前

則諦摩龍什於道則騶天玄俊於貴游則威錦堂主人為人軀幹雄偉貌亦奇古戴青葛巾項後垂雙帶狀若牛耳一金鏤環在頂額之間兩頰以青煙之指為翠鬢衣長不能掩脛故時人有峭腿王之目落魄嗜酒每入城市人爭以酒食遺之夜宿土室中夏月或屍穢在傍蛆虫狼籍不恤也人或問其故事其應如響諸所引書皆世所無有烹茶詩云簾捲綠陰花外月玉山冰雪醉扶翁凌霄花云啼鳥倒銜金羽舞驚蛇斜倚玉簾飛張伯玉與之游最狎士辰兵亂為順天軍將領所得知其名竊議欲挈之北歸館於州

之瑞雲觀南雲明日見將領自言云我不能住君家瑞雲觀也越三日卒後有見之淮上者

李獻甫

獻甫字欽用遼西人博通書傳於左氏及地理之學為人有幹局時人以精神滿腹目之歷咸陽簿行臺掾屬正大初夏人請和馮子駿往議欽用預行夏使有口辯馮無以折之欽用曰夏國與本朝和好百年今雖易君臣之名而為兄弟之國使兄而輸幣寧有據耶曰兄弟且不論宋魯與吾家二十五萬匹典故具在君獨不知耶金朝必欲修好非此例不可欽用

作色曰使者尚忍言耶宋以歲幣餌居家而賜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國君臣無一悟者倘如宋舊本朝雖歲竭五十萬無不可使者語塞和議乃定朝廷錄其功授慶陽總帥經歷尋辟長安令入為尚書省掾壬辰用兵奏充行六部員外郎守備之策時相賴之以功遷領南軍節度使義宗東巡死于蔡州之難

党懷英

懷英字世傑奉符人在孕時母夢道士吳筠來托宿及懷英生儀觀秀整如神仙少穎悟日授千餘言放浪山水間詩酒自娛簞瓢屢空晏如也大定十年進士甲科調成陽軍事判官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致任大安三年九月終是夕有大星殞于所居之堂衆驚視之而公已逝矣諡文獻禮部趙公秉文作墓誌云公之文似歐公不為尖新奇險之語詩似陶謝奄有魏晉篆籀入神李陽冰之後一人而已

趙秉文

秉文字周臣涇陽人少穎悟讀書如夙成大定中進士應奉翰林文字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完顏守貞可大用又言訟獄征伐國之大政自古未有君以為可大臣以為不可而可行者坐議訕免官起

為同知青嵐州轉北京路轉運使度支判官章宗嘉
其敢言泰和二年改戶部主事翰林修撰兼侍讀學
士轉侍讀興定中拜禮部尚書同修國史知集賢院
開興中薨

周昂

昂字德卿真定人大定初年二十一擢第釋褐歷南
和令遷良鄉令入拜監察御史路宣叔以言被斥昂
遂以詩生謗訕停職後至沁南軍節度同知大軍至
城陷昂與其子嗣明同死于難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

宋 宇文懋昭編

楚國張邦昌錄

邦昌字時彥魏州冠氏人也少登進士第歷任滄州教授改國子書庫正字通判曹州至宣和元年累遷至尚書右丞改左丞遷中書侍郎當王黼用事與童貫共啟邊釁邦昌無所可否於其間時論罪之宋徽宗既內禪至欽宗靖康元年拜少宰兼中書侍郎金師既破京城勒令別主異姓令下甚嚴有一人云邦昌舊任宰相姑舉之以塞責金師回牒云若果舉邦

昌仰文武百官僧道軍民各親書押字日下等守以備冊禮時邦昌見在軍前獨中丞秦檜獨狀論列以為邦昌輔相無狀不能盡人臣之節以釋二國之難不足以代趙氏情願乞押付軍前衆人署名舉邦昌靖康二年三月一日邦昌入居尚書省令聽百官班迎南薰門邦昌卧病不食金帥令勸進邦昌謂王時雍等曰諸公怕死又搬送與邦昌耶雖暫假而歸焉可免禍先是正月十五日太宰張邦昌奉使還闕至城外軍前留之及是金師告報城中欲遣邦昌入城御史臺校準改例率文武百官迎於南薰門如期而

集者九數千人士庶往觀又數萬人范瓊江長源等
願兵分列左右自州橋及門下森布如織申刻邦昌
入門金將送者及門而返邦昌之入也徑詣尚書省
百官敦請卽皇帝位猶豫未決緣軍前先有指揮故
也邦昌與百官相見慟哭盡哀從官卿監郎官十員
晝夜直宿續增作十五員掌管事務并使臣十員祇
應三衙亦同直宿金師令勸進于尚書省邦昌卧病
不食者四日故有諸公掇送之言次日金國文字來
限三日立邦昌不然下城屠戮都人震怒三日金使
來促勸進取推戴狀衆人泣勸再三方從留京司遂

以推戴狀申欲以初七行冊命之禮邦昌誓自裁或
曰相公城外不死今欲死塗炭一城耶遂止初六日
閣門制儀榜擇次日卽皇帝位是日有內親事官數
百人以不忍屈節立異姓殺妻奴焚所居謀赴義于
金水門外統制官吳革為首被誅初七日早百官僧
道會于尚書省奉冊寶入門涕泣上馬至西府門佯
為昏憤欲仆立馬少蘓復號慟午時導引至宣德門
西闕下馬入幕次復慟有金國魯大師以下五十人
持御衣紅傘來設于幕次邦昌出次步至御街褥位
望金國拜舞跪受冊寶冊文其畧曰失德者亡天命

寔假于我手當仁不讓歷數方在於爾躬咨爾張邦
昌云可即皇帝位國號大楚都金陵邦昌御紅纒
還次訖金帥揖邦昌上馬出門百官導引如儀邦昌
步入自宣德門由大慶殿至文德殿前進輦却弗御
步升殿於御床西側別置一椅坐文武合班賀傳指
揮云本為生靈非敢竊位其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遽
拜時雍權領尚書省吳玠莫儔皆權樞密院呂好問
門下侍郎徐秉哲中書侍郎范瓊以斬吳華功陞正
任觀察除殿帥大抵往來議事者行儔也逼逐上皇
以下者時雍秉哲也脅制都人者范瓊也遂皆擢用

先是金帥送邦昌入城時邦昌堅不肯立久之百官
有進言于邦昌曰相公且權他日相公為伊呂為王
莽皆在相公處之邦昌乃勉強從之曰某以九族保
此一城人民邦昌冊立時百官對金帥皆慘怛邦昌
亦色喪惟行儔輩欣然若有所得十二日邦昌手詔
曰迫迫大國之威俾救斯民于水火諸公橫見推迫
不容於自裁近覽文牒狀牒至有以聖旨稱之夫聖
孔子不居則予一人其何敢焉應今後有自內傳出
者為中旨有面得者為面旨出四方者為宣旨邦昌
每日於迎陽門上罷去閣門儀制設常禮畢與執政

使從以上對坐議事語則稱名字過金人至則遽易服衛士等曰伶人往曰作雜劇每粧假官人今日張太宰作假官家金人如蕭慶郎律廣王芮高尚書曹少監等邦昌向在軍前鞠躬俯伏不暇至是皆列拜階下邦昌辭讓則曰陛下不受臣拜見元帥必死今日陛下乃昔日南朝天子也十四日金帥以邦昌之請罷括金銀邦昌往謝金帥議七事迎接殿下相揖以升致賓主禮酒三行二十八日金帥回師邦昌偕天子儀位法駕縞素出南薰門設香案率百官士庶北望慟哭謂二帝北遷也二十九日邦昌服赭袍張紅蓋乘馬出南薰門餞別二帥及午而返肆赦至蔡州不行乃收之迎宋元祐皇后垂簾四月初十日邦昌避位邦昌偕位首尾三十三日不御正殿不受常朝不山呼見群臣稱予不稱朕旨稱面旨由內降只白中旨宣示四方則曰宣旨手詔則曰手書至于禁中諸門悉緘鎖題以臣邦昌謹封火抵每不敢有僭意逼迫金國之命耳其後死于潭州方邦昌抵貶所寓居潭州天寧寺寺有平楚樓取唐沈傳師目傷平楚虞帝魂之句也得宋帝賜死詔徘徊退避執事者迫之登樓邦昌仰首忽覩平楚二字長嘆就縊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一

大金國志

卷三十一

五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一

宋 宇文懋昭編



齊國劉豫錄

劉豫字彥游景州阜城人家世為農至豫始應進士舉元符中登第累官郟縣召除殿中侍御史少時常盜同舍生白金孟紫紗衣及是言者發其夙醜豫因上疏自明徽宗赦勿問未幾累章言禮制局事上批云劉豫河北村叟不識禮制送吏部與差遣遂出為兩浙察訪抵真州喪妻翟氏繼丁父憂因家焉高宗辛揚州樞密使張慤與豫有河朔職司之舊力請于

大金國志

卷三十一

一

朝欲與一郡時濟南太守張悅遲留未行俾豫起復代之除中奉大夫知濟南豫欲撫江南一郡而兩府厭其煩不許謁見豫懷憾而去到郟惟務酷刑以快私忿除父子容隱條犯者皆相坐罪金師侵山東豫遣子出戰金兵圍之數匝令郟倅張東往援金兵解去遣人囑豫以利俾令投降豫與東出城百姓攔路願守不降豫因出城詣軍前通款是年夏以豫節制京東兵馬徙東平豫遣使說東京留守上官晤令叛晤焚書斬使又以賄晤晤左右喬思恭宋厚俾說晤反晤屠之天會年間濟南有漁得鱸者豫望為神物

之應乃祀之夏附豫姦黨言北京順豫門下生禾五穗同本以為豫受命之符於是齊魯之間僉附會為推戴而豫亦使子麟齋重寶陰賂粘罕左右求僭立粘罕遂注意於豫豫詭辭乞立張孝純金主又遣使就豫治所問軍民百姓欲立者衆未及對獨豫鄉人進士張陔越次應之曰願立豫其議遂決是月戊申金主遣西京雲中府留守高慶裔禮部侍郎韓昉備禮以重緘立豫冊之曰冊授爾為皇帝國號大齊都于大名世修子禮永貢虔誠付爾封疆並同楚舊豫遂僭立于大名府以李孝揚權左丞張東權右丞兼

吏侍以子麟提領諸路兵馬知濟南前太原尹張孝純守尚書右丞相以弟益為大名留守王夔為汴京留守升東平府為東京以汴京為西京以歸德為南京豫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名大名遂起四郡強壯為雲從子弟應募者六千人又以境內三代有官或本身有官人為三衛官曰翼衛曰勳衛曰親衛二年升一等及六年即以試弓馬合格人出官是時金師南侵回俾李鄴李球李傳鄭億年臣于豫豫除傳御史億年工部侍郎冬遣孝純奉冊寶冊母翟氏為皇太后妾錢氏為皇后面間房緡以十分為率五

登納官十一月詔曰王者受命建元以正始近古以來仍紀嘉號以為天下更新乃者即位之初有司請遵舊制朕以大國之故避避未遑而使命遠臨促立別號以昭受命之元用新我齊民之耳目嘉與諸夏共承天休其以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後為阜昌元年布告天下咸使聞知李鄴留守東平李儁知單州李休陽穀令馮長寧請立什一稅法除戶部侍郎是年依倣金國法鄉各為寨推土豪為寨長五家為保雙丁籍一為軍月兩點集呈試合格者與補効用正軍不願者聽州縣市民亦各籍為伍軍單丁夜巡雙丁

上教每調發一人即同保四人備衣甲錢糧等費凡三年一替惟効用正軍官破請給時有百姓醉酒罵豫你是何人要作官家大宋何負於爾豫斬之滄州進士邢希載上言有大利害乞見豫既召到即言莫若遣使密通江南不然結好西夏為援豫榜於市云上國間知與生靈為害不細斬首號令

阜昌二年麟封梁國公尚書左丞相張昂權右丞相十月遣弟益守汴京徙李儁知襲慶府十二月東京官屬并父老更卒及僧道捧表請遷都詔史平補上

州文學僧道賜齋

阜昌三年四月遷都于汴是日暴風卷旆屋瓦震動
都人大恐豫屈赦以安之 奉祖考于舊太廟追尊
其祖為徽祖毅文皇帝父為衍祖睿仁皇帝親巡郊
社 遷弟益為京北留守 劉麟以所籍鄉軍簽為
本府十三軍綱羅英俊置諸左右嘗語其參謀馮長
寧等曰趙氏宣政間童蒙蔡爭兵權幕府從事皆闖冗
取具之人一旦金兵入界召問之面色已無主矣諸
公宜以前車為鑒常博祝簡進遷都賦又進國馬賦
其大畧曰蠢爾蠻荆弗賓弗降因將突騎長驅不資
一葦之航豫手批褒答減二等磨勘西京兵士賣玉

注梳與三路都統豫疑非民間物勘鞫之如得于山
陵中遂以劉從善為河南淘沙官發山陵金人發不
盡棺中水銀等物以谷俊為汴京淘沙官發民間埋
窖及無主墳墓中物 六月大雨豫以為德政所感
布詭語使子麟代謝于相國寺中太乙上清宮 張
孝純致仕張昂權右丞相兼門下侍郎鄭億年知開
封府 九月長星見太皇太后死諡曰慈獻宋厚上
書言利害豫以其說上官晤之故特錄用之 李侁
言什一稅法利害可採遷監察御史 李郭權右丞
范恭守左丞

阜昌四年二月葬太后于東平儀仗一如朝廷禮但所標揭皆田家村姬之衣 是月賜狀元羅誘以下八十四人及第 五月馮長寧許伯通刪修什一稅法大畧云宋之季世稅法害民權豪兼并元元窮蹙九月學士院馬定國進君臣名分論其言指斥南宋尤甚豫批定國轉一言

阜昌五年四月以許青臣為殿前太尉拆毀景靈宮得真宗玉石像碎為二十八段 九月手詔誣汚南朝其畧曰朕膺受天命撫治中原永惟吳越巴蜀江湖嶺海皆定議一統之地其淪陷不忍用兵且莫久自悔艾稍能革其不道故為之請于大金欲割江表之地而封之豈圖怙惡不悛蔑棄大德乃敢偽通使聘密圖吞噬先乘不備之隙攻叔汝賴後舉烏合之衆侵掠鄧襄至妄肆蜂蠆之毒有取燕雲之謀若尚加含忍則南北生靈何有伏息安泰之期是用提督大軍直搗僭壘播告天下明體至懷

阜昌六年正月朔日食豫兵與宋師迎戰齊兵屢敗繼聞宋帝親征兀朮詭示渡江之形金軍宵遁麟以騎兵環遠一夜馳一百四十里入宿州始少安西北大恐尋多散文榜以金王崩名曰班師 二月改什

一法行五稅法 七月毀明堂得金龍之金四百兩
大銅錢三百萬是日天地晦冥 八月麟出獵陳雷
義黨百餘人欲擒以南歸事覺悉斬於汴京 劉復
知濟南孫劉觀知淮寧軍 十月民鬻子者官以百
稅有告李儔罵丞張昂口溺降五官爲號州監酒
十二月張東卒

阜昌七年春賜狀元邵世矩以下六十九人及第改
明堂基爲講武殿 九月以許青臣權大總管子麟
領東南道行臺尚書令馮長寧行臺戶部侍郎行軍
參謀李鄴行臺右丞講武議軍事僉鄉兵三十萬號
七十萬分兩路南寇東路由紫荆山出渦口犯定遠
宣化以姪劉猷統之西路奔廬州以子劉麟統之李
成孔彥舟閔師古輩皆在麾下詔榜示指斥尤甚
於五年淮泗之役軍之始行也臨汝軍守宋著部夫
到京麟以後期斬之繼斬使臣趙倚麟因語人曰己
去趙宋矣尋大敗於濠壽之間失軍車七千輛船七
百隻亡歿散走者大半喪器甲交鈔軍需竊設之物
不可勝計於是廢猷爲庶人免劉復官徙劉觀爲東
路留府以妻弟翟綸爲南京留府

阜昌八年四月有群梟於後苑又有烏數千鳴於內

作休也之聲豫立賞掩捕獲一烏者賞五千 五月
無雲而雷龍起於宣德門左捫滅宣德二字豫遽命
修之 八月遣戶部員外郎曹元英監場游何與金
主乞兵併力南寇皆以宋師進臨長淮爲辭旣望順
昌府報喜旗到稱江南副統制鄴瓊等全軍入馬并
淮西百姓十萬家歸附以戶部侍郎參謀李師推充
接納官 九月十二日到京以鄴瓊爲靖南軍節度
使知鞏州以劉光時爲大名府副總管趙世臣爲南
京副總管王世忠前軍統制靳賞後軍統制自餘授
官數十人仍遣馮長寧再與金主乞兵 十月壬寅
平康鎮濠寨官賈百祥見星殞不覺失聲曰齊帝星
殞矣禍在百日之內同坐者慮他人告首連累因拚
找赴劉麟麟問可禳否荅曰惟在修德麟奏其狂壬
子斬於汴京 十一月以私憾棒死東京富民孟思
齊於東市丙午金主廢豫爲蜀王 詔曰勅行臺尚
書省朕丕席洪休光宅諸夏將俾內外悉登成平故
自濁河以南割爲鄰壤之界灼見先帝舉合大公罪
則遘征罔不貪其土地從而變置庶共撫其生靈建
爾一邦迄今八稔尚勤吾戍安用國爲寧負而君無
滋民患已降帝號列爵王封罪有所歸餘皆罔治將

大華於弊政用一淘於新風勿謂奪蹊田之牛其罰已甚不能爲託子之友非棄而何凡爾臣民當體至意所有其餘事件已悉所司畫下

初麟豫父子之欲南寇也知金主戒淮濁之敗不肯輕動遂妄言南宋將欲寇淮遣韓元英游何乞兵時撻辣兀术示以難色及酈瓊來歸又令馮長寧以酈瓊等條具南宋將欲進取事迹聞於金師於是金主若不得已而從之俾以齊兵權聽金國節制悉令調發赴陳蔡宿亳汝潁之間約麟單騎河頭議事晝夜進發至是麟以鐵騎二百抵濟滑之間來見撻辣金兵圍之數重擒赴汴都由梁門至東華門入以騎二百守宣德門左右掖門兀术及五郎君三路都統入大內邀逼豫出見撻辣既至宣德門兀术揮鞭以馬騎圍逼至東闕亭命一羸馬載之而去囚於金明池命百官有司皆仍舊以齊國尚書省爲金國行臺尚書省散出文榜買賣不許關閉仍以小蕃揚言齊王虐民命廢之放五聲免行錢散鄉軍敲殺貌事人教你百姓快活你舊主人少帝官家在此民心於是稍安而北軍亦不敢擾民 豫之廢也有馬四萬二千汴京有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有絹二百七十萬

有金一百二十萬有銀六十萬有糧九十萬方州不在此數豫宮嬪百餘人姪身者九其子麟侍婢百二十人父子皆外飾節儉而內為淫佚以獻女獻妻得官進姊進妹得差遣如高立之宋楫紛紛皆是甚者如廉公謹以女奉麟以妻伴之麟并以二人奉豫於是遂以公謹監禮料庫如侯浞為長葛令有八已贓萬餘婚事發知不免以女進豫以為使功不如使過升浞為金牌天使宣傳撫問陝西其汚淫有至於此在帝位八年割剝百姓下至娼優無不日納官錢劉復劉蓋皆豫之弟劉猊乃劉觀之子悉善聚斂碌碌無他能獨劉益積而能散待下有禮頗得士卒歡心是故廢豫日亦忌之用計掩捕餘待之若無觀至令恣其任便居住皇后錢氏宣和間出宮後為賊所掠賣身與豫為針綫婢故宮庭事豫皆取法於錢先是邢希戴毛澄之徒皆說豫陰通南朝共雪國恥豫斬之至是廢遷相州留錢五百萬命道士黜薦之十二月自相州徙上京改封曹王年六十五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二

宋 宇文懋昭編

立楚國張邦昌冊文

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一日辛巳
皇帝若曰先皇帝肇造區夏務安元元肆朕纂承不
敢荒怠夙夜兢兢思與萬國同格於治粵惟有宋實
乃通隣貢歲幣以交歡馳星軺而講好期於萬世永
保無窮蓋我有大造於宋也不圖變誓渝盟以怨報
德構端怙亂反義為仇譎治成俗貪婪不已加以肆
行淫虐不恤黎元號令滋彰紀綱弛紊況所退者非

大金國志

卷三十二

一

其罪所進者非其功賄道公行豺狼塞路天厭其德
民不聊生而又姑務責人罔知省己父既無道於前
子復無斷於後以故徵師命將伐罪弔民幸賴天高
聽卑神幽燭細旌旗一舉都邑立摧一旦眷攸矚謂
之木實苟歷數改卜未或偷安故用黜廢以昭立鑒
今者國既乏主民宜混同然念厥初誠非貪土遂命
帥府與眾推賢僉曰太宰張邦昌天毓疏通神資睿
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
歸乃人情之所徯擇其賢者非子而誰是用遣使諸
官都部署尚書左僕射權僉樞密院事韓某等持節

備禮以璽冊命爾爲皇帝以授斯民國號大楚都於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封圻疆場仍舊世輔王室永作藩臣貢禮時修爾勿疲於述職問音歲致我無緩於忱誠於戲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故樹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非賢不守其於有位可不慎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欽哉其聽朕命

立齊國劉豫冊文

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辛丑朔二十七日丁卯皇帝若曰朕聞公於御物不以天位爲己私職在救民迺

知王者爲道器威罰旣已殄罪位號宜乎授能迺者有遼運屬顛危數窮否塞獲罪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仗黃鉞而拯黔黎舉白旄而矜師衆妖氛旣掃區宇式寧越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祈復漢疆太祖方務善隣即從來議豈期天方肇亂自起釁階陰結叛臣賊虐宰輔鳩集姦慝擾亂邊陲肆朕纂承仰循先矩姑存大體式示涵容乃復蔽匿遁逃誇大疆域肆其貪狠自起紛爭擾吾外屬之藩隣取其受賜之鄉土因彼告援遂與解和終無聽從巧爲辭拒爰命將帥敦諭盟言許以自新全然不改偏師

傳汴首罪奔淮嗣子哀鳴請復歡好地畫三鎮誓卜
萬年凡有質委悉同父約旣而官軍未退夜集衆以
犯營誓墨未乾密傳檄而堅壁私結人使陰起事端
以故再遣使徒詰茲敗類又起畫河之議復成款戰
之謀旣昧神明乃昭玄鑿京城摧破鼎祚淪亡無并
爾疆以示不貪之德止遷其主用彰伐罪之心建楚
新封守宋舊服不料懦庸難勝重任妄爲退讓反陷
誅鋤銜命出和以作潛身之計提兵入衛反爲護己
之資忍視父兄甘爲俘虜事務雖濟人豈無情方右
殷憂樂於僭號心之幸禍於此可知乃遣重兵連年
討捕如聞遠竄越在崑夷重念斯民亂于無主久罹
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人賢孰能保庇咨爾中奉大夫
京東京西淮南等路安撫使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
知東平府節制大名府開德府濮博濱棣德滄等州
劉豫夙擅敢言之譽素懷濟世之才居於亂邦生不
遇世百里雖智亦奚補於虞亡三仁至高或願從於
周仕當姦賊擾攘之際愚氓去就之間舉郡來王奮
然獨斷逮乎歷試厥勲克誠委之安撫德化行任之
尹牧獄訟理付之總戎盜賊息專之節制郡國清況
有定攘救亂之謀安變持危之策使民無事則囊弓

力穡有役則釋耒荷戈罷無名之征廢不急之務微
隱逸舉孝廉振綱紀修制度省刑罰而出煩酷發倉
廩而息蟲螟神人以和上下協應比下明詔詢考興
情列郡同辭一心仰戴宜即始歸之地以昭建業之
元是用遣使留守西京特進檢校太保尚書右僕射
大同尹兼山西兵馬都部署上柱國廣陵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二百戶高慶裔副使金紫崇福
大夫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護軍南陽縣開國侯食
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韓昉備禮以重絞寶命爾
爲皇帝國號大齊都於大名府世修子禮永貢虔誠
付爾封疆並從楚舊更須安集自適攸居爾其上體
天心中從民欲忠以藩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難謀
惟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爾其勉哉勿忽朕命

金國檢視大宋庫藏

絹五千四百萬匹

大物致子一千五百萬匹

金三百萬錠

銀八百萬錠

珍寶未見實數

金國取去大宋印寶

皇帝敕寶十四

承天休億萬年永無極

受命於天既壽永昌

天子之寶

天子行寶

天子信寶

皇帝之寶

皇帝行寶

皇帝信寶

御書之寶

御書之印

無字寶

皇帝恭膺天命之寶

宣和御書之寶

皇帝恭膺天命之印

青玉二

傳國寶

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金九

御書之寶

宣和殿寶

御書之寶

天下同文之寶

天下合同之寶

印中字下省文

大金國志

卷三十二

御前之寶

印御宣罰

御前錫賜之寶

印賜月茶藥

書詔之寶

印詔書

皇帝欽崇國祀之寶

印香合詞

銀一

尚書內省出納之印

印破除

皇后殿金一

皇后之寶

太子殿金一

皇太子寶

太子妃金一

太子妃印

宗族隨二帝北遷

太上道君皇帝

太上皇后

欽宗皇帝

皇后

皇太子諶

鄆王楷

夫人宋氏

男三人

女宗姬六人

肅王樞

夫人任氏

男二人

女宗姬二人

景王杞

夫人田氏

女宗姬二人

濟王栩

夫人曹氏

康王構不在

夫人邢氏

祁王模

夫人曹氏

莘王桂

夫人嚴氏

徐王棣

夫人王氏

祁王檣

和王楫

信王椿

大金國志

卷三十一

六

未出閣

安康郡王楳

喬貴妃位

建安郡王楳

任媿容位

嘉國公椅

任媿容位

瀛國公楳

喬貴妃位

溫國公棟

小王嬖好位

相國公楳

王貴妃位

昌國公柄

王媿容位

儀國公桐

大王媿好位

韓國公相

閔媿容位

已出降帝姬

嘉德帝姬

都尉曹寅

安國帝姬

都尉宋邦光

崇德帝姬

都尉曹成

茂德帝姬

都尉蔡鋒

成德帝姬

都尉向子方

洵德帝姬

都尉田玉

順德帝姬

都尉向子辰

顯德帝姬

都尉劉文彦

未出降

華福帝姬

喬貴妃位

惠福帝姬

喬貴妃位

全福帝姬

王婉容位

純福帝姬

小王婕妤位

寧福帝姬

崔美人位

永福帝姬

崔美人位

柔福帝姬

華王府位

諸妃嬪

王貴妃

喬貴妃

韋貴妃

王貴妃

王婉容

閔婉容

任婉容

王婕妤

喬婕妤

小王婕妤

大金國志

卷三十二

七

五王宮

燕王偁

越王俣

吳王佖

和義郡王偉

永寧郡王

妃嬪共一千二百人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二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三

宋 宇文懋昭編

天文

國初用兵行師未知有時日支干孤虛旺相之法天文之官亦未備自後割遼疆之半始得遼之太史如忒字萌未極母三數人皆明天文占驗數中始有掣壺供奉等官方幹高不南下之際時宋徽宗禪位與欽宗太史占帝星復明大驚欲回郭藥師時在燕山謂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其後京城之圍金太史占十一月二十五日午時宋京城當陷後果然

大金國志

卷三十三

一

地理

國初止是族帳散居上谷地僅十餘里自後并遼得大遼全勝之地其後深入中原舉大江以北皆有之疆宇始廣矣其初居草地名會寧號上京僻在一隅亮始徙燕遂以勃海遼陽府為東京山西大同府為西京中原大定府為北京東京開封府為南京燕山為中都號大興府即古燕州也其地名曰永安金國之盛極於此矣

燕京制度

國初無城郭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國相寨太子莊

後陞皇帝寨曰會寧府建為上京其遼之上京改作北京城邑宮室無異於中原州縣廨宇制度極草創居民往來車馬襟邇自前朝門直抵後朝門盡為往來出入之路畧無禁制每孟春擊土牛父老子庶無長幼皆聚觀於殿側民有訟未決者多邀駕以訴至熙宗始有內庭之禁煬王弒熙宗築宮室於燕逮三年而有成城之四圍凡九里三十步自天津橋之北曰宣陽門中門繪龍兩偏繪鳳用金釘釘之中門惟車駕出入乃開兩偏分雙隻日開一門過門有兩樓曰文武文之轉東曰來寧館武之轉西曰會同館

正北曰千步廊東西對焉廊之半各有偏門向東曰太廟向西曰尚書省至通天門後改名應天樓高八丈朱門五飾以金釘東西相去一里餘又各設一門左曰左掖右曰右掖內城之正東曰宣華正西曰玉華北曰拱辰及殿凡九重殿凡三十有六樓閣倍之正中位曰皇帝正位後曰皇后正位位之東曰內省西曰十六位乃妃嬪居之西出玉華門曰同樂園若瑤池蓬瀛柳莊杏村盡在於是都城四圍凡七十五里城門十二每一面分三門其正門四傍又設兩門正東曰宣陽曜春施仁正西曰灝華麗澤彰義正南

曰豐宜景風端禮正北曰通元會城崇智此四城十二門也此外有宣陽門即內城之南門也上有重樓制度宏大三門竝立中門常不開惟車駕出入通天門即內城之正南門也四角皆堞樓瓦皆琉璃金釘朱戶五門列焉常扁惟大禮祫享則由之宣華乃內城之正東門玉華正西門也左掖東偏門右掖西偏門各有武夫守衛士夫過者不敢瞬目拱辰即內城正北門也又曰後朝門制度守衛一與玉華宣華等金碧翬飛規模宏麗矣

汴京制度

大金國志

卷三十三

三

汴京制度宣宗所遷大槩依宋之舊鄒伸之奉使時同官屬遊故宮宮牆四角皆有樓高五丈每樓一所兩傍各有屋以裹牆角自左掖門向西三十步橫入一門號左昇龍門入此門即大慶門外由峻廊上俯闕城市正望丹鳳樓後下樓即右昇龍門此兩門通左右掖門橫通大慶門外其門有三中曰大慶東曰日精西曰月華門傍皆列戟入此門望見大慶殿殿前有兩樓對峙東曰嘉福西曰嘉瑞大慶殿屋十一間龍墀三級傍朵殿各三間峻廊後與兩廡相接殿壁畫四龍各長數丈及宣宗渡河後畫中有御畫小

龍用拱斗鬪成一方井如佛正殿蓋中有一金龍以絲網罩之此正衙也轉西御屏下峻階數步一殿曰德義殿有三門中曰隆平左曰左隆平右曰右隆平入此門東西兩井望見隆德殿即宋垂拱殿也殿庭中東一鐘樓西一鼓樓殿屋五大間傍各殿三間塔上龍墀一級東西兩閣門竝樓屋下有門通往來此常朝殿也此殿後又一庭院有門曰仁安東西兩門東出東華門入仁安門望見仁安殿龍墀兩廊皆如仁德殿規模卽宋集英殿也自此後兩殿有門皆有船軒連接兩邊廊屋止是黑漆窗戶意謂必宮人居

於此乃內殿百官不到前四殿皆琉璃筒瓦一殿曰德和一殿曰福寧後有一小殿殿後有直舍此殿後卽內宮牆門有門兩重出入後苑十數步間過一小溪橋有仁智殿溪中有龍舟仁智殿下兩巨石高三丈廣半之東一石有小碑刻勅賜昭慶神運萬歲峯西一石刻獨秀太平巖乃宋徽宗御書刻石填金殿後有石壘成山高百尺廣倍之最上刻石曰香石泉山山後挽水上山水自流下至荆玉澗又流至湧翠峯下有大山洞水自洞門飛下復由本路出德和殿迤邐至大慶門外橫從右昇龍門出卽宋後朝門榜

曰啓慶之宮入宮門後有三門中曰德昌左曰文昭
右曰光興制度宏麗金碧輝映不可勝言出啓慶門
復入右昇龍門過大慶門外出左昇龍門向東行一
門向南榜曰聖壽宮左安奉門右明昌門即金國太
后宮入宮門直入一門榜曰徽音又一門榜曰光熙
望見徽音殿長樂殿入光翼門繫禧門有德壽殿復
出此宮卽祕閣在左掖門之西五門之東卽右待漏
院自五門望南向丹鳳門中門禁路兩廊千步廊盡
處向東一屏牆向南一大門即太廟門內三門門上
竝畫螭龍殿宇二十五間高大宏麗兩傍脩廊東西
大金國志

卷三十三

五

各開一門與廊相通蓋百官陪位入此兩門甚便殿
上十一室盡榜金國祖宗謚號每一室計三間東邊
一門西邊一窻嵌一小石室上下有石廣三丈石門
一閣可開閉係藏神主處遇祭祀迎神主出石室祭
畢復藏殿宇出太廟向西行向南一門卽社壇周圍
皆牆外四門遇祭則開迎四方之氣宮室制度金國
時有改更大抵皆宋朝之舊也

陵廟制度

金國不設宗廟祭祀不脩自平遼後所用治政大臣
多漢人往往告以天子之孝在乎尊祖尊祖之事在

乎建宗廟若七世之祖未脩四時之祭未舉有天下者可不念哉金主方開悟遂立太廟迨海陵王徙燕再起太廟標名曰衍慶之宮奉安太祖太宗德宗又其東曰元廟奉安元祖大聖皇帝揚割追尊遠祖起自九代龕福以下各加尊諡立廟祭祀

國初祖宗止葬於護國林之東逮海陵王徙燕始令司天臺卜地於燕山之四圍歲餘方得良鄉縣西五十里大洪谷曰龍城寺峯巒秀出林木隱映真築陵之處遂遷祖宗於此惟熙宗葬於山陰蓋刊餘遂不入陵

國初無祭祀之禮至海陵徙燕築陵於西南九十餘里大洪山及太廟元廟告成始有尊祖之議時奏議多陳郊祀配天之事海陵恥效南朝舊制令更討論之禮官再進以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乃上古之制禘當取夏四月禘當取冬十月海陵從之詔告天下遂令太常寺備大樂具九節儀從待期往焉至是月吉日先一夕宿於正殿次日凌晨令導從之人各服五色畫衣執旌幢斧鉞籥蓋羽扇自內城至廟夾道駢肩而立徐步九節儀從奏樂及歌者皆乘馬迨御座衣玄纁服袞冕執圭乘玉輅九龍御座至廟禮畢易

金輅服遠遊冠絳紗袍奏樂而回逮世宗立因而行之至今不廢

儀衛

建國之初儀衛護從止類中州守令在內庭間或遇雨雪雖后妃亦去襪履跣足而行至熙宗立始設護衛將軍寢殿中底弩手織子迨幸燕始乘玉輅服袞冕儀從方整肅時令翰林侍制邢具瞻作引導詞曰五年一狩仙仗到人間稼穡艱難蒼生洗眼秋光裏今日見天顏金瓜玉斧沈烟和舞蹈六龍閑歌謳道詠皆相似天子壽南山護從悉具若尋常出獵觀田

大金國志

卷三十三

七

多無定制或數百騎或千騎前後皆執旗旗上繪以日旗曰御座繖或紅或黃如或排駕而出亦與南朝同導前者皆弓弩撒子其人各長六尺八寸衣以真錦團花袍金鍍銀帶簇金蟻拳脚幞頭雙引而前皆撒手及半方有執旗者約千餘隊旗之後曰駕頭駕之後曰護衛將軍皆衣紫窄袖衫金帶幞頭腰懸弓矢竝馬而行約數百至曲蓋其形六角紅羅曲柄節以文彩以護軍執之以為儀式蓋之後曰御座馬左右二副點檢領之馬之後曰寢殿小底衣帶乘騎亦與護衛等止於弓矢而腰以深紅包袱又約數百及

駕或乘道遙或乘步輦或乘馬臨時取旨其上張蓋
表裏皆紅羅獨微曲駕之後護衛小底不計其數又
其後曰馬軍栲栳隊數千隨焉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四

宋 宇文懋昭編

旗幟

金國以水德王凡用師行征旗皆尚黑雖五方皆具必以黑為主尋常車駕出入止用一日旗與后同乘則加月旗二旗相間而陳或數百隊或千餘隊日旗卽以紅繡為日刺於黃旗上月旗卽以素帛為月刺於紅旗上近御則又有日月大繪旗二如大禮裕享冊封一循古制旗無大小皆備焉然五方五星五嶽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神鳳外又有五星聯珠一日月大金國志

卷三十四

一

合璧一象二天王二海馬二鷹隼二太白三近御又張一大旗其制極廣錯繪神物以猛士執之傍有數十人護之各施大繩以備風勢名曰蓋天

車織

后妃竝用殿車其車如五花樓之狀上以錦綠青氈為蓋四圍以簾秋冬亦用氈竝用錦綠柱廊月板護泥皆飾以金玉或四輪或兩輪竝朱車之四角后用金鳳妃用金孔雀如一品二品車之四角竝用銀螭頭

國主織或紅或黃無定以金龍為頂蓋后用金鳳太

子用金龍妃紫織用金孔雀一品青織用銀浮屠二品三品用紅浮屠四品五品青浮屠

服色

服色各以官品論如五品官便可服五品服如武臣至四品皆橫金文臣則加魚不待錫賜而許自服焉國主視朝服純紗幘頭窄袖赭袍玉匾帶黃滿領如遇祭祀冊封告廟則加袞冕法服平居閑暇阜巾雜服與士庶無別

太子服純紗幘頭紫羅寬袖袍象簡玉帶佩雙玉魚王公服謂親王及三公服紫羅寬袖袍紗製幘頭象簡玉帶佩金魚

大金國志

卷三十四

二

正一品謂左右丞相左右平章事開府儀同三司服紫羅袍象簡玉帶佩金魚

從一品謂左右丞左右參知政事榮進特進樞密院使服紫羅袍象簡金帶佩金魚

二品謂自金紫光祿大夫至榮祿大夫服紫羅袍象簡御仙金帶佩金魚

三品至四品謂文臣資德大夫至中大夫武臣龍虎衛上將軍至定遠大將軍並服紫羅袍象簡荔枝金帶文臣加金魚

五品謂文臣中散大夫至朝列大夫武臣廣威將軍
至宣武將軍並服紫羅袍象簡紅鞞烏犀帶文臣則
帶金魚

六品至七品謂文臣奉政大夫至儒林郎武臣武功
將軍至忠顯校尉文臣則服緋武臣則服紫並象笏
紅鞞烏犀帶文臣佩銀魚

八品至九品謂文臣文林郎至將仕郎武臣忠勇校
尉至進義校尉文臣則服綠武臣則服紫並象笏黑
鞞角帶

千官品列

大金國志

卷三十四

三

諸國王府號

趙王府大府名二十

幽王府次府名三十

諸王府小府名三十

宮師府 掌保護東宮導以德義

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詹事府

太子詹事 太子少詹事 掌總統東宮內外庶

務

太子左衛率府率 太子右衛率府率 掌同衛

導從儀仗之事

太子左監門 太子右監門 掌門闈禁鑰

太子僕正 太子副僕正 太子僕丞 掌車馬

廄牧弓箭鞍轡

太子掌寶二人 掌奉寶謹其出入

太子典儀 太子贊儀 掌司贊禮儀

太子侍正 太子侍丞 掌冠帶衣服左右給使

之事

太子典食令 太子典食丞 掌承奉膳羞

太子侍藥 太子奉藥 掌承奉醫藥

大金國志

卷三十四

四

太子掌飲令 太子掌飲丞 掌承奉湯茶酒果

之事

太子家令 太子家丞 掌營繕栽植鋪設燈燭

之事

太子司經 太子副司經 掌經史圖書筆硯事

太子司藏 太子副司藏 掌廩藏財貨出入事

太子司倉 太子副司倉 掌倉廩出納及薪炭

等事

太子中使局都監 太子中侍局同監 掌東宮

閣內禁令及省察宮人廩給諸物

太子左諭德 太子右諭德 太子左贊善 太子右贊善 掌贊諭道德侍從 文章 親王府屬官

王傅 掌師範輔導參議可否親王外任兼京府 節鎮同知

府尉 掌警嚴侍從

司馬 掌總統本府之事

文學 掌贊導禮儀廣學問

諸駙馬都尉公主府府名

金源 廣平 平原 南陽 常山

大金國志

卷三十四

太原 平陽 東平 安定 延安

內命婦品

一品妃 貴妃 淑妃 德妃 賢妃

二品九嬪 昭儀 昭容 昭媛 脩儀 脩容

脩媛 充儀 充容 充媛

三品二十七世婦 婕妤 九員

四品 美人 九員

五品 才人 九員

六品 八十一御妻 寶林 二十七員

七品 御女 二十七員

八品 采女二十七員

外命婦品

正一品 大長公主 長公主

從一品 郡主

正二品 縣主

東宮命婦品

宮正 司正 典正 女史

東宮

三品 良娣二員

四品 良媛二員

天全圖志

卷三十四

五品 承徽十員

七品 昭訓十六員

九品 奉儀二十四員

女官職員

尚宮 尚儀 尚服 尚食 尚寢 尚功 宮

正

右六尚局該女職一千餘員

文官

正一品 開府儀同三司 儀同三司

從一品 特進 崇進

正二品 金紫光祿大夫 銀青榮祿大夫

從二品 光祿大夫 榮祿大夫

正三品 資德大夫 資善大夫 資政大夫

從三品 正奉大夫 中奉大夫 通奉大夫

正四品 正議大夫 嘉議大夫 通議大夫

從四品 大中大夫 少中大夫 中大夫

正五品 中議大夫 中順大夫 中憲大夫

從五品 朝請大夫 朝列大夫 朝散大夫

正六品 奉政大夫 奉議大夫

從六品 奉直大夫 奉訓大夫

正七品 承德郎 承直郎

從七品 承務郎 儒林郎

正八品 文林郎 承事郎

從八品 從仕郎 從政郎

正九品 登仕郎 將仕郎

從九品 將仕佐郎 登仕佐郎

武官

正一品 開府儀同三司 儀同三司

從一品 特進 崇進

正二品 金紫光祿大夫 銀青榮祿大夫

從二品 光祿大夫 榮祿大夫

正三品 龍虎御上將軍 驃騎衛上將軍 金

吾衛上將軍

從三品 奉國大將軍 鎮國大將軍 輔國上

將軍

正四品 昭武大將軍 昭勇大將軍 昭毅大

將軍

從四品 安遠大將軍 懷遠大將軍 定遠大

將軍

正五品 廣威大將軍 明威大將軍 宣威大

大金國志

卷三十四

八

將軍

從五品 信武將軍 宣武將軍 顯武將軍

正六品 武節將軍 武德將軍

從六品 武義將軍 武畧將軍

正七品 承信校尉 昭信校尉

從七品 忠武校尉 忠顯校尉

正八品 忠勇校尉 忠翊校尉

從八品 脩武校尉 敦武校尉

正九品 保義校尉 進義校尉

從九品 保義副尉 進義副尉

司天

自司天太醫內侍教坊官各立二十五階止於從四品其服色品第與文武官同惟不佩魚若遇佩魚過正官者亦同文武官佩魚

從四品 欽象大夫 欽授大夫 正儀大夫

正五品 靈憲大夫 頒朔大夫 明時大夫

從五品 雲紀大夫 任章大夫 協紀大夫

正六品 紀和大夫 司立大夫

從六品 探贖郎 授時郎

正七品 究微郎 靈臺郎

大金國志

卷三十四

九

從七品 明緯郎 候儀郎

正八品 推策郎 司正郎

從八品 授景郎 平秩郎

正九品 正秩郎 挈壺郎

從九品 司歷郎 司辰郎

太醫

從四品 保宣大夫 保平大夫 保康大夫

正五品 保顯大夫 保和大夫 保安大夫

從五品 保善大夫 保順大夫 保嘉大夫

正六品 保合大夫 保沖大夫

從六品 保愈郎 保全郎

正七品 成正郎 成安郎

從七品 成順郎 成和郎

正八品 成愈郎 成全郎

從八品 醫全郎 醫正郎

正九品 醫效郎 醫候郎

從九品 醫痊郎 醫愈郎

內侍

從四品 中散大夫 中侍大夫 中尹大夫

正五品 中列大夫 中儀大夫 中衛大夫

大金國志

卷三十四

從五品 中常大夫 中衛大夫 中益大夫

正六品 中良大夫 中涓大夫

從六品 通禁郎 通侍郎

正七品 通掖郎 通御郎

從七品 禁直郎 侍直郎

正八品 掖直郎 內直郎

從八品 司贊郎 司謁郎

正九品 司閤郎 司僕郎

從九品 司引郎 司奉郎

教坊

從四品 雲韶大夫 成韶大夫 仙韶大夫

正五品 章德大夫 德和大夫 長寧大夫

從五品 景雲大夫 勅律大夫 雲和大夫

正六品 慶善大夫 嘉成大夫

從六品 肅和郎 純和郎

正七品 舒和郎 調音郎

從七品 比音郎 司樂郎

正八品 典樂郎 協樂郎

從八品 掌樂郎 和樂郎

正九品 司音郎 司律郎

大金國志

卷三十四

十一

從九品 和樂郎 和節郎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四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五

宋 宇文懋昭編

雜色儀制

周歲節假日儀

元日假三日前後各一日

寒食假五日自一百五日前一日為限

冬至立春重五立秋重九旬假文字急速不在此限

日月食六齋等儀

過日月食禁酒樂斷屠六齋初一 初二 十四 十九

上七十五並不許殺生

大金國志

卷三十五

一

官民婚聘財禮儀

一品不得過七百貫 三品以上不得過五百貫

五品以上不得過三百貫 六品以下及工戶

庶人不得過二百貫 中下戶不得過一百貫

若婚家相同不以等數為限

禁斷紅門儀

除寺觀五嶽四瀆孔子廟許紅門餘並禁斷

責保就試儀

舉人應試而有公事在案罪犯不至徒刑者聽責

保試若試官并諸經及第官人所在任欲應進士

舉者如不犯贓私違當罪聽告所屬申覆本部鎖廳就試曠闕月日俸祿不及

三代同居儀

三代同居孝義之家委所屬申覆朝廷旌表門閭仍免戶下三年差發軍役不在此限

割股孝悌儀

為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舅姑割股者奴婢為親房同並委所屬申覆朝廷官支絹五匹羊二羶酒二瓶以勸孝悌

致仕遷官半俸儀

大金國志

卷三五

二

官職不拘品從七十以上告致仕者遷兩官六十以上遷一官給半俸外不及六十未至衰老止是疾病難任職事者止合給半俸更不在遷官之例

已上公田非

職官立碑建祠儀

職官在任雖有政迹百姓不得立碑建祠若去思而建立者聽

隨衙每年公用酒麪儀

京尹及統軍司各三百六十秤都運司招討司諸府各二百秤諸轉運司節鎮各三百八十秤防禦

州百四十秤刺史州軍百八十秤諸縣六十秤倚
郭司縣不在此限

職官交代見月算月儀

謂如不十月初一日皆爲月 以三十箇月爲任
管課官不在此限三品以上內外用五十箇月諸
京都運及諸路轉運使六十箇月羣牧使三周年
防禦使四十箇月仍不得於界首禮上

職官授訖差除儀

一千里程限二十日 二千里程限二十五日 三千
里三十日 四千里三十五日 五千里四十日 隨朝
官一千里十日 二千里十五日 三千里二十日 三
千里外二十五日 其假內欲赴任若有事須早遣
者不拘此限行程馬日行七十里 驢及步人日行
五十里 車三十里

職官接送人力儀

職官接送人力於合破數內各給一半在任身故
者亦同若送還者須到本所給回文聽還

職官上任給俸儀

職官上任不過初二日罷任已過初五日者並給
當月俸春秋衣各於二仲月給授職官授訖差除

緣公幹畱任未得之官者計程外聽給到任祿若
文牒未至前官依舊在任者其祿兩支後官已到
前官差出者亦同職官每月合得俸麩竝依隨處
估直支錢不得支本色

鎮城院務儀

鎮城院務監當官雖本管百里內者掌本鎮賊盜
并城門鎖鑰百里外者兼烟火詞訟

長官差出帶印儀

州軍已上長官遇差出者各許帶本職印餘印訖
竝付本衙門使用

屬官獻香茶儀

監臨官遇元日生日受統屬官所獻香茶酒肉果
實同計直十貫以下者聽即同職連判官及因親
相與者非

職官告侍親求醫致仕儀

職官告侍親親雖年未八十及自病求醫解職并
年六十以上告致仕者竝聽皆謂無所規避者若
解由到部或未赴任而有年老及病患難勝職任
告致仕者亦聽竝許隨處官司受理驗實轉申尚
書省

朝拜祖廟儀

但有祖廟處官長初赴任以入城日至廳署盥洗訖便往朝拜以次官竝陪位北面立班隨朝拜初上之官任前別爲獨班再拜訖陞階上殿再拜搢笏上香跪一奠茶三奠酒出笏就一拜又再拜訖降階復位再拜訖乃退

進士參賀儀

外任官長初到官如有管內進士參賀竝用名紙具欄子外躬揖問候官長各前立答於佐貳以下竝用客儀

隨朝近拜赦詔儀

宣赦日於應天門外設香案及設香輿於案前又於東側設棹子自皇太子宰臣以下序班候班定閣門官於箱內捧赦書出門置於案閣門官案東立南向稱有赦贊皇太子宰臣百僚再拜皇太子少前上香設拜復位皇太子宰臣百僚再拜閣門取赦書授尚書省都事都事跪受及尚書省令史二人舉捧同陞於棹子讀百官皆跪聽讀訖赦書置於案都事復位百官再拜搢笏舞蹈出笏伏興再拜拱衛直以下三稱萬歲訖乃退

誥勅

立國之初多沿遵制文武官五品除授並用黃紙爲勅牒五品以上方用誥誥用五色綾三品方用羅二品一品加銷金或曰瑞草或曰祥鸞皆遍地焉軸或木或牙或犀或七寶皆隨品從除授依舊以黃紙爲牒又加白紙爲宣惟三品以上郡夫人誥軸與羅銷金外加錦囊罩以紅絡飾以小金鈴金鐸制作極華麗

除授

選舉之外有奏補法有世襲法有封贈法 其奏補

大金國志

卷三十五

六

法不論文武有奏補任子恩如狀元及第初授承議郎係從六品便可蔭兩子並無員數且如蔭補格法一品蔭七人並補閭門祇候二品蔭六人三品蔭五人並補內供奉班祇候四品蔭四人五品蔭三人六品蔭二人並補供奉班祇候無致仕遺表恩澤其世襲法世襲千戶金國深重其賞非宗室勲臣之家不封勲臣之家亦止本色人及契丹奚家而已所襲官職亦非一等上自明威將軍下至千戶三百戶若襲封之人亡及因他故合去官者許令長男繼之如長男已亡或篤廢疾者長孫繼之長子與長孫俱亡次

子繼之本枝絕兄弟繼之兄弟無近親繼之其封贈法皆依宋朝舊制止無加封若既封之後必待及品格則再封兼止從其官不從其職文臣則朝列大夫武官則宣武將軍以上謂五品官方聽封贈

天會皇統科舉

科舉取士有瀋州榜平州榜真定榜至太宗天會十年國內太平下詔如契丹開闢制限以三歲有鄉府省三試之設每科舉時先於諸州分縣赴試詩賦者兼論策作一日經義者兼論策作三日號為鄉試悉以本縣令為試官時秀才有未願赴者州縣必根刷

遣之願試之士唯雜犯者黜榜首曰鄉元亦曰解元次年春分三路類試自河以北至六真皆就燕自關西至河東就雲中自河以南就汴謂之府試試詩賦論時務策經義則試五道三策一論一律義凡二人取一榜首曰府元至春畫集諸路舉子於燕名曰會試凡六人取一榜首曰勅頭亦曰狀元分三甲曰上甲中甲下甲勅頭補承德郎視南朝之承議上甲皆賜緋七年即至奉直大夫謂之正郎第二第三人八年或九年中甲十二年下甲十五年不以所居官高卑皆遷大夫中下甲服綠例賜銀帶府試差官取旨

尚書省降劄知舉一人同知二人又有彌封謄錄監門之類試圍用四柱結絲其上曰至公樓主文登之以觀試或有私者停官不叙仍決沙袋親戚不迴避尤重書法凡作字有點畫偏傍微誤者皆曰雜犯先是考較畢知舉即唱名近歲上中下甲雜取十名納之國中下翰林院重考實欲私取權貴也考校時不合格者曰榜其名試院一開餘人方知中選熙宗立又增專經神童法律三科為雜科然不擢用止於簿尉專經至於為直省官事宰執持筆硯童子科止有趙憲甫位至三品此太宗熙宗繼世取士之科也

天德科舉

海陵場王弒熙宗自立改皇統曰天德甚有尊經術崇儒雅之意始設殿試又以鄉試聚於州限三人取一人府試分六處河北東路西路中都路於大興府臨潢會寧東京等路於大定府西京河東南路北路於大同府大名路山東東路西路於東平府南京等路於開封府京北廊延慶原熙秦等路於河中府並限四人取一省試以五百人為定格殿試亦黜落中第之人多寡不等臨期取旨又將第一人特加一官授奉直大夫翰林應奉文字第二第三人止授徵仕

郎其餘並授從仕郎次舉又罷專經經義神童止以詞賦法律取士詞賦為正科法律為雜科至世宗立省試各添論策一場將殿試第一人依舊承議郎第二第三人儒林郎並賜綠餘皆從仕郎至今不易此海陵場王天德以後科舉之制也大金國自太宗開闢之後狀元凡二十餘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六

宋 宇文懋昭編

卓隸

卓隸出身與蔭人等甚以為重如州郡都吏出職並補將仕郎授錄事判官司候司判市丞至儒林亦蔭子部吏缺人令州縣擇人貢之十年無公私過補昭信校尉授下縣令或錄事漸亦可至知州同知

浮圖

浮圖之教雖貴戚望族多捨男女為僧尼惟禪多而律少在京曰國師帥府曰僧錄僧正列郡曰都綱縣

大金國志

卷三十六

一

曰維那披剃威儀與南宋等所賜號曰大師曰大德並賜紫 國師在京之老尊宿也威儀如王者師國主有時而拜服真紅袈裟升堂問話講經與南朝等僧錄僧正帥府僧職也皆擇其道行高者限三年為任任滿則又別擇人官府設人從僧尼有訟者皆理而決遣之並服紫袈裟 都綱列郡僧職也亦以三年為任有師號者賜紫無者如常僧服 維那縣僧職也僧尼有訟者杖以下決遣之杖以上者並申解僧錄都綱司

道教

金國崇重道教與釋教同自奄有中州之後燕南燕北皆有之所設道職於帥府置司正曰道錄副曰道正擇其法錄精專者授之以三年為任任滿則別擇人其後熙宗又署道階凡六等有侍宸授經之類諸大貴人奉一齋施動獲千緡道教之傳有自來矣

科條

金國之法極嚴殺人剗割者梃其腦而致之死籍其家為奴婢親戚欲得者以牛馬財物贖其贖以十分為率六歸主四沒官罪輕者決柳條罪重者贖以物貸命則割耳鼻以誌之其獄掘地數丈置囚於其中

罪無重輕悉笞背州縣官各許專決當其有國之初刑法竝依遼制常刑之外又有一物曰沙袋以革為囊實以沙石繫於杖頭人有罪者持以決其背大率似脊杖之屬惟數多焉自熙宗立始加損益首除沙袋之制至皇統間又下學士院令討論條例頒行天下目之曰皇統新制近千餘條海陵弒熙宗自立又去脊杖以其近人心故也斬刑者與上古之制一也處死者免決重杖止令給絞也流者無流罪止流犯人之家也徒者非為脊杖代徒實拘役也徒止五年五年以上即死罪也徒五年則決杖二百四年百

八十三年百六十二年百四十一年百二十杖無大小止以荆決臀實數也拘役之處逐州有之曰都作院所徒之人或使之磨甲或使之土工無所不可脚踏以鐵為鑿鑰鎖之罪輕者用一罪重者二之朝縱暮收年限滿日則逐便不得依舊為百姓刑法與舊不相遠惟僧尼犯姦者強盜不論得財與不得財者竝處死強姦者罪死則與古法異

赦宥

金國以赦宥最為大事或改元或生子或冊封或遷都或災異竝皆肆赦罪無減等一例放之每赦必有

大金國志

卷三十六

三

恩內外小大文武百官竝與覃遷一資熙宗臨季年一歲兩赦海陵立常謂赦宥非國家常典若惠姦宄則賊良民詔告天下自今以往更不議赦不兩年躬自蹈之其後復有改正隆赦迨世宗立纔數年間已降三赦然洪忠宣松漠記聞云北朝惜赦無郊需余銜命十五年才見兩赦一為舍都姑叛一為皇子生豈是時天會年間惜赦而此後不惜赦耶

屯田

屯田之制本出上古金國行之比上古之制尤簡廢齊國後慮中州有懷王三戶之意始置屯田軍非止

女真契丹亦有之自本部族徙居中土與百姓雜處計其戶口給賜官田使自播種以充口食春秋量給衣服若遇出軍之始月給錢米米不過十斗錢不過數千老幼在家依舊耕耨亦無不足之歎今屯田去處大名府山東河北兩關諸路皆有之約一百三十餘千戶每千戶止三四百人所居止處皆不在州縣華寨處村落間千戶百戶雖設官府亦在其內

田獵

金國酷喜田獵昔都會寧四時皆獵海陵遷燕以都城外皆民田三時無地可獵候冬月則出一出必踰

大金國志

卷三十六

四

月后妃親王近臣皆隨焉每獵則以隨駕軍密布四圍名曰圍場待狐兔獐鹿散走於圍中國主必先射之或以鷹隼擊之次及親王近臣出圍者許餘人捕之飲食隨處而進或與親王近臣共食過夜或宿於州縣或宿郊野無定海陵以其子光瑛年十二獲獐取而告太廟世宗立尤重有三事令臣下不諫曰作樂曰飯僧曰圍場其重田獵如此

兵制

金國凡用師征伐上自大元帥中自萬戶下至百戶飲酒會食畧不間別與父子兄弟等所以上下情通

無閉塞之患國有大事適野環坐畫灰而議自卑者
始議畢即漫滅之不聞人聲軍將行大會而飲使人
獻策主帥聽而擇焉其合者即為特將任其事暨師
還戰勝又大會問有功者隨功高下支賞舉以示衆
薄則增之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七

宋 宇文懋昭編

兩國往來誓書

大宋與大金國誓書

維宣和五年歲次癸卯三月甲寅朔四日丁巳大宋皇帝致誓書於大金大聖皇帝闕下天之所助者信履信思乎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昨以大金大聖皇帝創興并有遼國遣使計議五代之後陷入契丹者幸感好意特與燕京涿易檀順景薊并屬縣及所管戶民緣爲遼國尚爲大金所有以自來交與契丹銀

大金國志

卷三十七

一

二十萬兩絹三十萬疋并燕京每年所出稅利五六分中只算一分計錢一百萬貫文合直物色常年搬送南京平州改爲南京界首交割色數已載前移往復議定國書每年并碌礮二千栲栳兩界側近人戶不得交侵盜賊逃入彼此毋令停止亦不得密切間謀誘擾邊人若盜賊並賊捉敗本國法科罪訖賊雖不獲踪跡到處便勒留贖若有暴盜或因別故合舉兵衆須得關報沿邊官司兩國疆界各令防守兩朝界內地各如舊不得遮堵道路至如將來殊方異域人事往來無得禁阻所貴久通歡好庶保萬世苟違

此約天地鑒察神明速殃子孫不紹社稷傾危專具披達不宣謹白

金國回大宋誓書

維天輔七年歲次癸卯四月甲申朔八日辛卯大金皇帝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惟信與義取天下之大器也以通神明之心以天地之害昨以契丹國主失道民墜塗炭肆用興師事近誅弔貴國遣使航海計議若將來併有遠國願還幽燕故地當時曾有依允迺者親領兵至全燕一方不攻自下尚念始欲悖好特與燕京涿易禮順景薊并屬縣及所管民戶與

大金國志

卷三十七

二

之如約今承來書緣為遼國尚為大金所有同前云云社稷傾危本朝志欲協和萬邦大示誠信故與燕地兼同誓約苟或違之天地鑒察神明速殃子孫不紹社稷傾危如變渝在彼一准信誓不以所與為定專復書披達不宣謹白

大宋誓書及差康王出質

契堪太工皇與大聖皇帝浮海結約欲卜萬年偶因手詔平山張覺招納叛亡致使歡盟變為兵革遂至大金數路興師今大聖皇帝次子郎君克京城事至於今雖悔何及專差知樞密院事李稅等趨詣軍前

引過乞和正月十日迺承計議使高永張愿恭齋到
文字大開容引備詔純誠拯抹生靈敦結盟好載惟
高義深劇感悰已戒攸司悉從定約太上皇與大金
大聖皇帝及今皇帝義同兄弟今來回書當依契丹
舊例禮從伯姓施行已許放黃河更不爲界可太原
中山河間等府一帶所轄縣鎮分畫疆土係自大金
後比至立了疆界屯兵已前於內別有變亂處所當
朝自當應管擒制交送至於尺土一民不令侵犯招
納若興是三府以南州軍犬牙出入不齊出處臨時
兩兒易應自亡遠播越之時北界流離而來併係大

金叛亡諸職官工匠教百姓除元不會到并已死外
應見在并盡數遣還在京令隨逐前去在外接續發
遣一無停匿殘害錯失除自來合交金銀匹帛并雜
物折物決無羸惡愆期斯言之信金石不渝有違此
盟神殛無赦宗社傾覆子孫不享所有其餘該載不
盡合約事件並依前立誓書施行遠冀英懷永同重
誓今差給事中李鄴左武大夫高世則充計議使副
伏惟照察謹白

金國元帥回奏

大金都經畧處制使兩路都統幹离不正月十二日

大宋皇帝遣使降到誓文大開詳審推見聖意勇於改悔來踐舊好叙定兄弟之誼卜於萬代更不渝變斯乃社稷生靈之福也當司深爲感切遽解重圍收聚兵馬鈐束將校更不令驅虜殺戮既復舊約欲成長久切慮歲輸物帛稍多難以經遠施行兼奉宣命若能悔責委約中理會今又減放一百萬貫當年只納一百萬貫又折物并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匹仍爲今歲分撥疆土事忙直候來年正月依應舊制交納如有交割結絕之後苟有違變神明得殛俾墜其師伏乞照答謹奏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八

宋 宇文懋昭編

京府州軍

二十路

中都路 南京路 西京路 東京路

北京路 臨潢府路 會寧府路 咸平府路

河北東路 河北西路 河東南路 河東北路

山東東路 山東西路 大名府路 京兆府路

廊延路 慶原路 熙河路 秦鳳路

京府都鎮防禦州軍等級

大金國志

卷三十八

京都六留守司五處

上等二處

中都大興府 南京開封府

中等三處

北京大定府 東京遼陽府 西京大同府

上京會寧府 地名金源

都運司一處

中都路大興府置司

轉運司十七處

南京路開封置司 北京路大定置司

西京路大同置司

東京路咸平置司

河東東路平陽置司

河東北路太原置司

山東東路益都置司

山東西路東平置司

河北東路河間置司

河北西路真定置司

陝西東路京北置司

陝西西路平涼置司

會寧府路隆州置司

統軍司三處

南京路南京置司

陝西路京北置司

山東東路益都府置司

招討司三處

大金國志

卷二十八

西南路豐州置司

西北路桓州置司

東北路秦州置司

提刑司九處

中都西京路

南京路南京置司

北京臨潢路臨潢置司 東京咸平府路東京置司

上京曷懶等路上京置司

河東南北等路汾州置司

河北東西大名府河間置司

陝西東西等路平涼置司

山東東西路濟南置司

總管府十四處

上等七處

平陽府健雄軍 真定府成德軍 益都府鎮海軍

東平府天平軍 京兆府永興軍 太原府武勇軍

大名府天雄軍

中等四處

河間府瀛海軍 慶陽府安國軍 洮府鎮洮軍

鳳翔府鳳翔軍

下等三處

延安府彰武軍 咸平府安東軍 臨潢府地名西樓

大金國志

卷三十八

三

散府八處

上等二處

河間府護國軍 濟南府 軍

中等三處

歸德府宣武軍 河南府德昌軍 平涼府平涼軍

下等三處

廣寧府 興中府 彰德府

節鎮三十九處

上等十處

絳州絳陽軍 定州定武軍 懷州沁南軍

萊州定海軍 密州安化軍 滄州橫海軍
潞州昭義軍 汾州汾陽軍 冀州安武軍
邢州安國軍

中等十處

代州震武軍 同州定國軍 雄州永定軍
保州順天軍 兗州泰定軍 邠州靜難軍
涇州彰化軍 朔州順義軍 奉聖州武定軍
平州興平軍

下等十九處

蔚州忠順軍 義州崇義軍 許州昌武軍

徐州武寧軍 豐州天德軍 嵐州鎮西軍
鄧州利汝軍 鄜州保大軍 鞏州通遠軍
隆州利汝軍 應州彰國軍 雲內州開遠軍
益州遼海軍 宗州歸化軍 懿州寧昌軍
錦州臨海軍 秦州德昌軍 衛州河平軍
桓州威遠軍

防禦二十一處

上等七處

博州 德州 洺州 棣州 孟州
亳州 沂州

中等七處

清州 蔡州 華州 濱州 鄭州

泗州 宿州

下等七處

陝州 肇州 隸州 河州 秦州

陳州 隴州

刺史七十五處

上等十四處

解州 景州 沃州 深州 澤州

石州 耀州 環州 原州 汝州

隰州 蘭州 會州 德順州

中等二十五處

涿州 薊州 灤州 潘州 曹州

淄州 登州 嵩州 單州 唐州

初州 遼州 沁州 海州 濱州

濰州 恩州 濟州 邳州 開州

乾州 丹州 坊州 寧州 通州

下等三十六處

易州 通州 順州 霸州 遂州

利州 信州 安州 慶州 安肅州

復州 澄州 弘州 韓州 睢州

貴德州 壽州 建州 莫州 蠡州

威州 武州 滑州 營州 宣德州

濮州 商州 虢州 獻州 吉州

忻州 洮州 淨州 撫州 寧邊州

東勝州

十六軍竝改作州

上等三州

泰安州 滕州 寧海州

中等三州

大金國志

卷三十六

六

平定州 鈞州 莒州

下等十州

守嵐州 寧化州 保寧州 隰州 綏德州

保安州 葭州 鎮戎州 積石州 來遠州

總計京府州軍一百七十九處

城寨堡關一百二十二處

縣六百八十三處

鎮四百八十八處

添稅務一百八十二處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八

大金國志卷之三十九

宋 宇文懋昭編

初興風土

女真在契丹東北隅地饒山林田宜麻穀土產人參
蜜蠟北珠生金細布松實白附子禽有鷹鷂海東青
之類獸多牛馬麋鹿野狗白兔青鼠貂鼠其人勇悍
好詐貪婪殘忍善騎射喜耕種好漁獵每見野獸之
蹤躡而求之能得其潛伏之所又以桦皮爲角吹作
呦呦之聲呼麋鹿而射之其居多依山山谷聯木爲柵
或覆以板與桦皮如牆壁亦以木爲之冬極寒屋纔

大金國志

卷三十九

一

高數尺獨開東南一扉旣掩復以草網繆塞之穿土
爲床燼火其下而寢食起居其上厚毛爲衣非入室
不撤衣履稍薄則墮指裂膚唯盛夏如中華內地俗
勇悍喜戰鬪耐飢渴苦辛騎上下崖壁如飛濟江河
不用舟楫浮馬而渡其樂惟鼓笛其歌惟鷓鴣曲第
高下長短如鷓鴣聲而已其疾病無醫藥尚巫覡病
者殺猪狗以禳之或用車載病者入深山大谷以避
之其親友死則以刀劈頭額血液交下謂之送血液
死者埋之而無棺槨貴者生焚所寵奴婢所乘鞍馬
以殉之其祭祀飲食之物盡焚之謂之燒飯其道路

無旅店行者息於民家主人初則拒之拒之不去方具飲食而納之其市無錢以物博易無工匠其舍屋車帳往往自能爲之其禮則拱手退身爲喏跪右膝蹲左膝拱手搔肘爲拜其節序元旦則拜日相慶重五則射柳祭天祝賦無常隨用度多寡而斂之與契丹言語不通而無文字賦斂科發刻箭爲號事急者三刻之多以牛驢負物遇雨則張牛羊以禦之緩則射獵急則戰鬪宗室皆謂之郎君事無大小皆屬焉

男女冠服

金俗好衣白辮髮垂肩與契丹異垂金環畱顛後髮

繫以色絲富人用珠金飾婦人辮髮盤髻亦無冠自滅遠侵宋漸有文飾婦人或裹道暹巾或裹頭巾隨其所好至於衣服尚如舊俗土產無桑蠶惟多織布貴賤以布之麤細爲別又以化外不毛之地非皮不可禦寒所以無貧富皆服之富人春夏多以紵絲綿紬爲衫裳亦間用細布秋冬以貂鼠青鼠狐貉皮或羔皮爲裘或作紵絲四袖貧者春夏並用爲裳衫秋冬亦衣牛馬豬羊猫犬魚蛇之皮或獐鹿皮爲衫袴襪皆以皮至婦人衣曰大襖子下領如男子道服裳曰錦裙裙去左右各缺二尺許以鐵條爲圈裹以繡

帛工以單裙籠之

婚姻

金人舊俗多指腹為婚姻既長或責賤殊隔亦不可
渝塔納幣皆先期拜門戚屬偕行以酒饌往少者十
餘車多至十倍飲客佳酒則以金銀旂貯之其次以
瓦旂列於前以百數賓退則分餉焉先以烏金銀盆
盃酌飲貧者以木酒三行進大軟指小軟指如中國
寒具已進蜜糕人各一盤曰茶食宴罷富者湍建若
畱上客數人吸之或以粗者煎乳酪婦家無大小皆
坐炕上婿黨羅拜其下謂之男下女禮畢婿捧馬百

匹少者十匹陳其前婦翁選子姪之別焉者視之好
則畱不好則退畱者不過十二三或皆不中選雖婿
所乘亦以充數大抵以畱馬少為恥女家亦視其數
而厚薄之一馬則報衣一襲婿皆親迎既成婚畱於
婦家執僕隸役雖行酒進食皆躬親之三年然後以
婦歸婦氏用奴婢數十戶牛馬數十羣每羣九牉一
牡以資遣之夫謂妻為薩那妻謂夫為愛根

一云婚家富者以牛馬為幣貧者以女年及笄行歌
於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婦工容色以伸求侶之意
聽者有求娶欲納之即攜而歸後方具禮偕來女家

以告父母父死則妻其母兄死則妻其嫂叔伯死則
姪亦如之無論貴賤人有數妻

飲食

飲食甚鄙陋以豆爲漿又嗜半生米飯漬以生狗血
及蒜之屬和而食之嗜酒好殺釀糜爲酒醉則縛之
俟其醒不爾殺人

大金國志卷之四十

宋

宇文懋昭編

許奉使行程錄

宋著作郎許亢宗爲賀金主登位使時太宗嗣立之次年在宋爲宣和六年也自雄州起直至金主所都會寧府共二千七百五十里是時金國禮南使甚厚猶未渝盟今自臨安府餘杭門起至雄州三千二百七十里又自雄州至上京會寧府二千七百五十里通計六千零二十里

第一程 自雄州六十里至新城縣

大金國志

卷四十

一

離州三十里至白溝巨馬河源出代郡涑水由易水界至此合流東入於海河濶止十數丈深可二丈南宋與契丹以此爲界舊容城縣附雄州歸信縣寄里自壬寅年冬於河北岸創築容城縣新壘過河三十里到新城縣契丹阿保機入寇唐莊宗以鐵騎五千敗之於新城即此地舊爲契丹邊面自與宋朝結好百餘年間樓壁僅在

第二程 自新城縣六十里至涿州

涿州古涿郡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即此地昔爲契丹南寨邊城樓壁並存及郭藥師舉城內

屬不經兵火人物富盛井邑繁庶近城有涿河劉李河合范河東流入海故名范陽

第三程 自涿州六十里至良鄉縣

良鄉縣乃唐莊宗時趙德鈞銀鎮也幽州歲苦契丹侵鈔轉餉乃於鹽溝置良鄉縣即此地置燕山府自經兵火之後屋舍居民靡有孑遺帥臣復加修築樓壁燁然更新離良鄉三十里過蘆溝河水極湍激每候水淺深置小橋以渡歲以爲常近年都水監輒於此河兩岸造浮梁建龍祠官彷彿如黎陽三山制度

大金國志

卷四十

二

第四程 自良鄉六十里至燕山府

燕山乃古冀州地僻以冀州廣遠分置幽州以其地在北方幽陰之地東有朝鮮遠東北有樓煩白檀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唐制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自晉割賂建爲南京又爲燕京析津府戶口按堵人物豐庶州宅用契丹舊大內莊麗曩絕城北有市陸海百貨萃於其中僧居佛寺冠於北方錦繡組綺精絕天下蔬蕨果實稻粱之類靡不畢出桑柘麻麥羊豕雉兔不問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藝民尚氣節秀者讀書次習騎射耐勞

若甌城後遠望數十里宛然如帶回環繚繞形勢
雄傑真用武之國也國初更府名曰燕山軍額曰
清成周圍二十七里樓壁高四十四尺樓計九百一
十座池塹三重城開八門

第五程 自燕山府八十里至潞縣

潞縣東半里許有潞沙曹操征烏丸袁尚等鑿渠
自潞汜田派水入潞沙即此地也

第六程 自潞縣七十里至三河縣

三河縣隸薊州後唐德鈞於幽州東置三河縣以
護轉輸即此

大金國志

卷四

三

第七程 自三河縣六十里至薊州

薊州乃漁陽也因問天寶祿山舊事人無能知者
第八程 自薊州七十里至玉田縣

玉田縣之東北去景州百二十里自甲辰年金人
雜奚人直入城內劫擄每邊人告急四月之內凡
三至盡屠軍民一火而去宣撫使王安中創築此
縣後改爲經州

第九程 自玉田縣九十里至韓城鎮

鎮有居民可二百家並無城

第十程 自韓城鎮五十里至北界清州

出韓城鎮東行十餘里至金國所新立地界並無溝塹惟以兩小津堰高三尺許其兩地界東西濶約一里許內兩界人戶不得耕種行人並依奉使契丹條例所至州備車馬護送至界首前期具國信使副職位姓名關牒北界備車馬人夫以待彼中亦如期差接伴副使於界首伺候兩界各有幕次行人先令引接齎國信使副門狀過彼亦令引接以接伴使副門狀回示仍請過界於例三請方上馬各於兩界心對馬立引接互呈門狀各虛鞭虛揖如儀以次行馬四十里至清州各相勞問

州原是石城縣金國新改爲清州兵火之後居民纔百餘家是晚酒五行進飯其食品不可向口自此以東過館頓或宿程其供應人旋於民漢兒內選之每遇迎南使則給銀牌入主幹者各懸一枚於腰間名曰銀牌天使

第十一程 自清州九十里至灤州

灤州古無之唐末天下亂阿保機攻陷平營劉守光據幽州暴虐民不堪命多逃亡依阿保機爲主築此以居之州處平地負麓西崗東行三里許亂山重疊形勢險峻河經其間河面濶三百步亦控

扼之所也水極清泚臨河有大亭名曰濯清爲塞北之絕郡守將迎於此回程錫宴是州

第十二程 自灤州四十里至望都縣

民旣入契丹依阿保機卽於所居處創立縣名隨其來處鄉里名之故有望都安喜之號唐莊宗以鐵騎五千退保望都卽此縣也

第十三程 自望都縣六十里至營州

營州古柳城舜所築也乃啓之孤竹國漢唐遠西地金國討張穀是州之民屠戮殆盡存者貧民十數家是日行人館於州宅古屋十數楹庭有大木

大金國志

卷四十

五

十數林枯腐蔽野滿目淒涼使人有弔古悼亡之悲州之北有六七里間有大山數十其來甚遠高下皆石不產草木特立州後如營衛然恐州以此得名

第十四程 自營州一百里至潤州

離營州東行六十里至渝關並無堡障但存遺趾有居民三數家登高回望東自碣石西徹五臺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巖中有五關居庸可以行大車通轉餉松亭金坡古北口止通人馬不可行車外有十八路盡免徑鳥道止能通人不

可行馬山之南地則五穀百果美木良材無所不
有出關未數十里則有山童水濁皆瘠鹵彌望白
茅白草莫知其極蓋天設此以限南北也自茲以
東類皆如此更不再叙

第十五程 自潤州八十里至遷州

彼中行程並無里墩但以行徹一日即記爲里數
是日行無慮百餘里金人居常行馬率皆奔軼此
日自早飯罷行至暝方到道路絕人烟不排中頓
行人饑渴甚自茲以東類皆如此

第十六程 自遷州九十里至習州

大金國志

卷四十

六

遷州東門外十數步即古長城所築遺址宛然

第十七程 自習州九十里至來州

無古蹟所云

第十八程 自來州八十里至海雲寺

離來州三十里即行海東岸俯挹滄溟與天同碧
窮極目力不知所際是寺去海半里許寺後有溫
泉二池望海中有一大島樓殿窄堵波之上有龍
官寺見安僧有數十人是夜行人皆野藍

第十九程 自海雲寺一百里至紅花務

此一程盡日行海岸紅花務乃金人煎鹽所去海

一里許至晚金人餽海魚數十枚烹作美味極珍
第二十程 自紅花務九十里至錦州

自出渝關東西路如平掌至此微有登陟徑由十
三山下

第二十一程 自錦州八十里至劉家莊

是夜行人皆野盤

第二十二程 自劉家莊一百里至顯州

出渝關以東南行瀕海北限大山盡皆麤惡不毛
至山忽峭拔摩空蒼翠萬仞全類江左乃醫巫閭
山也成周之時以醫巫閭作鎮其遠如此

大金國志

卷四十

七

第二十三程 自顯州九十里至兔兒渦

第二十四程 自兔兒渦六十里至梁魚務

離兔兒渦東行即地勢卑下盡皆荏苒沮洳積水

是日凡三十八次渡水多被溺名曰遠河瀨河南
北千餘里東西二百里北遠河居其中其如此

隋唐征高麗路皆跡此秋夏多蚊蛇不分晝夜無
牛馬能致行以衣被包裹胸腹人皆重裳而披衣
坐則蒿草薰烟稍能免務基依水際居民數十家
環繞彌望皆荷花水多魚徘徊久之頗起懷鄉之
思

第二十五程 自梁魚務百丹三里至沒咄寨

離梁魚務東行六十里即過遼河以舟渡濶狹如
淮過河東亦行淀五十里舊廣州惟古城有貧民
三五家是夜宿沒咄寨

第二十六程 自沒咄寨八十里至瀋州

第二十七程 自瀋州七十里至興州

契丹阿保機破渤海國建爲東京路自此所至屋
宇雖皆茅茨然居民稍盛食物充足離興州五十
里至銀州中頓又四十里至咸州

第二十八程 自興州九十里至咸州

未至咸州一里許有幕屋數間供帳皆備州守出
迎禮如制就坐樂作有腰鼓蘆笛管琵琶方響箏
笙箏篋大鼓拍板曲調與南朝一同酒五行樂作
迎歸館次日早有中使撫問別一使賜酒果一使
賜宴赴州宅就坐樂作酒九行食品雜進名曰茶
飯金國再賜宴必貴臣押伴是日押伴貴臣被酒
輒大言說金國之強控弦百萬無敵於天下使長
折之曰宋有天下二百年幅員三萬里勦兵百萬
豈爲弱邪某銜命遠來賀大金皇帝登寶位大金
皇帝止令太尉來伴行人酒食何嘗令大言以相

罔也辭氣俱厲押伴者氣懾及賜宴畢例有謝表
曰祇造隣邦中使請之曰使人輕我大金也表辭
不當用邦字論語云蠻貊之邦使長正色而言曰
書不云乎協和萬邦詩不云乎周雖舊邦皆邦字
而中使止誦此一句以相問表不可換須到闕下
當與讀書人理會中使無多言中使無以答使長
許亢字饒之樂平人以才被選為人醞藉似不能
言者臨事敢發如此金人壯之

第二十九程

自威州九十里至同州

自同州四十里至肅州又五十里至同州離威州

即北行州平地壤居民所在成聚落新稼殆遍地
宜稼黍東望大山金人云此新羅山山內深遠無
路可通其間出人參白附子深處與高麗接界山
下至所行路可三十里

第三十程 自同州三十里至信州

回程錫宴於此

第三十一程

自信州九十里至蒲里字董寨

第三十二程

自字董寨四十里至黃龍府

契丹阿保機初攻渤海射黃龍於此地即建爲府
是日州守迎迓如儀有中使撫問賜酒果錫宴一

如咸州制自此東行

第三十三程 自黃龍府六十里至托撒亭董寨

府爲契丹東寨當契丹強盛時擒獲異國人則遷徙散處於此南有渤海北有鐵離吐渾東南有高麗棘鞞東有女真室韋北有烏舍西北有契丹回紇党項西南有奚故此地雜諸國俗凡聚會處諸國人語言不通則各爲漢語以證方能辯之

第三十四程 自托撒九十里至漫七離亭董寨

道傍有契丹舊益州賓州皆空城

第三十五程 自漫七離一百里至和里閑寨

大金國志

卷四十

十

漫七離行六十里即古烏舍寨寨枕混同江湄其源來自廣漠之北遠不可究自此又南流五百里接高麗鴨綠江入海江面濶可半里許寨前高岸有柳樹沿路設行人幕次於下金人乞師李靖居於是靖累使宋朝此排中頓由是飲食精細絕佳時當仲夏藉樹陰俯瞰長江颺拂面襟薄少頃殊忘鞍馬之勞過江四十里宿和里閑寨

第三十六程 自和里閑寨九十里至孤亭董寨

自和里閑寨東行五里即有潰堰斷塹自北而南莫知遠近界隔甚明乃契丹昔與女真兩國古界

也八十里直至來流河行終日無寸木也不產泉
人搗水以行豈天以限兩國也來流河濶三十餘
丈以船渡又五里至句孤寨自此以東散處原隰
間盡女真人更無異族無市井買賣不用錢惟以
物相貿易

第三十七程 自句孤寨七十里至達河寨

第三十八程 自達河寨四十里至蒲撻寨

是日金使前來排辦祇候

第三十九程 自蒲撻寨五十里至館

行二十里至兀室郎君宅接伴使副具狀辭館伴

使副於此始見如接伴禮金國每差接伴館伴送
伴客省使必於女真渤海契丹人物白哲詳緩能
漢語者爲之復有中使撫問賜酒果宴如常儀畢
又行三十里至館館惟第舍數十間堂堂皆帟幕
武夫守護甚嚴此去北庭尚十里次日賜酒果次
早館伴同行馬可五七里一望平原曠野間有居
民千餘家星羅弈布更無城郭里巷率皆背陰向
陽又三里命去傘近闕北乍百步有阜宿圍繞三
數頃並高丈餘云皇城也至以宿門就龍臺下馬
歌定酒三行少頃聞鞀鼓聲入歌引三奏樂作閣

門使反祇作班引入即捧國書及陳禮物於庭下
傳進如儀贊通拜舞拏蹈訖使副上殿以次就坐
餘並退山棚之左曰桃源洞右曰紫微洞中作大
牌曰翠微宮高立七丈建殿七棟甚壯勝額曰乾
元殿塔高四尺塔前土壇方濶數丈名曰龍墀殿
內以兵數千人分兩壁立四面興築架屋數千
百間金主御座前施朱漆銀裝金几案果碟酒器
皆金玉酒味食品皆珍美樂部二百人乃契丹教
坊四部也酒五行食畢各賜襲衣袍帶使副以金
餘人以銀謝畢歸館次早中使賜酒果復賜餼以

綿帛折充次日再謁北庭赴花宴並如儀酒三行
樂作鳴鈺百鼓百戲出場酒五行各起就帳戴色
絹花各二十餘枝謝罷復坐酒七行歸館次日又
有中使賜酒果復有貴臣就賜併伴射於館內庭
下乃設樂作酒三行伴射貴臣館伴使副國信使
離席就射三矢弓弩從使用之勝負各有差就賜
龍衣鞍馬次日朝辭儀如見時酒果畢就殿上捧
國書請下殿賜使副襲衣物帛鞍馬三節人物各
有差拜辭訖就館酒行樂作名爲惜別之會又曰
換衣燈宴酒三行各出衣服三數件或幣帛交遺

常相聚惟勸酒食不敢多言至此夜語笑甚款不計其巡以醉爲度皆舊例也次日回程起發至兀空郎君宅館伴使副展狀辭送伴使副於此相見如儀有中使撫問賜酒果皆如來時至信州灤州同此回程更不再叙至清州將出界送伴使副夜具酒食亦爲惜別之會出衣服數件或幣帛交遺情意甚勤次早發回至界有幕次下馬而望我界旗幟中馬車輿帘幕以待人皆有喜色少頃樂作酒五行上馬復送至兩界中彼使副回馬對立馬上上一盃換所執鞭以爲異日之記引展接狀舉鞭

揖各則背馬回顧少頃進數步躊躇爲不忍之狀如是乃行彼中人情皆悽惻爲之揮淚南人無之

